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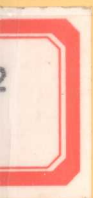
詩品集解 續詩品

司空圖著
郭紹虞集解

袁枚著

郭紹虞輯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 7-02-002656-7

定價：11.00 元

ISBN 7-02-002656-7



0 1 >

9 787020 026562

J207.22
329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主編

詩品集解

司空圖著

郭紹虞集解

續詩品注

袁枚著

郭紹虞輯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詩品集解/(唐)司空圖著;郭紹虞集解·續詩品注/
(清)袁枚著;郭紹虞輯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12 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ISBN 7-02-002656-7

I. ①詩…②續… II. ①司…②郭…③袁…④郭…
III. 詩話-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1696 號

美術編輯:何 婷

責任印制:李 博

詩品集解 續詩品注

Shi Pin Ji Jie Xu Shi Pin Zhu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東遠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134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6.5 插頁 3

196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數 7001—12000

ISBN 7-02-002656-7

定價:11.00 元

序

司空表聖圖的詩品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起過相當大的影響的。正由於它的影響之大，所以後此繼作，波及到其它藝事，如馬力本榮祖許嗣坪奉恩本以品文，魏滋伯謙升本以品賦，郭祥伯應楊伯夔夔生江秋珊順詒本以品詞，至如黃左田本以品畫，楊召林景曾本以品書法，那是推演餘波，與文學無關了。其繼續品詩者，又有袁隨園效顧兼塘論二家。在這些作品中，自袁氏續詩品後，形成二種不同性質的傾向。司空氏所作重在體貌詩之風格意境，而袁氏所作則重在寫作之苦心，所以葉廷琯鷗陂漁話謂「隨園所續，皆論作詩用功之法，但可謂之詩法，不當謂之詩品；且所作亦殊足自成一子，何必定襲表聖舊名耶？」我以前曾有文品彙鈔之輯，現在把這二種不同性質之詩品合訂在一起，也仍是彙鈔的意思。

這二種不同性質之詩品影響到論詞，也各有不同的傾向：郭楊二氏之詞品與續詞品，走的是司空氏的路綫；江氏之補詞品，走的是袁氏的路綫。至如馬許魏諸氏之論文與賦，則又糅合此二種性質而爲一。考許魏二氏均在袁氏之後，惟馬氏則與袁氏同時而稍前，不知文頌與續詩品的寫作究竟孰先孰後，二者之間究竟有無影響。假使文頌在前，而袁氏受其影響，以補表聖之所未及，則此二種不同性質的詩品，正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的了。這是彙鈔的主要意義。

袁氏的續詩品，重在作詩苦心，所以可看出他的論詩宗旨。薛起鳳小倉山房詩集序謂隨園論詩之旨，一見於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可見續詩品是隨園詩論的核心所在。至於司空氏的詩品，僅僅用象徵手法來形容抽象的風格，似與他的論詩宗旨不生關涉，但是他這樣說明詩的風格，不脫不黏，既不會教人死於句下，執着以求，同時也不致說得迷離恍惚，教人無從領會。這正符合皎然詩式所說的「文外之旨」，而同時也正做到了他詩論中所提出的「味外之旨」和「韻外之致」的要求，那就可知詩品和他的詩論也不是絕無關係的了。從這點講，儘管詩品所講的是詩的各種風格，而王漁洋特別於詩品中指出「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也不能算是無所見的。

正由於詩品所言，達到了「味外之旨」和「韻外之致」的境地，所以昔人解釋，也只能領略大意，「以不解解其所不解」。（楊振綱詩品解序）我們現在，一方面由於採用舊注，不欲造成語言風格上的不調和，一方面也感到字摘句解，反有很多的局限，所以即使自行加注之處，也依照舊注形式，參用文言，以詮釋大意為主。

正由於續詩品所言，可窺隨園論詩宗旨，所以摘取隨園詩話以及袁氏詩集文集所言，以袁注袁，相為印證，而於語句間則不復解釋。

對這兩種不同的詩品，採取了不同的注解形式，這是一種嘗試。在全書差不多定稿的時候，又承孫昌熙同志寄示孫聯奎的詩品臆說，這是我以前不曾看到的注解本，因此，又摘取了一些臆說中的話。現在，聽說詩品臆說也將印行問世了。將來如有可能，我想再把楊振綱的詩品解，楊廷芝的詩

品淺解以及無名氏詩品注釋彙輯成書。

由於這兩種詩品都產生相當影響，所以都輯附錄。詩品所附有四種：一，表聖雜文，此據許印芳詩法萃編本所輯，可窺表聖論詩之旨，兼錄許印芳跋。二，序跋提要，輯錄各本序例題跋以及提要。三，題咏，輯錄有關題咏詩品與司空圖之詩。四，演補，輯錄本於詩品而衍述之作。以論詩者爲正支，論其他文體者爲旁支。續詩品所附凡二種：一，序跋評論；二，江順詒補詞品。我們把這些資料彙在一起，也許對於研究工作有一些方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 郭紹虞

目錄

序.....(一)

詩品集解

雄渾.....(三)

沖淡.....(五)

纖穠.....(七)

沈著.....(九)

高古.....(一〇)

典雅.....(二)

洗鍊.....(四)

勁健.....(六)

綺麗.....(七)

自然.....(九)

含蓄.....(三)

豪放.....(五)

精神.....(七)

縝密.....(九)

疎野.....(一〇)

清奇.....(二)

委曲.....(四)

實境.....(六)

悲慨.....(七)

形容.....(九)

超詣…………… (三七)

飄逸…………… (三九)

流動…………… (四二)

曠達…………… (四一)

校記…………… (四四)

附錄

一 表聖雜文 據許印芳詩法萃編本…………… (四七)

與李生論詩書 許印芳跋…………… (四七)

與王駕評詩書 許印芳跋…………… (五〇)

與極浦談詩書 許印芳跋…………… (五一)

題柳柳州集後序 許印芳跋…………… (五二)

詩賦贊 許印芳跋…………… (五四)

二 序跋題記…………… (五七)

題詩品 (崋陽草堂文集卷九)…………… 鄭 鄮 (五七)

津逮秘書本詩品跋…………… 毛 晉 (五七)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一百九十五)…………… (五八)

刻詩品叙 (雕孤樓集卷十五)…………… 焦 循 (五八)

詩品淺解序 (詩品淺解本)…………… 秦錫九 (五九)

詩品淺解自序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〇)

詩品淺解跋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一)

詩品淺解總論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二)

二十四詩品大序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三)

二十四詩品小序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三)

詩品淺解凡例 (詩品淺解本)…………… 楊廷芝 (六四)

泉蘭課業詩品解序 (四品彙鈔本)…………… 無名氏 (六五)

詩品續解序 (四品彙鈔本)…………… 王飛鶚 (六六)

楊虛舟詩品續解序 (四品彙鈔本)…………… 王三德 (六七)

詩品續解自序 (四品彙鈔本)…………… 楊振綱 (六八)

瓊言二則(四品彙鈔本).....楊振綱(六)

詩品續解跋(四品彙鈔本).....楊振綱(六)

詩品臆說序(詩品臆說本).....鄭之鐘(六)

詩品臆說序(詩品臆說本).....劉溥(七)

詩品臆說自序(詩品臆說本).....孫聯奎(七)

詩品臆說附注(詩品臆說本).....孫聯奎(七)

二十四詩品跋(詩法萃編本).....許印芳(七)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注釋叙(木刻本).....無名氏(七)

二十四詩品注釋跋(一九一八年鉛印本).....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無名氏(七)

卷五.....程尙濂(七)

司空圖(循陔集卷八).....陳其鏡(七)

司空圖(小瓶花齋詩集).....吳允徠(七)

司空圖(論唐詩絕句卷下).....馮繼聰(七)

戲爲絕句八首之一(兩浙輟軒錄卷三).....徐以坤(七)

十三.....徐以坤(七)

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錄一).....謝啓昆(七)

(樹經堂詩初集卷九·寄餘草).....謝啓昆(七)

偶成四絕句(錄一)(養拙齋詩第十一酒).....王必達(八)

泉集三.....王必達(八)

蘭荇館論詩九十九首之一.....許奉恩(八)

(民彝雜誌).....許奉恩(八)

做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 專論山右詩人.....楊深秀(八)

(近代詩鈔第十八册).....楊深秀(八)

演補.....楊深秀(八)

補詩品(拜石山房詩鈔卷六 文品彙).....楊深秀(八)

.....楊深秀(八)

.....楊深秀(八)

讀詩品用昌黎山石韻(心吾子詩鈔).....萬承風(七)

句得十二韻(思不辱齋詩集卷四).....萬承風(七)

目錄

鈔本).....顧翰(八二)

演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首(歸樸龍詩

鈔己集下).....曾紀澤(八七)

以上正支

文頌(昭代叢書本 文品彙鈔本).....馬榮祖(九三)

文品(民彝雜誌 文品彙鈔本).....許奉恩(二二八)

二十四賦品(鈔本 文品彙鈔本).....魏謙升(一三八)

詞品(靈芬館雜著卷二 詞學集成成本 文

品彙鈔本 三家詞品本).....郭麐(一三四)

續詞品(詞學集成成本 文品彙鈔本 三家詞

品本).....楊夔生(一三八)

以上旁支

續詩品注

崇意.....(一四五)

精思.....(一四六)

博習.....(一四七)

相題.....(一四八)

選材.....(一五〇)

用筆.....(一五一)

理氣.....(一五三)

布格.....(一五三)

擇韻.....(一五四)

尚識.....(一五五)

振采.....(一五六)

結響.....(一五七)

取徑.....(一五九)

知難.....(一五九)

葆真.....(一六〇)

安雅.....(一六一)

空行	(一六三)	印景	(一七三)
固存	(一六三)	勇改	(一七四)
辨微	(一六四)	著我	(一七六)
澄滓	(一六六)	戒偏	(一七七)
齋心	(一六七)	割忍	(一八〇)
矜嚴	(一六八)	求友	(一八一)
藏拙	(一六九)	拔萃	(一八三)
神悟	(一七一)	迹滅	(一八三)

附錄

一 序跋論評	(一八五)	二 演補	(一八七)
--------	-------	-------	------	-------	-------

楊復古跋(昭代叢書本)	(一八五)	補詞品(詞學集成本)	三家詞
王飛鶚序(四品彙鈔本)	(一八五)	品本)	江順詒(一八七)
葉廷瑄評(鷗陂漁話)	(一八六)			

重印後記	(一九三)
------	-------	-------

詩
品
集
解

雄 渾

〔楊振綱詩品解引皋蘭課業本原解〕（以下簡稱「皋解」）『此非有大才力大學問不能，文中惟莊馬，詩中惟李杜，足以當之。』

〔楊振綱詩品解〕（以下簡稱「楊解」）『詩文之道，或代聖賢立言，或自抒其懷抱，總要見得到，說得出，務使健不可撓，牢不可破，才可當不朽之一，故先之以雄渾。』

〔楊廷芝詩品淺解〕（以下簡稱「淺解」）『大力無敵爲雄，元氣未分曰渾。』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一〕。返虛入渾〔二〕，積健爲雄〔三〕。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四〕。荒荒油雲，寥寥長風〔五〕。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七〕。

〔一〕〔無名氏詩品注釋〕（以下簡稱「注釋」）『見於外曰「用」，存於內曰「體」。腓，變也。充，滿也。言浩大之用改變於外，由真實之體充滿於內也。』此卽體精用宏之旨。體精用宏，自然達到雄渾之境。〔孫聯奎詩品臆說〕（以下簡稱「臆說」）『理扶質以立幹，是體；文垂條而結繁，是用。』

〔二〕何謂「渾」？渾，全也。渾成自然也。所謂真體內充，又堆砌不得，填實不得，板滯不得，

所以必須復還空虛，纔得入於渾然之境。這是「渾」，然而正所以助其「雄」。〔淺解〕「必返而求之於虛，一物不著，自到渾然之地。」〔臆說〕「卽所謂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者也。」

〔三〕 何謂「雄」？雄，剛也，大也，至大至剛之謂。這不是可以一朝襲取的，必積強健之氣纔成爲雄。此卽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的意思。這是「雄」，然而又正所以成其「渾」。孟子說：「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假使用這意思來說詩，就是必須有大才力、大學問，纔能隨處觸發，成爲真詩。學深養到而寫來却一物不著，並不賣弄學問，侈談理論，這是所謂雄渾。〔臆說〕「返虛入渾是認題，返字有心力，積健爲雄是使筆，積字有筆力。」

〔四〕 萬物，萬理也。具於內者，至備乎萬理而無不足，斯發於外者，也就塞於天地之間，自成一家，橫絕太空，而莫與抗衡了。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庶幾近之。

〔五〕 〔注釋〕「荒荒，蒼茫亂走貌；寥寥，四邊空闊貌。油雲，油然之雲也；長風，長遠之風也。」「天油然作雲」，見孟子；「乘長風破萬里浪」，見南史。擬之於物，此二者又髣髴得其形似。說「荒荒油雲」狀「渾」字，「寥寥長風」狀「雄」字，固無不可；說「荒荒油雲寥寥長風」，整個地寫出雄渾境界，亦無不可。〔淺解〕「荒荒油雲，渾淪一氣；寥寥長風，鼓盪無邊。」

〔六〕 象外，迹象之外。梁武帝捨道事佛疏文：「啓瑞迹於天中，燦靈義於象外。」環中，喻空虛之處。〔莊子齊物論〕「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又則陽篇：「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一方面超出乎迹象之外，純以空運，一方面適得環中之妙，仍不失乎其中，這卽是所謂「返虛入渾」。返虛入

渾，也就自然成『雄』。所以不能虛也就不能渾，不能渾也就不能雄。〔淺解〕『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環中，理之圓足混成無缺，如太極然。』

〔七〕強，讀上聲，矯也，勉也。窮，盡也。『工夫深處却平夷』，所以持之不費勉強，不見矯揉。左右逢源，取之不竭，所以引之使來，又能浩然無量，怕什麼窮盡？一方面渾化無迹，一方面氣勢充沛，這纔盡雄渾之妙。一說，強，讀如字。〔注釋〕『言此雄渾者，持而往之，不見其強，引之使來，浩然無量，總是形容二字之妙，謂其渾化無迹，氣勢充裕也。』

冲 淡

〔臯解〕『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維、儲光義、韋應物、柳宗元亦爲近之，卽東坡所稱『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要非情思高遠，形神蕭散者，不知其美也。』

〔楊解〕『雄渾矣，又恐雄過於猛，渾流爲濁。惟猛惟濁，詩之棄也，故進之以冲淡。』

〔淺解〕『冲而彌和，淡而彌旨。』

〔臆說〕『冲，和也；淡，淡宕也。』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一〕。飲之太和，獨鶴與飛〔二〕。猶之惠風，^{reh} 萑苒在衣〔三〕。閱音修篁，^h

美曰載歸〔四〕。遇之匪深，卽之愈希〔五〕。脫有形似，握手已違〔六〕。

〔一〕 素，澹也。處，居也。默，猶言冲漠無昧也。平居澹素，以默爲守，涵養既深，天機自合，故云妙機其微。微也者，幽微也，亦微妙也，言莫之求而自致也。〔臆說〕「心清聞妙香。」

〔二〕 飲，讀去聲，與之飲也。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飲以太和，卽易乾卦所謂「保合太和」之意，而其人之氣象可知矣。鶴本澹逸之品，而又獨飛，則與之俱者，其氣象亦可以髣髴矣。形容冲淡，恰到好處。〔臆說〕「飲之太和，冲也，獨鶴與飛，淡也。」

〔三〕 正因冲淡不易形容，於是再用譬喻。猶如惠風，惠風者春風也。其爲風，冲和澹蕩，似卽似離，在可覺與不可覺之間，故云荏苒在衣。荏苒亦作苒苒，或作荏染，柔緩貌。對這樣柔緩的惠風，只覺襟袖飄揚，好似沒有刺激到皮膚，然而通體絕無不適之處，其爲冲淡何如也！

〔四〕 譬之於音。長竹之下，明珥微動，其聲清以和，其境幽以靜，身經其間，一聲兩聲，無意遭之，也等於有心就之，故曰閱。閱者，歷也，察也。當此境地，心賞其美，神與之契，不禁發爲載與俱歸之願，然而不可得也。其爲冲淡又何如也！〔臆說〕「閱音如會點風浴，載歸如會點詠歸。」

〔五〕 如惠風然，如篁音然，無心遇之，似亦不見其幽深，但有意卽之，却又愈覺其稀寂而莫可窺尋。詩家冲淡之境，可遇而不可求，於此可見。

〔六〕脫，或也，引申爲『若』、爲『卽』、爲假設。愚者求此沖淡之境，即使偶有形迹相似，然而一握手間已違本願。恍兮惚兮，微哉微哉！此詩在前面極寫沖淡之貌，最後四句始寫沖淡之神。沖澹本不可說，這樣一路說來，亦就活躍於紙上矣。〔臆說〕『遠，作遠字去字講。』

纖 *xian*
穠 *nong*

〔牽解〕『此言纖秀穠華，仍有真骨，乃非俗艷。』

〔揚解〕『沖淡矣，又恐絕無彩色，流入枯槁一路，則沖而漠，淡而厭矣，何以奪人心目，故進之以纖穠。』

〔淺解〕『纖以紋理細膩言，穠以色澤潤厚言。』

〔臆說〕『纖，細微也；穠，穠郁也。細微，意到；穠郁，辭到。』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一〕。窈窕深谷，時見美人〔二〕。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三〕。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爲新〔四〕。

〔一〕采采，鮮明貌。流水，指水波之錦紋言。此形容『纖』。蓬蓬，盛貌，言生機勃發蓬蓬然也。春天氣象就是這樣。寫春而曰『遠春』者，韶華滿目，無遠弗至，更見得一望皆春矣。此形容

「穠」。二句分起。〔臆說〕「入手取象，覺有一篇精細穠郁文字在我意中，在我目中。」

〔二〕 山水之深遠者曰窈窕。於幽杳之境而覩綽約之姿，何其纖也，亦何其穠也。此寫織穠之意態。〔臆說〕「窈窕幽谷，纖矣；時見美人，纖而且穠。」

〔三〕 碧桃，花之纖穠者也，何況滿樹！郎士元詩：「重門深鎖無人見，惟有碧桃千樹花。」高蟾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纖穠的景象可以想見。再加上其時則「風日」，惠風時之日也，亦即所謂蓬蓬遠春也；其地則「水濱」，又即所謂采采流水也。此時此地，襯以滿樹碧桃，纖穠的景象更可想見。而猶不盡此也，柳陰則以路曲而緣雲彌望，流鶯則如比鄰而軟語纏綿。綜合此景，纖穠之景象顯，纖穠之神韻出矣。

〔四〕 〔舉解〕「此言纖秀穠華，仍有真骨，乃非俗艷。末句結出新字，即陸平原謝朝華而啓夕秀之意，尤爲緊處。」案此解亦是，所以表聖說：「乘之愈往，識之愈真。」乘者，趁也；識者，認也。纖穠之境，盡量朝此方向發展下去，愈往而愈認識到真處，自然不成爲俗艷。〔淺解〕「愈往者，乘其機則可往而愈往；愈真者，識其形則已真而愈真。織，理緒難得故云乘；穠，色相易見故云識。不盡者，織益求織，穠益求穠，由織而穠，穠歸於織；由穠而織，織盡於穠，則織穠得中，光景常新，有與古無分也，而豈猶夫今之纖穠哉！」此意也不很錯誤，但說來却不甚了了。竊以爲不盡者猶言無盡。李德裕文章論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纖穠之境也是這樣。不盡云者，言其永久無盡，亦即終古常見之意。終古常見，却又不是陳陳相因，所以

必須補足一句『與古爲新』。能與古爲新則光景常新矣。〔臆說〕『識，音志。』言援筆識之，足備一說。

沈 著

〔楊解〕『纖則易至於冗，穠則或傷於肥，此輕浮之弊所由滋也，故進之以沈著。』

〔淺解〕『深沈確著。』

〔臆說〕『此首前十句皆言沈著之思，尾二句方拍到詩上。』

綠林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一〕。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二〕。海風碧雲，夜渚月明〔三〕。如有佳語，大河前橫〔四〕。

〔一〕野屋，草野人之屋，亦卽山野間之屋。野屋而襯以綠林，掩映之餘，更覺幽寂。傍晚落日，野曠氣清，於斯境，於斯時，而有人也，閒步逍遙，已覺遠隔塵氛，飄飄欲仙。曰獨步，則思慮之岑寂可知；曰脫巾，則丰度之瀟灑可想。然而『鳥鳴山更幽』，偏又時聞鳥聲，則靜與神會，豈非沈著象乎？

〔二〕鴻雁不來，則雲山寥落，之子遠行，則情懷渺邈。然而，所思不遠，好似當前卽是；若爲平生，又覺握手如昨。那麼千里如咫尺，似又未嘗相離也。『之子遠行』，所思已無可見之理；

『若爲平生』，所思猶有得見之情。思之不見，愈思得見，一心凝聚，縈回往復，則獨念之深切又正是沈著的表现也。前言景，此言情，雙股夾寫，而沈著亦形象化矣。

〔三〕試再廣之以譬：海風碧雲，指動態的沈著；夜渚月明，指靜態的沈著。海風而襯以碧雲，闊大浩瀚，狀壯美的沈著；夜渚而兼以月明，幽靜明徹，狀優美的沈著。這樣夾寫，沈著之精神更出。

〔四〕『大河前橫』，或謂『如發語之際，適有大河以橫值於前，則聲之所出，徹彼幽潭，謂之沈著，不其然乎』？或謂『人之佳語如有此妙境，而大河前橫，舉目可得，隨在皆然矣』。似都有些牽強。竊以爲大河前橫，當卽言語道斷之意。鈍根語本談不到沈著，但佳語說盡，一味痛快，也復不成爲沈著。所以要在言語道斷之際，而成爲佳語，纔是真沈著。〔舉解〕『此言沈摯之中，仍是超脫，不是一味沾滯，故佳。蓋必色相俱空，乃見真實不虛。若落於迹象，涉於言詮，則纏聲縛律，不見玲瓏透徹之悟，非所以爲沈著也。』似爲得之。

高古

〔楊解〕『然而過於沈著，則未必能高華，一於沈著，又未必不俚俗，故進之以高古。』

〔淺解〕『高則俯視一切，古則抗懷千載。』

〔臆說〕「高對卑言，古對俗言。」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十有七

汎彼浩劫，

窅然空蹤。

Yao 形容遠

月出東斗，

好風相從。

太華夜碧，

聞清鐘。

虛佇神素，

脫然畦封。

四

黃唐在獨，

落落玄宗。

五

〔一〕

畸，奇異也；畸人，指不偶於俗之人。莊子大宗師：「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謂畸

人率其本性，與自然之理同。真，說文云：「仙人變形而登天也。」變形言鍊形爲氣。此言畸人乘

真，謂畸人乘其真氣以上昇也。芙蓉，卽蓮花，香潔之草。李白廬山謠：「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

蓉朝玉京。」汎同泛，猶言度也。佛家言天地由成住至壞空爲一劫，歷時甚長，故云浩劫。窅然猶

渺然，隔遠之意。空蹤者，前不見古人之謂。言此畸人歷劫以去，僅留空蹤也。

〔二〕

東斗，東方之斗宿。月出東斗之上而好風與之相隨，寫出高古之景。

〔三〕

太華，西嶽華山也。清鐘，清亮之鐘聲也。太華入夜，萬籟俱寂，一碧無餘，此時此際，

忽聞清鐘，更覺一私不染，萬念胥澄，直令人靜絕塵氛，神遊太古。此二句寫出高古之致。

〔四〕

虛，空也。佇，立也；猶存也。心之靈謂之神，象之真謂之素。北史韋夔傳論：「夔隱

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虛佇神素，言神素超然塵世之外，不染俗氛也。畦，

町也。封，畦之界限也。周禮：「大司徒之職制其疆理而溝封之。」脫，離也。超也。脫然畦封，言超

離於疆界之外，謂不能以世俗禮教繩也。虛佇神素，自能渾然無迹矣。〔臆說〕「至此方說到詩上。」

〔五〕黃唐、黃帝與唐堯也。『黃唐在獨』，有抗懷千古之意，語本陶潛時運詩『黃唐莫逮，慨獨在余』。落落，不相入貌。抗懷千載，當然不偶世俗，亦惟有抱此玄妙宗旨以終身已耳。〔舉解〕『此言神仙富貴，非有兩途，故得乾坤浩氣，追溯軒黃唐堯氣象，乃是真高古。若乃草木衣食，形容枯槁，僅山澤之癯，非神仙也。卽相如大人賦意。』此說亦妙。

典雅

〔舉解〕『此言典雅，非僅徵材廣博之謂。蓋有高韻古色，如蘭亭金谷、洛社香山，名士風流，宛然在目，是爲典雅耳。』

〔揚解〕『高古矣，而或任質以爲高，簡率以爲古，非極則也，故必進之以典雅。』

〔淺解〕『典則不枯，雅則不俗。』

〔臆說〕『典，乃典重。雅，卽「風雅」「雅飭」之雅。』

玉壺買春〔一〕，賞雨茆屋〔二〕。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三〕。白雲初晴，幽鳥相逐〔四〕。眠琴綠陰，上有飛瀑〔五〕。落花無言，人淡如菊〔六〕。書之歲華，其曰可讀〔七〕。

〔一〕玉壺，酒器。春有二解：〔注釋〕『春，酒也。唐國史補：酒有郢之「富水春」，烏程之

「若下春」，榮陽之「上窟春」，富平之「石東春」，劍南之「燒春」。此一義也。〔淺解〕「春，春景。此言載酒遊春，春光悉爲我得，則直以爲買耳。孔平仲詩，「買任青春費幾錢」楊萬里詩「種柳堅隄非買春」。」此又一義也。竊以爲二說皆通，淺解說較長。

〔二〕 茆卽茅字，前言玉壺買春，比較華貴，見其典；此言賞雨茅屋，幽居自得，見其雅。

〔三〕 坐中佳士，卽所謂「談笑有鴻儒」，自見其典；左右修竹，也正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自見其雅。此二句仍看作分說典雅，固無不可；卽看作和前兩句連在一起，補說「買春」「賞雨」之人和境，也未嘗不可。〔臆說〕「言坐中有佳士，正如左右之有修竹也。」

〔四〕 白雲，淡逸之物也；初晴，開霽之初也。雨後新晴，白雲卷舒，更見得大塊文章雅潤典則。幽鳥，幽僻之鳥也。相逐，可解作鳥侶自相戲逐，也可解作鳥之雅致若與人相親。總之，白雲初晴，幽鳥相逐，一片天機，自然典雅。〔臆說〕「白雲，對陰雲黑霧看；幽鳥，對鷓鴣鵲噪看。」

〔五〕 眠琴，猶言橫琴，言琴之眠於綠陰也，但比橫琴更妙。橫琴可以彈，眠琴却不一定彈，猶淵明撫無絃之琴，但得琴中趣也。這樣，與下句「上有飛瀑」自相配合、相掩映，可以看到人境雙清，自然典雅。〔臆說〕「綠陰，非烈日也；飛瀑，非濁流也。二語高山流水，並有所寓。」

〔六〕 落花無言，幽寂可想；人淡如菊，蕭疎可知。於無字句處體會，其味彌永。

〔七〕 「之」猶此也，就典雅說。歲華猶言歲時。「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則書之歲華云者，亦卽「一年好景君須記」之意云耳。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雅韻古色，庶幾可讀。

洗鍊

後者可使
美，不新
者可使之新

〔臆解〕『此言詩樂同源，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滓渣。後人出言腐雜，所以少此段工夫。苟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儲精太素，游勿於虛，孰能幾此？』

〔揚解〕『或者搬演書籍，專務采色，使閱者如游骨董叢，搭彩市，非不煊爛華美，而陳垢錯雜，絕難悅目，豈典雅哉！故進之以洗鍊。』

〔淺解〕『凡物之清潔出於洗，凡物之精熟出於鍊。』

〔臆說〕『不洗不淨，不鍊不純。』

如鑛出金，如鉛出銀〔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二〕。空潭瀉春，古鏡照神〔三〕。體素儲潔，乘月返眞〔四〕。載瞻星氣，載歌幽人〔五〕。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六〕。

〔一〕〔淺解〕『金銀出於鑛鉛，未洗鍊者不足重也。』

〔二〕緇，黑也；磷，薄也。論語陽貨：『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淺解〕

『超心鍊冶，言其心之超而鍊冶之無已時也。緇，磷，非美質也。洗鍊功到，則不美者可使之美，不新者可使之新，雖緇、磷亦絕覺可愛。一作活字用。緇所以染之使新，磷所以磨之使新，洗伐之功，

君子作之是也

深入無際，則新而益求其新，有令人最足愛者。」

〔三〕空潭言其明淨，古鏡言其精瑩。明淨則洶洶春光，清徹到底；精瑩則照映神態，纖屑畢現，均喻洗鍊之功。〔體說〕「空潭而曰瀉春，則澄清徹底可知；古鏡而曰照神，則一無蒙翳可知。」

〔四〕體素，即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之體，謂以素爲體也。因體之素以儲其潔，則淨而又淨，毫無垢穢矣。乘月，即晉書庾亮傳「諸佐史殷浩等乘月登南樓」之乘，謂趁月光之純潔也。返眞，有二解：莊子大宗師篇：「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此反眞指還其本來，可看作仙人化形以登天，則還其本來者，即體素儲潔之精也。二句一義，合講洗鍊。

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則反眞云者，又有道家鍊氣鍊性還其本始之意。此又二句分講，以「體素儲潔」狀洗字，以「乘月返眞」狀鍊字。〔體說〕「體素儲潔，曰白日堅，本質自好。乘月返眞，鍊氣歸神。」

〔五〕星氣，皎潔之光；陰鏗經豐城劍池詩：「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幽人，幽隱之人；孟浩然上巳日詩：「浴蠶逢姪女，採艾值幽人。」星氣，有體素儲潔意；幽人，有乘月返眞意。載，發語詞。載瞻載歌，謂瞻之而可見，歌之而可思。〔體說〕「星辰無闇光，幽人無穢行。」

〔六〕今日，猶當下也。前身，猶前生也。以流水之清淨，當下就有洗的功能，似明月之皓潔，又不知幾生修到，頓覺前生曾經鍊的工夫。〔注釋〕「言流水是我今日，而活潑無窮，明月是我前之身，而修因有素也。今字有當前指點意，前字有三生夙業意，二語使人神往。」

氣力有方

勁健

氣力有方 勁健不竭

〔臬解〕「此言氣體卑靡，筋力不足，皆由不善養之故。惟蓄積於中者既實而強，即賈其餘勇，猶不衰竭，此亦止李、杜、韓三家爲得其全，其餘諸家，各有分數之差矣。」

〔楊解〕「然或洗鍊太過，骨肉並銷，則體弱不足起其文，故進之以勁健。」

〔淺解〕「勁則不敵，健則不息。」

〔臆說〕「勁健，總言橫豎有力也。」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力 久而不變

〔一〕行，運行，謂人運之以行也。行神則勁氣直達，絕無阻碍，故云如空；行氣則硬語盤空，蒼莽橫互，故云如虹。力寫勁健二字。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謂：「杜以神行氣，李以氣舉神。」

〔二〕杜甫秋興詩「巫山巫峽氣蕭森」，正以其千尋壁立，陰森可怕。以巫峽千尋之險峻，而能走雲連風於其間，足見大氣流行，正是勁健二字最形象化的描寫。

〔三〕真，真力也，亦真氣也；強，強力也，亦勁氣也。所飲者真，所茹者強，則真力彌滿，

全集所生 非以氣而強 杜之神行氣 李以氣舉神

勁氣充周矣。曰飲，曰茹，正見得經過消化，化爲己有，所以再補一句「蓄素守中」，才見得蓄之於平日，存之於心胸，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矣。一說：素，太素之素，本質也。中，內之謂也。凡物之有采色者久而必變，而惟蓄素則始終不變。凡物之有待於外者不能久，而惟守乎中則無一時或失。此說見淺解。〔體說〕「用真用強，守之以中，不中則真爲愚，不中則強爲慧。」

〔四〕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勁健之風格似之。能如是，始可謂之存雄。莊子天下篇：「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此說明惠施意在勝人，但知存雄不知守雌。此用易之「行健」與莊之「存雄」說明勁健之風格，同時亦總結以前所舉各例，謂可比以行健，也可稱爲存雄。

〔五〕再承上文，「喻彼行健」，即天地亦可與之並立，如天地之終古不敝。這是勁的作用。「是謂存雄」，則天地之存神造化，亦無不與之同功。這是真的存雄，同時又是健的作用。

〔六〕期，要也。御，統馭也。實，虛實之實，言充實於中。終，始終之終，言久而不變。「期之以實」，則不同虛憍之氣，得其所所以勁。「御之以終」，則並無間斷之時，得其所所以健。兩「之」字分指勁健字。

綺麗

〔學解〕「此言富貴華美，出於天然，不是以堆金積玉爲工。如春入園林，百卉向榮，自生意。即老杜所云「前輩飛騰」，「餘波綺麗」。既不可以寒潭潦盡，亦豈止雕績盈眸。」

〔楊解〕「顧勁則多粗，健則易豪，故進之以綺麗。」

〔淺解〕「文綺光麗。此本然之綺麗，非同外至之綺麗。」

〔臆說〕「綺則絲絲入扣，麗則燦爛可觀。」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一〕。濃盡必枯，淡者屢深〔二〕。霧餘水畔，紅杏在林〔三〕。月明華屋，畫

橋碧陰〔四〕。金尊酒滿，伴客彈琴〔五〕，取之自足，良彈美襟〔六〕。

〔一〕〔注釋〕「言神之所存者，必有其真富貴，乃能不以形迹之富貴為富貴，而可輕彼黃金也。」

〔二〕〔注釋〕「天地間物濃者易盡，盡則成枯，惟以澹自持者，其澹無窮，無窮則屢深。」〔淺解〕

「木質無文，而天下之至文出焉，有味之而愈覺其無窮者，是乃真綺麗也。」

〔三〕〔淺解〕「霧餘者，霧已收而未盡收，霧穀霏微，餘陰掩靄於水畔，則水氣與霧氣交映成

文。」又：「枝頭紅杏，春色鮮明，而在林則燦爛滿目。」案此二句分講作兩件事，則一句說綺，一

句說麗。合看成一件事，則綺麗之景象更為明顯。

〔四〕〔注釋〕「華屋，華麗之屋也；畫橋，繪畫之橋也。月照於華屋，則屋之丹青刻鏤者愈有

精神；陰碧於畫橋，則橋之采色鮮妍者，愈形絢爛。碧陰，如楊柳之陰所覆皆碧也。」

〔五〕〔淺解〕「酒滿不必金樽，而金樽酒滿，精光輝映，不期其綺麗而自綺麗。……獨自彈琴，

何綺麗之有，伴客則情文意美。雖不能名言其綺麗，而絃外之音，味外之味，其綺麗煞有可想見

霧餘水畔 紅杏在林
一八
綺麗

焉者。」

案以上六句可以合看，統說富貴人家景象，亦即綺麗景象。王直方詩話云：「晏叔原小詞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晁無咎云：『能作此語，定知不住三家村也。』可與此說相參。

〔六〕〔注釋〕「足，滿足也；自足，不假外求也。取，取用也。殫，盡也。襟，襟懷也。美，好也。言撫斯境也，取之於內，無不自足而有餘，良足以殫一己之美襟而舒暢於懷抱也。」

自然

〔臯解〕「此言凡詩文無論平奇濃淡，總以自然爲貴。如太白逸才曠世，不假思議，固矣；少陵雖經營慘淡，亦如無縫天衣。又如元白之平易，固矣；卽東野長江之苦思刻骨，玉川長吉之鑿險絕幽，義山飛卿之鋪錦列繡，究亦自出機杼。若純於矯強，毫無天趣，豈足名世。」

〔揚解〕「猶恐過於雕琢，淪入澁滯一途，縱使雕績滿目，終如翦綵爲花，而生氣亡矣。故進之以自然。」

〔淺解〕「自然則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

強得易貧〔四〕。幽人空山，過雨採蘋〔五〕。薄言情悟，悠悠天鈞〔六〕。

〔一〕〔淺解〕「首言隨手拈來，頭頭是道，次言己所本有，毫不費力也。」

〔二〕莊子天運篇：「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此俱道之義。適亦往也。論語子罕篇：「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此適往之義。既與道俱而再適往，自然無所勉強，如畫工之筆極自然之妙，而著手成春矣。

〔三〕〔注釋〕「花之開也，非人為；歲之新也，非強致。如逢如瞻，則其理可知矣。」

〔四〕與，同予。真予我者不會被奪，強取得者仍歸喪失，一自然一不自然也。

〔五〕如幽人之居空山，不以人欲滅其天機，則反於自然。如雨後之採蘋草，偶爾相值，行所無事，則出諸自然。總之有生趣活潑純任自然之意。

〔六〕薄言，語助詞，猶「薄言酌之」之類，有隨意指點之意。天鈞，莊子齊物論：「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言任天而動，若泥在鈞，惟甄者所為也。情悟，指一時之情適有所悟。所悟者何？卽此悠悠天鈞，不假一毫人力也。〔揚解〕「按王維構思，走入醋甕，襄陽研精，眉毛盡脫，李長吉之嘔出血，柳柳州之玉佩瓊瑤，今讀其詩，有一語不自然否？且如離騷之披蘿帶荔，何殊牛鬼蛇神，而元微之以爲清絕滔滔，樊宗師文倩屈聳牙，讀者幾難成句，而昌黎稱其文從字順，皆自然也。」〔臚說〕「情悟者，悟上文諸譬之自然也。悠悠，則與天時之自然等矣。」

含 蓄

〔臯解〕「此言造物之功，發洩不盡，正以其有含蓄也。若浮躁淺露，竭盡無餘，豈復有宏深境界，故寫難狀之景，仍含不盡之情，宛轉悠揚，方得溫柔敦厚之遺旨耳。」

〔揚解〕「詩至自然，進乎技矣，或者矢口而道，率意而陳，自詡天機，絕無餘味，則又不能強人把玩也。故進之以含蓄。」

〔淺解〕「含，銜也；蓄，積也。含虛而蓄實。」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一〕。語不涉己，若不堪憂〔二〕。是有真宰，與之沉浮〔三〕。如淥滿酒，花時返秋〔四〕。悠悠空塵，忽忽海漚〔五〕。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六〕。

〔一〕〔注釋〕「著，粘著也。言不著一字於紙上，已盡得風流之致也。此二句已盡含蓄之義，以下特推而言之。」案翁方綱神韻論謂「不著一字正是謂函蓋萬有。」

〔二〕〔淺解〕「語不涉己，言其語意不露迹象，有與己不相涉者。若不堪憂，是本無可憂，而心中之蘊結，則常若不勝其憂然。」楊解作「語不涉難，已不堪憂」，謂「不必極言患難，而讀者已不勝憂愁，蓋由神氣之到，真宰存焉，不在鋪排說盡也。」

〔三〕 爲什麼語不涉己而會若不堪憂呢？此其間有真宰存焉。莊子齊物論：「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卽爲此語所本。有此真正主宰，主乎其內，自然表現於文辭者，也就與之或沉或浮而若現若不現了。這卽說明含蓄之真諦。〔臆說〕「是字，指題目含蓄言，亦是總頂上文。」

〔四〕 淥，同漉，滲也。如淥酒然，淥滿酒則滲漉不盡，有渟蓄態。如花開然，花以暖而開，若還到秋氣，則將開復閉，有留住狀。描寫含蓄，都很具體。

〔五〕 再譬之塵與漚。塵，浮塵也；漚，水泡也。如浮塵之在空際，悉歸籠罩；如浮漚之處大海，氣積其中：是亦一含蓄現象也。然而空塵悠悠，舒緩無窮，海漚忽忽，爲時無多，同一含蓄而有久暫淺深之分。

〔六〕 塵與漚之淺深聚散，形形色色，博之雖有萬途，約之祇是一理，要均歸於含蓄而已。含蓄則寫難狀之景，仍含不盡之情，也正因以一馭萬，約觀博取，不必羅陳，自覺敦厚。〔臆說〕「淺深，豎說；聚散，橫說；皆題外事也。萬取，取一於萬，卽不著一字；一收，收萬於一，卽盡得風流。」

豪 放

〔揚解〕『含蓄矣，或如鄭五歇後，割裂不成文理，或如壽陵學步，尺寸不敢挪易，則又奚貴乎』

含蓄哉！故進之以豪放。」

〔淺解〕「豪邁放縱。豪以內言，放以外言。豪則我有可蓋乎世，放則物無可羈乎我。」

〔臆說〕「惟有豪放之氣，乃有豪放之詩。」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一〕。由道返氣，處得以狂〔二〕。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三〕。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四〕。前招三辰，後引鳳凰〔五〕。曉策六鼈，濯足扶桑〔六〕。

〔一〕 觀花匪禁，即「看竹何須問主人」之意，自見其放。吞吐大荒，即「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之意，自見其豪。〔臆說〕「花」作「化」。謂「洞悉造化略無滯窒」之意。

〔二〕 由道返氣，言豪氣是集義所生，根於道，故不餒。處得以狂，言忘懷得失，纔能自得，超於世，故無累。不餒無累，自近豪放。〔臆說〕「此章正得青蓮公妙處，蓋青蓮詩原出南華，故能馭月乘風，指揮萬象，咳吐丹砂，然不是放浪無繩檢之謂，故指出由道返氣一語，直透宗根。其所謂處得以狂者，蓋必具會點胸襟，乃能發抒所自得。若文中鄉愿拘方守隅，不能爲此格也。」

〔三〕 〔注釋〕「譬其意象，則如浪浪然天風之廣闊而無涯涘也，蒼蒼然海山之高莽而莫追攀也。」〔臆說〕「豪放到佳處，興會淋漓，實有此境。」

〔四〕 〔注釋〕「夫風極於天，山極於海，眞有小齊州景象，然此總由於眞實之力，彌滿於內，故兩間萬有之象，俱羅列而在於其旁而不能以不豪也。」〔臆說〕「凡所應有無不俱有，是萬象在旁。」

〔五〕〔淺解〕「三辰，日月星也。招，手呼也。前招三辰，玩一招字，則聲撼霄漢，手摘星辰。引，引而進之也，鳳凰不與羣鳥伍，而今且無不可引，則進退維我，不可方物矣。」

〔六〕〔淺解〕「策六鼇，豪之至；濯扶桑，放之至。亦其胸懷浩蕩，不啻雲開日出，海闊天空，故曉策六鼇濯足扶桑。」〔隱說〕「非六鼇不足鞭策，足徵有膽；非扶桑不屑濯足，足徵有識。」案：此暗用列子一釣而連六鼇故事，並暗襲左思詠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句意。

精神

〔臬解〕「此二字，是生物妙用。文章乃造化機杼，無之卽槁矣。形容得活潑潑地。取造化之文爲我文，是爲真諦。俗人不解，另有師法，豈不陋甚。」

〔楊解〕「然必有真意以行之，則豪者不至於傲，放者不至於蕩矣。故進之以精神。」

〔淺解〕「精含於內，神見於外。」

〔隱說〕「人無精神，便如槁木；文無精神，便如死灰。」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一〕。明漪絕底，奇花初胎〔二〕。青春鸚鵡，楊柳樓臺〔三〕。碧山人來，清酒深杯〔四〕。生氣遠出，不著死灰〔五〕。妙造自然，伊誰與裁〔六〕。

〔一〕〔淺解〕「精由於聚，人欲返而求之，則有不盡之藏，神得所養，而心之相期者遂與之以俱來。」又云：「首二句若合看，一言精神之體，一言精神之用。言欲返於內則精聚神藏，自有不盡之蘊，而相期於心，則精神酣足，莫停與來之機。次句「相期」，指心之理言：「與」字跟「相期」來，所謂意到筆隨也。」〔臆說〕「心氣收攝，精神一振，不必收攝盡極，而情爲之往，自興爲之來。」

〔二〕絕底，極底也。水波如錦文曰漪。漪而極底鮮明，水之精神可見。胎，謂花始發苞，如人之有胎也。曰初胎，則奇花之精神更可見。一從空間言，一從時間言。

〔三〕再譬之於物，如青春之鸚鵡，綠林掩映，而又恰當以鳥鳴春之時，則精神更顯。如樓臺之於楊柳，相映相襯，偶露一角，也覺奕奕清華，精神倍顯。此二句仍一從時間言，一從空間言。

〔四〕李白詩「問余何事栖碧山」。碧山人來，精神相契，已覺愉快，但相對忘言，可能幽寂，若清酒深杯，則逸興遄飛，自覺精神爽發，精飛神越矣。

以上六句都說明精神之流露，有待於時地環境之激發。牡丹雖好，也須綠葉扶持，此卽上文「相期與來」之意。

〔五〕生氣，活氣也，活潑潑地，生氣充沛，則精神迸露，遠出紙上。死灰，喻死氣。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有生氣而無死氣，則自然精神。此又上文「欲返不盡」之意。〔臆說〕「此二句另講固可，卽頂上文說亦可。」

〔六〕所以精神又不是矯揉造作得來的。妙造自然之境，又有誰可以裁度之乎？〔楊解〕「按詩

有做詩、描詩之別。描詩者，繩尺步趨，祇隨人作生活，那裏得有精神。譬則三館楷法，非不細膩妥貼，然欲求一筆好處，底死莫有也。作者意到筆隨，操縱由我，……方當得一個作字。今則限以五言八韻，又以古人成語爲題，雖欲不描得乎？」

續密

〔揚解〕「使第趁精神之所至，一往莫禦，則疎節脫目亦復不少，故進之以續密。」

〔淺解〕「續，縷也，結也。密，稠也，秘也。續現而密隱。」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一〕。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二〕。水流花開，清露未晞〔三〕。要路愈遠，幽行爲遲〔四〕。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五〕。

〔一〕〔注釋〕「是，指續密，言是續密者明明有真迹之可尋，而其意象却如不可知，又未易以粗心測也。」〔淺解〕「是有真迹，不得形似；如不可知，理可微會。」〔臆說〕「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二〕何以雖有真迹而如不可知呢？因爲意思形象之生發，即在將然未然之際，無處不是造化。所以說「意象欲出，造化已奇」。這纔是續密。〔臆解〕「此見世人動以詞語湊泊爲續密，大非。」

蓋由消息密微，是以語致密栗。故窈渺而不犯，妥貼而不癡。若填綴贅積，犯矣癡矣。」

〔三〕如水之流，一片渾成，無罅隙之可窺；如花之開，一團生氣，無痕迹之可見；如清露之未晞，山河大地，無處非露。凡斯種種，豈非縝密象乎？此看作三個意思，都是描寫縝密。又或看作一個意思。『花開』作『花間』，水流花間，已覺縝密，又加清露未晞，更覺一片生機，正可作上文『意象欲出，造化已奇』之說明。〔臆說〕『以上二句，只言詞意相生，略無罅漏。』

〔四〕〔注釋〕『又如要路然，路爲緊要之路，則愈遠而愈不敢疎，如古之防敵關塞，不以遠而或忽也。又如幽行然，行爲幽邃之行，則爲景甚多，由之者必爲之運行，而仔細賞玩。』〔淺解〕『要路之所以愈遠者，等無可躡；幽行之所以爲遲者，境匪易臻。』此亦足備一說。

〔五〕〔淺解〕『犯，觸也，與複相似。縝而有緒則易犯，不欲犯，欲其條理不紊，語意之不相複也，則縝中有密。癡，猶癡肥之癡。密而難分則近癡。不欲癡，是一出於精緻，而不涉於癡，則密中有縝。然是遂足爲縝密乎？春於綠，萬物一色，種種有迹，縝固由密而得。明月雪時，月雪兩物上下交融，密亦由縝而來。無縝非密，亦無密非縝，是又不第不犯、不癡而已。縝密之義其謂是歟？』案昭昧詹言謂『思無近癡』，癡卽曹洞禪所譏十成死句之意。

疎野

〔臯解〕『此乃真率一種。任性自然，絕去雕飾，與「香奩」、「臺閣」不同，然滌除肥膩，獨露天機，此種自不可少。』

〔楊解〕『然或單知縝密，字字稱量，又恐過於拘束，無一點真率意，則生氣竭矣。故進之以疎野。』

〔淺解〕『脫略謂之疎，真率謂之野，疎以內言，野以外言。』

〔臆說〕『疎野，謂率真也。』

惟性所宅，真取弗羈〔一〕。控物自富，與率爲期〔二〕。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三〕。倘然適意，豈必有爲〔四〕。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五〕。

〔一〕〔注釋〕『宅，居也，安也。惟，隨也。隨其性之安，言自在也。真，天真也。取，取材也。言隨其天真以取，如馬之弗羈束也。』〔臆說〕『有真性故有真情，有真情故有真詩。』

〔二〕〔淺解〕『控，引也。物，萬物。控物則無物不有，自富則充裕不迫，蓋其縝密之熟，極於活脫，故羅羅清疎，迥不猶人耳。率，率真。期，當也。與率爲期，有質而無文則謂之野。』案：

此解謂二句分咏疎野二字。亦有看作一意者。注釋本『控物』作『拾物』，謂『拾得之物本不足言富，而彼則自成其富，隨意所取，總與其真率之天爲期，而初不事拘束也。自字有不知不覺意。蓋拾者隨手拾之，如道旁之物非關有心，所謂真取弗羈也。非疎野乎？』臆說謂『得句自愛，不問褒譏，如敝帚自珍，卽是率真。與率爲期，猶言與率爲伍。』說亦通。

〔三〕『築室松下，脫帽看詩』，力寫『野』字。野由於疎，曰『脫帽』，則疎放可知。『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力寫『疎』字。疎則必野，所以桃花源中人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四〕〔注釋〕『言倘然間有順適己意之處，則亦惟順適己意而已。豈必有所作爲果見之於實事乎？總是一疎略不經心的樣子。』〔臆說〕『倘字當作徜徉之徜徉。』

〔五〕〔淺解〕『天放，天然放浪也。如是得之，言是乃得乎疎野之宜然。』〔楊解〕『按疎非疎略之疎，乃疎落之疎，野非野俗之野，乃曠野之野。所謂源水桃花，時時迷路，深山桂樹，往往逢人。不知此種境界而但曰疎野，則疎矣，野矣。』〔臆說〕『如是爲詩，則得疎野之品。』

清 奇

〔臆解〕『此對雄渾而言。蓋雄則未有不奇者，清則易流於弱，不必皆奇。今如剡溪反棹，獨釣寒江，幽絕勝絕，高絕奇絕，乃清奇之至矣。』

〔楊解〕『第疎或雜亂而無章，野或庸俗而少姿，則又奚以詩爲哉？故進之以清奇。』

〔淺解〕『清潔奇異。』

〔臆說〕『清，對俗濁言；奇，對平庸言。』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一〕。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澹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二〕。

〔一〕 前六句寫清奇之狀。『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是一種清奇境界。『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又是一種清奇境界。『可人如玉，步履尋幽』，更是一種清奇境界。可人，可意之人，言其最愜人意也。如玉，如玉之美，詩小雅白駒『其人如玉』。晉時裴楷風神高邁，時謂之玉人。此言清奇之人。屣，登山屣。尋幽探勝，又是清奇之事。以清奇之人爲清奇之事，也就更能寫出清奇之境。

〔二〕 後六句寫清奇之神，此首似乎兩截分寫，然前言『步履尋幽』，此言『載瞻載止』，則前後連鎖，又似藕斷絲連矣。『載瞻載止，空碧悠悠』，謂所觸者只是清奇之境。『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謂所存者只是清奇之想。心神出於高古奇異，自覺蕭然淡遠。『不可收』，亦狀悠悠不盡之意。『如月之曙，如氣之秋』，總結以上所言，再狀清奇之神。日月初離海之光曰曙。如月之曙，言月光清明；如氣之秋，言秋氣高爽。合而觀之，則『空碧悠悠』『澹不可收』之境，更覺形象化矣。

〔楊解〕『案此境如晉之鮑陸陶謝，尙矣。在唐人中亦惟韋柳爲擅場。』

委曲

〔臬解〕『文如山水，未有直遂而能佳者。人見其磅礴流行，而不知其纏綿鬱積之至，故百折千迴，紆餘往復，窈深繚曲，隨物賦形，熟讀楚詞，方探奧妙耳。』

〔揚解〕『顧清則易竭，奇則多直，如履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及西郭，有何意味，故進之以委曲。』

〔淺解〕『委則任人，曲則由己。』

登彼太行，翠遶羊腸〔一〕。杳靄流玉，悠悠花香〔二〕。力之於時〔三〕，聲之於羌〔四〕。似往已迴，如幽匪藏〔五〕。水理漩洑，鵬風翱翔〔六〕。道不自器，與之圓方〔七〕。

〔一〕 羊腸，太行山阪通名。言其山路細微曲折如羊之腸。詩境之委曲似之，故以取喻。

〔二〕 杳靄，猶言其氣之杳冥也。流玉，猶云流水。顏延年贈王太常詩：『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李善文選注引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此品前二句言山路之曲折，此句言水流之曲折。不過取喻詩境，不能專重曲折，故於山路則云翠遶，於水流則稱流玉，並再以杳靄狀之。又以流水落花常相關連，因再由水而及花。悠悠花香，言花氣襲人悠悠然無遠不到，

無微不入，亦委曲之至也。一說，流玉猶言藍田之玉，日暖生煙，其氣杳冥，如流動然，故與悠悠花香對舉，並是無遠不到，無微不入之意。〔臆說〕「細玩玉理，殊覺幽深；試嗅花香，果是悠長。」

〔三〕〔淺解〕「凡我之所得舉皆曰力。」時，用之之時也。言力之於其用時，輕重低昂，無不因其時之宜然。」案：列子力命篇「命曰，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以「命」解「時」似亦可通。臆說解力爲「農力」，稍牽強。

〔四〕〔淺解〕「羌，楚人語詞。此作實字用，言其隨意用之，而無不婉轉如意也。如「羌無故實」，若直用無故實則索然少味，惟用一羌字，便覺曲曲傳神。一說，羌卽羌笛之羌，言羌笛之聲曲折盡致也。亦通。」案：杳靄流玉二句謂委曲出於自然，非可力致。力之於時二句，言自然纔能委曲，委曲任之，是自然亦正是委曲，卽下文「道不自器，與之圓方」之意。

〔五〕〔注釋〕「方似往而已見爲回，本如幽而匪見爲藏。」〔淺解〕「往反於回，乃似往而已迴者，委耳；幽近於藏，乃如出而匪藏者，曲也。」〔臆說〕「似往已迴，流風迴雪。如幽匪藏，泉聲咽危石。」

〔六〕漩湫，回旋起伏也。水之理漩湫無定，隨乎勢也。莊子逍遙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謂其風曲折上行若羊角。此以旋風旋渦狀委曲，亦說明出於自然之旨。

〔七〕〔注釋〕「器，拘也。如道之通融，酬應萬事，不以一器之形體自拘，惟因天下之或圓或

方而與之圓方。』〔淺解〕「道不自器，委心以任之，彼爲政，與之圓方，曲折以赴之，我爲政。」〔揚解〕「案此卽所云文章之妙全在轉者。轉則不板，轉則不窮，如游名山，到山窮水盡處，忽又峰迴路轉，另有一種洞天，使人應接不暇，則耳目大快。然曲有二種，有以折轉爲曲者，有以不肯直下爲曲者，如抽繭絲，愈抽愈有，如剝蕉心，愈剝愈出。又如繩伎飛空，看似隨手牽來，却又被風颳去，皆曲也。然此行文之曲耳。至於心思之曲，則如「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又曰「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或始信而忽疑，或始疑而忽信，總以不肯直遂，所以爲佳。」

實境

〔皋解〕「文如作人，雖典雅風華而肝膽必須剖露。若但事浮僞，誰其親之。故此中真際，有不俟遠求，不煩致飾，而躍然在前者，蓋實理實心顯之爲實境也。」

〔揚解〕「反復馳騁，固是作家勝境，或者東塗西抹，刺刺不休，則滿紙浮言矣，故進之以實境。」

〔淺解〕「此以天機爲實境也。」

〔廳說〕「古人詩卽目卽事，皆實境也。」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一〕。忽逢幽人，如見道心〔二〕。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

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二〕〔注釋〕「取語甚直，言所採取之語甚覺直實，無紆曲也。計思匪深，言較論其所運之思亦覺淺露，非深微也。」〔淺解〕謂「思指意境」，亦通。

〔三〕幽人，幽隱之人，本不易逢。道心，大道之心，亦不易見。曰「逢」曰「見」，說得着實，亦見得切實。曰「忽逢」曰「如見」，又說得空靈，正見實境是從天機來也。

〔三〕清澗二句就境寫境，言實有其境；一客二句，就人寫境，言實有其事；然均含有一片天機。所以說「情性所至，妙不自尋。」言「情性所至」，見得無非是實；言「妙不自尋」，又見得妙境獨造，非出自尋；正所謂「遇之自天」也。正因爲遇之自天，偶然得之，所以成爲「泠然希音」。泠然，清和之意。希音，本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語，見得境雖實而出於虛，非呆實之謂矣。

悲 慨

〔揚解〕「然貪寫實境，毫無寄托，亦不過如窰烘花，而有色無香，縱能不浮不泛，亦難以勸以懲。故進之以悲慨。」

〔淺解〕「悲痛慨歎。」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一〕。適苦欲死，招憇不來〔二〕。百歲如流，富貴冷灰〔三〕。大道日喪，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四〕。蕭蕭落葉，漏雨蒼苔〔五〕。

〔一〕〔淺解〕「大風捲水，聲不可聞，林木爲摧，感且益慨。起手似有北風雨雪之意。」〔臆說〕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二〕〔淺解〕「適猶正當也。言正當極苦之時，若欲死然，招憇以遣憂也。招之憇而不來，可若何。」案：一作「意苦若死」，謂思之至苦，若欲死然，而所招憇之人乃終不肯來，中心鬱結，遂成悲慨。

〔三〕百歲如流，一往不回，感人生之無常，不免引起悲慨。滿堂富貴，轉眼成空，熱鬧場中，結果乃若已冷之灰，感盛況之難再，又不免引起悲慨。

〔四〕以上云云，還只是爲一己之私引起的感慨。至於「大道日喪，若爲雄才」，則是悲天憫人之懷，爲天下之公所引起的感慨。若猶怎也，誰也。究竟若爲雄傑之才，可以擔荷斯道呢？雄才而不得志於時，則壯士拂劍，慷慨不平，亦徒增其悲哀而已。「浩然彌哀」，不容已矣。

〔五〕從可引起悲慨之境說起，最後仍以可引起悲慨之境作結。但起處「大風捲水，林木爲摧」，猶是一種悲壯景象。慨當以慷，不妨長歌當哭。至如「蕭蕭落葉，漏雨蒼苔」，則蕭瑟寂寥，此情此景，又不免令人感極而悲矣。

形容

〔臯解〕「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摩詰兼擅，故爾著名。若李杜之詩，不但畫家聖手，而且幾於化工之肖物矣。後來白香山亦得寫生之意。要之，豈獨詩爲然，千古妙文未有不入畫者，左史二公其尤也。此章直推道妙，上擬神工，是乃形容最高處。」

〔揚解〕「若徒知悲慨，專向題外生情，則有神無貌，不免肯綮未經，廬山面目，畢竟何處捉摸也。故進之以形容。」

〔淺解〕「形以體言，容以用言。形容，虛實死活不同。按形容本是靜字，而此則動字也。」

絕佇靈素〔一〕，少迴清真〔二〕。如覓水影，如寫陽春〔三〕。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四〕。俱似大道，妙契同塵〔五〕。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六〕。

〔一〕靈，謂其人之神氣；素，謂其人之本質。江淹傷友人賦：「儻遠度，寂寥靈素。」佇，待也，望也。猶言凝也。絕，極也，盡也。絕佇靈素，謂凝神壹志，專注於是也。

〔二〕少，言少停。〔淺解〕「言人能存心摹想得見本來面目，而清真之氣不逾時來矣。」

〔三〕水影，水波之影，不著迹象，不可以有意求覓。陽春，載陽之春，亦極神妙，不可以泥

迹摹寫。此卽『絕佇靈素，少迴清真』之說明。

〔四〕〔淺解〕『風雲之變態蒼茫，花草之精神煥發，海之波瀾無定，山之嶙峋不齊，此其千狀萬態之難以擬議者，非善於形容烏能形容之盡致。』

〔五〕上所云云，言形容不可以形迹求，亦不可以強力致，必不卽不離，妙合同塵之旨，才稱合拍，故云『俱似大道』。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言以塵之至雜而無不同，則於萬物無所異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常存矣。〔臆說〕『妙契同塵，則化工，非畫工矣。』

〔六〕因此，總結形容之妙，貴在離形得似。離形，不求貌同；得似，正由神合。能如是，庶幾爲形容高手矣。〔臆說〕『似，神似。庶幾斯人，言形容非斯人莫與歸也。』

超詣

〔揚解〕『然苦心形容，易至浸滯，何能獨立物表，與化爲徒哉！故進之以超詣。』

〔淺解〕『超，卓也。詣，進也。』

〔臆說〕『超詣，謂其造詣能超越尋常也。』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一〕。如將白雲，清風與歸〔二〕。遠引若至，臨之已非〔三〕。少有道氣，

終與俗違〔四〕。亂山喬木，碧苔芳暉〔五〕。誦之思之，其聲愈希〔六〕。

〔一〕〔淺解〕『靈莫靈於神，微莫微於幾，而超詣則高遠精深，神不得以擅其靈，機不得以顯其微。』〔注釋〕『神，心之神也。機，天機也。匪神匪機，言超詣之境並不關神之靈，機之微也。』

〔二〕白雲清風，皆高妙清淡之物，將白雲而與清風俱歸，則飄然無迹之象，正是擬議超詣之境。〔臆說〕『歸者，歸太空也。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豈不更超妙乎？』

〔三〕所以超詣之境，可望而不可即。遠遠招引，好似相近，但無由踐之途。即而近之，才覺超詣，便非超詣。〔揚解〕『此不可以人力求也。故詩境惟超最難。嵇中散之雄視魏晉，陶靖節之高出六朝，超而已矣。』〔臆說〕『遠引若至，猶言似可摹倣，臨之已非，猶言究竟不像。』

〔四〕超詣非可以人力致也，所以求之於人則不宜諧俗。〔舉解〕『詩之爲妙，通神入微，若牽於物役，累於俗情，烏能入道。』即就此點言。但所謂超塵絕俗之致，又非可以勉強學得。故云：『少有道氣，終與俗違。』少有道氣，言出於本性，終與俗違，亦正言是自然結果。

〔五〕喻之以境，亦出於天然。如亂山巉巖，喬木森森，固屬超詣之境，即如碧苔之一片清藍，芳暉之一團秀媚，交相映襯，亦是天然勝境。淺解本『芳暉』作『方暉』。謂：『門方故云方暉。沈約咏月詩：「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亂山巉巖，超也，而喬木干霄而上，直接長空。則超之至。碧苔亂縷，詣也，而方暉竟戶而入，不留餘地，則詣之極。』

〔六〕〔注釋〕「是境也，口爲誦之，心爲思之，宜乎其妙可卽矣，而其聲實爲天籟之發，大音之作，愈覺其希微入化而不可求，此所謂超詣乎？」愈字有泯然莫覩，愈求而愈不得意。」

飄逸

〔鼻解〕「超詣言獨往之神，飄逸言不羣之致。如姑射仙人凌風馭氣，可望而不可卽，至於靈和殿柳，比張緒當年，亦其次也。非雅韻高情，清思妙筆，安能有此態度靄若春雲也乎？」

〔楊解〕「玄神既超，風致或乏，如釋迦如來，坐寶蓮臺，講大乘法，非不超超玄著，而聽者迷而思臥，佐以天女散花，纓絡寶蓋，隨風搖蕩，則心悅神怡，翩翩有凌雲之意矣。故進之以飄逸。」

〔淺解〕「飄洒閒逸，一豎一橫。」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惠中，令色細縕。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期之，欲得愈分。

〔一〕落落，不相入貌，寡合之態。矯矯，高舉貌，特立之態。〔注釋〕「落落然而欲有所往，矯矯然而不與衆羣，此見其獨絕流俗，孤行己意，誠飄洒之天姿也。」

〔二〕列仙傳：「周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後告其家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及期，

果乘白鶴，謝時人而去。」此舉嶽山之鶴，華頂之雲，言鶴非凡鶴，雲非凡雲，正見矯矯不羣之意，不僅雲鶴均清高之物，足狀飄逸已也。〔體說〕「此以物之飄逸作指點。」

〔三〕 高人，飄洒出塵人也。惠，順也。中，心也。令，善也。網緼，元氣也。〔淺解〕「嶽山之鶴，憑虛而來，羽化登仙。華頂之雲，捲舒自若。高人順其心之自然，無隔無闕，飄然意遠。色根於心，則渾然元氣之流露，非同作僞心勞也。」〔注釋本〕「惠中」作「畫中」。謂：「以清高之人寫入圖畫之中，雖歷年已久，而至今容顏色澤，猶若有一縷之元氣，網緼摩蕩於其間，觀其態度凌雲，形神欲活，宛然在目，瀟洒出塵，不可想其飄逸乎？」〔體說〕「此又以人之飄逸作印證。」

〔四〕 商子：「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淺解〕「汎彼無垠，任意逍遙，無入而不自得也。」

〔五〕 〔淺解〕「如不可執，言其勢凌空，若上若下，有若捉不得然。如將有聞，言其深造自得，如道之將有聞也。何從容自如耶？」

〔六〕 〔淺解〕「期，待也。「愈分」二字，從「欲得」看出。結言飄逸近於化。識者期之，亦惟是優游漸漬以俟其自化而已。如有心求之，欲得其法於飄逸之中，愈分其心於飄逸之外。愈近而愈遠，化不可爲也。」案：一作「識者已領，期之愈分」。言識其境者已爲之心領，若有意求之，則又愈覺其相離而不可即，總言飄逸之狀難以形迹求也。

空
曠 達 悟

〔臯解〕「迂腐之儒，胸多執滯，故去詩道甚遠，惟曠則能容，若天地之寬，達則能悟，識古今之變。所以通人情，察物理，驗政治，觀風俗，覽山川，弔興亡，其視得失榮枯，毫無繫累，悲憂愉樂，一寓於詩，而詩之用不可勝窮矣。故此二字所以掃塵俗，祛魔障，乃作詩基地，不可忽也。」

〔楊解〕「既已飄逸，然或局於一隅，貪看鴛鴦戲水，忘却波浪接天，是第見羚羊挂角，却未知香象渡河也。故必貝宮珠闕，出沒變幻，花雨香林，頃刻有無，齊天地於一瞬，等嵩華於秋毫，乃爲詩家之極致也。故進之以曠達。」

〔淺解〕「曠，空也。達，通也。」

〔臆說〕「曠，昭曠；達，達觀。胸中具有道理，眼底自無障礙。」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如何尊酒，日往烟蘿〔一〕。花覆茆簷，疎雨相過〔二〕。倒酒既盡，杖藜行歌〔三〕。孰不有古，南山峩峩〔四〕。

〔一〕〔注釋〕「人之生也不過百年，就使生者百歲，而由少而壯而老，不過轉瞬間事耳，其視百年之相去會幾何也。況此百歲中歡樂快意之時每苦其短少，而憂愁失意之日實覺其繁多。與其日

絆於塵世之中，自投苦境，何如置一切於度外，手携一尊之酒，日往於飛烟帶蘿之地以自適乎？」

〔二〕 真能如此曠達，日往烟蘿，則花覆茆簷之時，自會疎雨相過。此二句即日往烟蘿之具體描寫。〔淺解〕「花覆茆簷，瞻物色之華，樂安居之況；疎雨相過，有化機之感，無塵緣之牽。則無一時不樂也。」隱說解雨爲舊雨之雨，亦可通。

〔三〕 此二句再接上「尊酒」說。尊中之酒倒之既盡，則賞雨賞花之興闌矣。於是出遊芳郊，杖藜行歌，又一人生樂事也。

〔四〕 〔淺解〕「古，故也。有古，猶言自古皆死也。人孰不死，而惟南山峩峩，得以長存。悟得此理，則對歡樂不會苦其短，對憂愁亦不會嫌其多，乃真曠達矣。」

流 動

〔楊解〕「其在易曰：變動不拘，周流六虛。天地之化，逝者如斯。蓋必具此境界，乃爲神乎其技，而詩之能事畢矣。故終之以流動。」

〔淺解〕「流行動盪。」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一〕。夫豈可道，假體如愚〔二〕。荒荒坤軸，悠悠天樞〔三〕。載要其端，

載聞其符〔四〕。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五〕。來往千載，是之謂乎〔六〕。

〔一〕〔淺解〕「水輶，卽水車也，納置於水而流行不定也。轉丸珠，言珠之圓轉如丸也。」〔臆說〕「品中凡言若、言猶、言如者，皆作詩者之能事如之也。前注遺漏，借注於此。」

〔二〕〔淺解〕「夫豈可道，甚言輶珠不足罄流動之義也。假體，輶珠之類也。如誤以假體之流動爲流動，則非愚而如愚矣。」〔臆說〕「流動之機，夫豈粗言所可道者。苟非假體如愚，豈足以識其本根乎？以下文將言天地，故此先曰假體如愚。假，使也。使體如愚，無非凝神靜氣，如司馬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忽然如睡，奂然而興之意。」二說均通。

〔三〕坤軸，地軸也。荒荒、悠悠，皆喻空闊不盡之貌。〔注釋〕「坤之爲道，亦如車軸之妙於轉也；天之爲道，亦如樞機之善於運也。荒荒然無涯涘者，其坤軸之輪運乎？悠悠然無窮盡者，其天樞之旋轉乎？」〔臆說〕「維地有軸；曰荒荒，則莫名其處。維天有樞；曰悠悠，似明指其區。」

〔四〕〔淺解〕「要其端，尋其源也。聞其符，言欲識其相符而得其本根也。」案：此符字義同莊子德充符之符。〔臆說〕「樞軸，動物。樞軸卽流動之端，流動卽樞軸之符。」

〔五〕輶珠既不足以盡流動，於是只有坤軸天樞，纔能盡流動之妙。所以，經尋源求根，只覺「超超神明，返返冥無」，還庶幾近似。〔淺解〕「神明者，變化莫測，周流無滯者也。冥無，靜之極，沖漠無朕者也。」〔注釋〕「返，還也，復也。返返，不止一返，言返之又返，以至於聲臭之胥泯也。」

〔臆說〕『神明，流動之妙用，冥無，流動之根本。雖有最超之神明，仍一返之於冥無。總言極力用心，返求根本意。』

〔六〕 流動既不可以迹象求，所以只有一任自然，如坤軸天樞之循環往復，千載不停，差爲近似。〔淺解〕『來往千載，則千變萬化不拘於一，往古來今不滯於時，其是之謂乎？流動豈易言哉！』

〔臬解〕『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知者樂水，逝者如斯，魚躍鳶飛，可以見道，皆動機也。文而不動，何以爲文？故風氣推遷，生新不已。然流而不息，又惟恐其敝也，是以超神明之觀，返虛無之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與天地並壽，與日月齊光，斯爲神物歟！』〔臆說〕『是字，總承上文。』

校記

- 一 詩品異文，不外兩個來源，一是說郭本，一是津逮本。二本相較，說郭本要好一些，但津逮本也有可取之處。本書所據，以此二本爲多。
- 二 此後各家校刊，亦大都據此二本，苟無特異之處，不再一一備舉。
- 三 坊本誤刊之字，或以己意改竄，錯誤易見者，亦不備舉。
- 四 異文中有本可通假，僅屬形體之異，或以避諱易字者，如強作彊、稀作希、修作脩、玄作元之類，亦不備舉。

〔沖淡〕 荏苒津逮本作「苒苒」。

〔沈著〕 綠林津逮本「林」作「杉」。佳語四品彙鈔本注云：「溁西別墅本「佳語」作「佳話」。」

〔高古〕 空蹤說郭本津逮本「蹤」均作「縱」。依歷代詩話本校改。

〔典雅〕 初晴五朝小說本「晴」作「起」，誤。

〔洗鍊〕 如鑛津逮本「如」作「猶」。星氣津逮本「氣」作「辰」。

〔綺麗〕 淡者津逮本「淡」作「淺」。霧餘水畔津逮本作「露餘山青」。伴客四品彙鈔本注：「溁西別墅本「伴客」作

「共客」。

〔自然〕 幽人詩品淺解「入」作「入」。過雨津逮本「雨」作「水」。情悟津逮本「悟」作「晤」。

〔含蓄〕 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津逮本作「語不涉難，已不堪憂」。螢雪軒本作「語不涉難，若不堪憂」。如淥滿酒歷代

詩話本作「如滿綠酒」。四品彙鈔本注：「坊本「淥」作「飲」。螢雪軒本「淥」作「綠」，誤。

〔豪放〕 以狂詩法萃編本「狂」作「強」。

〔精神〕 樓臺津逮本「樓」作「池」。深杯津逮本「深」作「滿」。

〔縝密〕 欲出津逮本「出」作「生」。花開說郭本「開」作「間」。

〔疎野〕 控物津逮本「控」作「拾」。

〔清奇〕 滿汀說郭本「汀」作「竹」。載瞻津逮本「瞻」作「行」。古異詩法萃編本「異」作「心」。

〔委曲〕 與之四品彙鈔本「之」作「時」。

〔實境〕 甚直四品彙鈔本「甚」作「如」。清澗津逮本「澗」作「晴」。坊本「澗」作「澗」。

〔悲慨〕 適苦欲死津逮本作「意苦若死」。談藝珠叢本作「適苦若死」。唐人說書本作「意苦欲死」。四品彙鈔本作「意苦爲死」。

日喪津逮本「喪」作「往」。浩然坊本「浩」作「泣」。

〔超詣〕 若至說郭本「若」作「莫」。道氣津逮本「氣」作「契」。喬木津逮本「喬」作「高」。

〔飄逸〕 惠中津逮本「惠」作「畫」。識者期之，欲得愈分。津逮本作「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行歌津逮本「歌」作「過」。

〔流動〕 如轉淺解本「如」作「若」。如愚津逮本「如」作「遺」。天樞說郭本「樞」作「機」。載聞津逮本「聞」作「同」。

附錄

一 表聖雜文

據許印芳詩法萃編本

與李生論詩書

焦循本附此文

xi 云
丙

一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案各本無「中」字）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澆（各本作菁）、淵雅，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四部叢刊本作「適舉」，焦循本作「道舉」）哉？賈閔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澁，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四部叢刊本此處有「矧其下者哉」五字）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各本作「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歉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四部叢刊本作「短」），冰輕著雨銷（焦循本作「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陸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慙』；又『夜短猿悲』

滅風和鵲喜靈。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烟和楚色秋』；一作『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本集同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上（各本作『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鷓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武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魍魎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四部叢刊本作『幢』）高（各本作『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山風（各本作『蒼龜』）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原（四部叢刊本作『園』），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又（各本無以上十一字）『遠陂春早（四部叢刊本作『早』）滲，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言絕句云：『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旦日，敲午（案當作『歌舞』）又明年』。七言絕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樓欄檻（四部叢刊本作『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夢落花』。皆不拘於一概也（四部叢刊本此處有『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九字』）。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爲上，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司空表聖（各本『司空表聖』作『某』）再拜。

表聖論詩，味在酸醜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

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淘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緻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淘洗鎔鍊，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竟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鑿腎，亦終惛惛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真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真景，抒寫成篇，卽是絕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鍊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卽當閣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運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吐糟粕而吸菁華，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興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疎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鍊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涼夏健人」、「樹密鳥衝人」、「基聲花院閉」、「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僕」、「小欄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若無淘洗鎔鍊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由此而推，王韋諸家詩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自表聖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滄浪嚴氏，專主其說，衍爲詩話，傳

教後進。初學之士無高情遠識，往往以皮毛之見窺測古人，沿襲摹擬，盡落空套。詩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發其聾聵而振救之，因抄表聖書，詳論如此。許印芳識。

與王駕評詩書 焦循本附此

王生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贊執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工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甯，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復，若清風之出岫（各本作「若清沉之貫蓬」，沉，一作沈）。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閔仙、東野、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王生（各本作「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浸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借，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尙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二本有「道之不疑」四字）

首段痛挾文人護短之病，而以學詩護短爲死於詩，語甚痛切。蓋學詩本欲流傳千載，然必攻去其病，詩乃得工，可以流傳不朽。若諱疾忌醫，不願攻去，詩病既多，無可傳者，究與草木同腐，

雖苦吟百年，亦何益哉！中間論有唐一代詩人優劣，蓋據一時所記憶者，略舉數人以伸其說，故人
多遺漏，而論中晚唐人，殊乖公允。大曆十數公，雖不及李杜王韋，置之其次，皆無愧詞；而云元
白力勅氣辱，乃都市豪估，貶之太過，非公論也。閔仙東野並擅天才，東野才力尤大，同時惟昌黎
伯與之相敵，觀集中聯句詩可見。兩人生李杜之後，避千門萬戶之廣衢，走羊腸鳥道之仄徑，志在
獨開生面，遂成僻澁一體。而東野古詩，神旺興來，天骨開張之作，不特迫逐李杜，抑且希風漢
京，劉得仁輩，豈能望其項背。表聖相提而論，蓋止取其律詩，又止摘句稱佳，恰是劉得仁輩身
分，故云時得佳致，亦足滌煩。持此以評東野，正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卽以之評閔仙詩，亦未
允協。閔仙律詩，固多首尾完善之作，古詩亦有沈鬱頓挫者，表聖未之知也。嚴滄浪論詩，宗法表
聖，而極力推尊李杜，謂郊島輩如蟲吟草閒，肆口詆謔，尤爲妄誕。晚唐人溫李詩名最盛，義山
高作，直逼老杜。此外如杜牧之、馬虞臣、羅昭諫，皆晚唐中矯矯者。表聖乃云劉得仁後，所聞逾
褊淺，豈未見溫李諸人之詩耶？書末謂王駕五言，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所尙，此語足爲後學模
楷。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初學不明此理，題目
到手，輒以浮泛之詞，應酬了事，此題之詩，可移之彼題，而彼題之詩，又可移之此題，受病日深，
終身不可救藥矣。許印芳識。

與極浦談詩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作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作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後，『看花滿眼淚』、『回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書內所舉近作，原非出色之詩，而自夸如是者，喜其著題也。可見古人作詩，以真切爲貴。初學之士，宜先講明此理，從真切處用功；門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慎勿視爲老生常談也。書之尾段，頗嫌冗雜。末十一字事理未詳，難分句讀。表聖自號知非子，此書自夸其詩，故云『狂筆』。許印芳識。

題柳柳州集後序

金之精麤，考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

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功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門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勅敵也。嘗觀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掣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搜研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世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此篇品評諸家，語皆愜當。其論兼善之功，「既專」一語，意猶隱晦，宜增三字，作「既專攻他技」，意始明透。其意蓋言始而繫戀所向之詩文，既而專攻他技也。首段議論，謂作者爲文爲詩，必當兼善，其實古來詩文，專工者多，兼善者少。如韓吏部根柢深厚，古文擅長，直起八代之衰，其視詩歌，僅同末技，故嘗自道云，餘事作詩人。蓋以全力爲古文，以餘力爲詩，而詩雖戛戛獨造，自成一家，究不如其文汪洋渾涵，雄視百代。柳州之才與學，皆不逮韓，而詩文亦能兼善，古文較優，詩則邊幅太狹，不及韓之瑰璋。李杜二公，皆專工於詩，妙處非韓柳所及，雖亦能爲古文，而菁華既竭於詩，文筆遂少光燄。太白之文可讀者多，子美之文可觀亦少，且有拙澁累贅之病。其詩較太白，尤爲登峰造極，詩愈工而文愈拙，物莫能兩大，亦有數存焉爾。而詩序特佳，如八哀詩、公孫劍器行、同元使君春陵行、人日追酬高蜀州諸篇序文皆妙。當其下筆，詩語既不草草，詩序亦必加工鍛鍊，

而非夙昔能爲古文，下筆時縱極鍛鍊，亦難入妙。是知專攻吟咏者，亦宜學爲古文，詩中叙事，並須行以古文筆法，不但序文也。總而論之：才大之人，無施不可，其間必有精神專注，獨出冠時之技。欲工他技，仍須用專注工夫，深入闢奧，始能兼善。而兼善之技，終不如專工者之神明變化，輝光日新。足見業貴專精，尤貴深造，泛鶩淺嘗，乃學者之大患也。噫嘻慎之！許印芳識。

詩賦贊一本無「贊」字

知道非詩，詩末爲奇四部叢刊本作「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鍊爽，夏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捲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鼉倒鯨。鏡空擢壁，瑇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有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歛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一作「墮」。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有一作「自」。歷詆一作「詒」字，非是，非吾心也。

此篇全爲後世詩家發揮詩筆之奇。入手作翻案語，撇開「知道」，點出「奇」字，以下逐層摹寫。始之以陳言務去，刻意苦吟。終之以手握造化，元氣與侔。中間下筆有神，醇而後肆，赫赫乎金石千聲，雲霞萬色。『鄰女』八句以寒儉細碎諸家襯托，其奇益見，遂乃揚挖風雅，比諸日星。結言『歷詆自是，非吾心也』，殆以入手翻案，語似詆諆，特解釋之耳。愚按文爲載道之器，孔子贊鴟鵂梁民二詩，以爲知道，一則明乎治亂安危之機，一則究乎天人性命之理，是固知道之大者。推而概

諸三百篇，或通諷諭而盡忠孝，或申美刺而著勸懲，見淺見深，無非知道之人。後之學者，舍道無以爲詩。於道苟無所知，於詩卽無所解。縱解謳吟，發乎性情，必不能止乎禮義。辟如國風好色而淫，小雅怨誹而亂，豈非風雅罪人。又其甚者，馳騁末流，踵麗增華。李士恢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此等詩並無性情，何論禮義。昧者不知其弊，方且詫爲新奇，豈知詩之奇者不離乎道。三百篇中已無奇不有，試爲略陳梗概。履武生子，並徵獸字鳥翼之跡，此據事直書而奇也。郊禘靈應，遂撰降鳥生商之文，此因事附會而奇也。聖女德均天妹，良翰生本嶽神，此以夸飾見奇也。帝謂文王，如接聲欸，文王咨殷，如聞太息，此以假託見奇也。考室考牧，占夢告祥，小東大東，占星告病，此以設想見奇也。小弁比興參差，不拘義例；鶴鳴四比成章，不露正意；斯干駢偶，單句貫穿；裳華咏嘆，疊句迭更；文王銜尾聯章，有警植首分段；魚麗用短，伐檀用長，此以變格見奇也。緇衣每章夾一言兩句，碩人末章排疊字六句，生民連用十「實」，鴟鴞連用九「予」，蓼莪連用九「我」，北山連用十二「或」，此以創調見奇也。東山以隔句合韻；采芑以三句合韻；烝民之「百辟」章前後合韻，中間換韻；江漢之「秬鬯」章「卣」叶以音，合前章韻；此以合韻見奇也。至如小戎之寫戎器，碩人之寫美質，東山之寫閨情，無羊之寫牧狀，分明如畫，已見筆墨之奇。而大明生民、縣、皇矣、公劉、七月諸篇，詳叙有周一代祖德宗功，王業農政，鉅細畢舉，突過史筆，正如范蔚宗自評其文，體大思精，實天下之奇作。詩筆之奇，至此無以復加，讀者輒望洋向若而歎，而河渾沈清不足言矣。然如上文所陳據事直書諸法，後學祖述，加以活變，往往出奇制勝。惟大明諸

篇閱深肅括，後人學之不至者，由於見道淺而筆力弱，又作用不熟，有恢張，無變化，遇好題目，亦不能盡題之能事。若夫理學名儒，見道宜有深者，而詩亦不逮古人，因其高談性命，薄視藝文，偶然拈筆，直以理語爲詩，且以語錄爲詩。自三百篇以至三唐，無此體格，陳腐鄙俗，墮入惡道。表聖云：「知道非詩，詩未爲奇」，此類是矣。而之以論三唐以上之詩，實屬悖謬。學者誤信其說，舍道求奇，必將妄逞筆鋒，橫發論議。寄愁埋憂者，不難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矣。一言不智，流弊無窮，安可不駁正其失，以祛後學之惑哉。許印芳識。

又按楊升菴集載表聖此贊，首句作「自知非詩」，且解之曰，「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詩未爲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此蓋因原文未妥，而改「知道」爲「自知」，且曲爲之說。然細玩文義，反不通順，不如仍舊之爲愈也。印芳又識。

二 序跋題記

題詩品

鄭 鄂

東坡云：「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嗟乎！千百世上下，凡有得于詩文之中者，未有不悲之者也。四言體自三百篇後，獨淵明一人耳。此二十四韻，悠遠深逸，乃復獨步，可以「以」，疑當作「謂」。情生于文，可以想見其人。以「詩品」署題，亦猶之樂天之「賦賦」也。（荊陽草堂文集卷九）

津逮秘書本詩品跋

毛 晉

此表聖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昔子瞻論黃子思之詩，謂「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常熟毛晉識。（津逮秘書本詩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詩品一卷，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即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真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沖淡，曰纖穠，曰沈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鍊，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禛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刻詩品叙

焦循

余幼年十二三歲時好爲小詩，先君以詩品示之，曰：「作詩必知詩之品，讀詩品又必知作詩品者之品。」司空氏立身清潔，不受僞梁之汗，舊史誣之，王黃州辨明於闕文十七條，修新唐書者乃依其

說，比美元德秀揚城而傳於卓行，李唐詩人罕有其匹者也。」循受而錄之，藏諸篋中二十餘年。往歲仁和胡學院督學揚州，以「隔溪漁舟」命題，去秋鄉試詩題，又命以「曉策六龍」；於是友朋就余索觀，而門人子弟輩復請寫錄而習誦之。甚苦其煩，聞舊時坊間有專刻本，問之，不可得；爰授之梓人，以供習誦者取之便耳。嗟乎！詩道之弊也，用以充逢迎，供諂媚，或子女侏儒之間，導淫教亂，其人雖死，其害尙遺。一二同學之士，憤而恨之，欲盡焚其書。余曰：是不必校。如治三陰之邪，宜溫中益陽，其疾自已，無庸抵當承氣之峻也。詩品者，非參苓薑桂之輩歟。凡一卷，爲篇二十四，附論詩文二篇於後。嘉慶四年三月望日江都焦循叙。

詩品淺解序

秦錫九

歲壬午，余攝篆固山，與邑士論文，有爲道楊生廷芝其人者，潛心訓詁，博洽甚，尤長於韻學，嘗箋唐詩，聞邑中通籍者，詩得其指授力居多。余耳其名，蓋十餘年於茲矣。迄余移宰不其，適廣文趙子端甫，余同年友，又楊生里人也。稱楊生慕悉且詳。戊戌春，趙子以膺薦入都，遇楊生濟南，遂爲予延課諸孫。一日，出所著詩品淺解質余。余喜其逐句逐字，釐辨詳明，表聖心源，千載如相接焉。而楊生猶以就句詮釋，言之無文爲歉。余曰：唯唯，否否，此其所爲深於文也。人亦有言，文有三訣：典、淺、顯。楊生是解，自以爲淺矣，余則謂典甚，亦顯甚。孔子曰：「辭達而已」，楊生顧何歉

乎？急付剗，公諸同人，卽以津梁後學可也。楊生性耿介，與人落落寡合，詩宗盛唐，制義力追成宏，外此別無嗜好；且深以不若人爲耻，鉗口不談詩文，其有性相孚志相合者，晰疑辨難，終日不倦。始信趙子爲予言者不謬。茲於詩品亦足見一斑云。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仲秋後一日，知卽墨縣事桂林秦錫九拜撰。

詩品淺解自序

楊廷芝

余癸巳冬，適汶陽，搆趙仁圃相國文統全稿，從甫蕭師留幕中。邑朱敦甫先生聞見博洽，髦而好學，以文字交。一日，出司空詩品囑予曰：「詩盛於唐，而詩品尤風雅之宗，淺學未易窺也。以表聖指事類形，罕譬而喻，寄興無端，涉筆成趣，誠於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外，別抒心得，以樹一幟。苟非深於詩者，不能得其言外意也。子盍爲後生解之！」予學疎植薄，於詩學無能爲役，承長者命，辭不獲，而客邸又苦於無書可考，僅以鄙見參之二三同人，稍有所得，登之於簡，取其淺而易知，非敢謂言之有當也。至其精微之蘊，洞見古作者蹊徑，則心領神會之餘，夫豈無得其深焉者。道光乙未冬十月蓬萊楊廷芝撰於岱麓澆花精舍。

詩品淺解跋

楊廷芝

芝少讀司空詩品，愛其神味，未獲其意旨，參之同人，輒曰可以意會，難以言傳。芝未嘗深思，亦疑以爲不落言詮，而於心終未釋然。及後總閱諸章，默會其意，竊覺渾分各宜，具有妙理，而其中句句著實，字字精細，除「自然」外，無一章不有分筆。如形容不可分，而風雲花草山海就形言，變態精神波瀾嶙峋就容言，仍不分而分。實境不可分，「如逢」四句先實後境，「一客」四句先境後實，亦不分而分。古人用筆用意，指示親切，絕少囫圇渾括等語。夫乃知向之所謂可以意會難以言傳者，亦謂古人深造自得，可以意會於心，不可以言傳於人，非謂義理難解，即可藉此以自諉也。而又恐不善學者，亦如芝之以不落言詮誣也，於是乎就品詮題，就題看品，渾寫者無容偏倚，分寫者不可挪移，管窺之見謬爲淺解，零星湊補以便初學，豈敢謂於表聖之意旨必合哉。道光十八年戊戌之夏閏四月初，蓬萊楊廷芝識於不其鴨綠池邊。（一本以此跋爲張之洞撰，文中易「芝」爲「洞」，而於文末有「光緒元年，孟夏，渤海張之洞」十一字。此當出當時書賈所改。）

詩品淺解總論

楊廷芝

二十四目前後平分兩段，一則言在箇中，一則神遊象外。首以雄渾起，統冒諸品，是無極而太極也。雄渾有從物之未生處說者，沖淡是也，有從物之已生處說者，纖穠是也。第沖淡難於沈著，纖穠難於高古，惟以典雅見根柢，於洗鍊見工夫，進以勁健，而沈著高古不待言矣；見以綺麗，而沖淡纖穠又不必言矣。故以自然二字總束之。又從自然申足一筆，一言其萬殊而一本，一言其左宜而右有。含蓄豪放，申上卽以起下，但此非皮毛邊事，故以精神提起。精神周到則縝密，精神活潑則疎野，而縝密恐失之板重，疎野恐失之徑直，故又轉出清奇委曲二筆，而以實境束之。境何往不實，指出悲慨形容，正見品無時不然，亦無物不有。申上實境，卽縮上精神，斯亦完密之至矣。後用推原之筆，寫出超詣飄逸曠達三項，品直造於化境，而悲慨不足以介意，形容非僅以形似，收本段亦收上段，蓋至此而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流動之妙，與天地同悠久，太極本無極也。詩品所爲以雄渾起以流動結也。然則二十四品，固以精神爲關鍵，以沖淡纖穠縝密等項爲對待，以自然實境爲流行，渾分兩宜，至詳且盡，其殆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者與？

二十四詩品大序

楊廷芝

詩以言志，亦以見品，則志立而品與俱立。讀三百篇，因其詩，論其世，猶穆然想見其爲人。唐至中晚，頌美而流於諂諛，譏刺而失之輕薄，不可以爲詩，安見其有品。司空表聖約定詩品二十四，倘亦有感於詩教之原，而欲人之於詩求品者，亦先有以養其志與？

二十四詩品小序

楊廷芝

詩不可以無品，無品不可以爲詩，此詩品之所以作也。予總觀統論，默會深思，竊以爲兼體用，該內外，故以雄渾先之。有不可以迹象求者，則曰沖淡；亦有可以色相見者，則曰纖穠。不沈著，不高古，則雖沖淡纖穠，猶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之洗鍊，勁健不過乎質，綺麗不過乎文，無往不歸於自然；含蓄不盡，則茹古而涵今，豪放無邊，則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爲極品。夫品固出於性情，而妙尤發於精神。縝密則宜重宜嚴，疎野則亦鬆亦活。清奇而不至於凝滯，委曲而不容以徑直，要之無非實境也。境值天下之變，不妨極於悲慨；境處天下之蹟，亦有以擬諸形容。超則軼乎其前，詣則絕乎其後；飄則高下何定，逸則閒散自如；曠觀天地之寬，達識古今之變；無美不臻，而復

以流動終焉。品斯妙極，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備，而後可與天地無終極。品之倫次定，品之節序全，則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於言而可以知其志。詩之不可以無品也如是夫！

詩品淺解凡例

楊廷芝

一 詩品取神不取形，切不可拘於字面。如「金樽酒滿」句，只言其不期綺麗而自綺麗，非必有樽有酒，若認以爲真，則與起手「始輕黃金」上下矛盾矣。如「手把芙蓉」「後引鳳凰」等句，單論字面，意旨何屬，就題尋繹，不過一言其心貌俱古，一卽楚狂歌鳳之意。又如「蕭蕭落葉，漏雨蒼苔」，若滯於景象，則古人無限精神如何傳得出。此類甚多，在識其義而推廣之耳。

一 古人用筆，說一面而面面俱到，須覘定其著筆處，而意旨自顯然易見。分之隨處皆圓，合之全體一理，不將二字分看，祇以爲海概好話，恐不免於誤會。惟分訓合訓，順其自然，於當分詮者分之，不得分詮者渾之，曉然於所以分，亦自曉然於所以合。

一 實義不可不發揮，而虛字尤不可不著眼。如「超詣章」少有道氣，終與俗違」二句，不從虛字著眼，安知不爲合說乎？惟上句著重一「少」字，則知此句只可言「超」不可言「詣」；下句著重一「終」字，則知此句只可言「詣」不可言「超」。發揮實義者，實開之理也；著眼虛字者，虛闕之理也。虛實開合，惟細心人微會之。

一 品中多有看似泛字而實非泛者。如「如將不盡」，「如有佳語」，「載瞻載止」，「誦之思之」等語，各就上下文神理會通尋繹之，無一字泛設。

一 品中所用之字多有與諸目相複者，非複也，各章所用乃指所說之一端，而各目則統就全體說。如「精神章」妙造自然」，自然二字即專指精神說，且上文「不著死灰」，則此二字即從上文自在流出，謂即精神之替身字也可。

一 諸品多用形容之筆，而形容一則特抽出言之，則以理當形容者，非形容不能盡。至諸章之各爲形容，即以二十四目移評諸目諸章，未始不皆具其致。

一 品中所用之字，多有與故事字面相合，而意却各異者，不敢濫引。

一 品中用意深蘊之句，註解不敢從簡，至理之顯然易見者，一切從略。

一 古人著書，未有自加音註者，門人繕稿之時增入，取便初學，不欲割去，故仍附刻。

皋蘭課業詩品解序

無名氏

古今詩話詩評叢雜踏駁，哀而集之，則不勝載，摘取數條，則又漏略。惟司空圖二十四章，發明宗旨，該備無遺，分別條綱，纖毫不爽，誠詞林之玉尺，藝苑之金鍼；雖文章關鍵，盡在其中，而豈獨詩之云乎！特是文詞高古，托意遙深，或慮初學一時難會，即坡公亦云，「此蓋自列其得於文字之表

者，恨當時未識其妙。夫東坡豈有不知，乃深贊其妙耳。因不揣固陋，略綴數言，釋其大意，雖未必盡得表聖之心，然學者從此入門，引伸觸類，亦可知其義蘊之歸也。

詩品續解序

王飛鵝

鶚束髮時，先大人授以詩品，云詩品者，詩家之梯航，不可不讀也。爾時不知求解，成誦已耳。及就溫比三趙健庵師，每求解，先生皆以蘭山課業授，謂詩品之大意已了然矣。然信者固多，疑者亦不少。歲己亥，桐舫程先生主講關中，鶚肄業之暇，時以相質。先生云：「詩品貴悟不貴解，解其字句，乃皮相也。成誦於口，領會於心，時有弋種活潑之趣，流露於意言之表，不必沾沾求解也。」庚子秋，東閣學兄攜其先君子續解詩品見示，其品跋處融會大意，與蘭山課業原解互相發明。其序講處獨出手眼，令二十四首血脈貫通，而固非沾沾然解於字句間也。以後所見，證昔所聞，始知詩品之解，固有以不解爲解者。遂亟錄之本攜之歸里，數年來同人借鈔甚夥，且勸付梓，以爲初學善本，因取他本互相校正，其有字異句異者，卽註於各首之下，不敢臆爲去取也。鈔旣成帙，略誌數言，以公同好，亦以識先大人殷殷授讀之意於不忘云爾。歲癸卯又七月望前二日，王飛鶚立臣識於花雨山房之望雲小舍。

楊虛舟詩品續解序

王三德

予素不工詩，於詩法多所未諳。表聖詩品，童時亦曾讀之，而資性昏愚，了無所得。癸卯閏七月之望，友人王子立臣持其友楊東閣尊君所作詩品續解走倅見示，且求弁言，欲付梨棗。予始不識東閣爲何人，旣而詢之，乃知爲同邑虛舟楊先生之哲嗣。夫予與虛舟識最久，憶昔鹿原應試，長安赴舉，時常聯榻縱談，角勝楸枰，而未知其深於詩如此也。燈下卒讀，見其前後貫串，議論融洽，忽覺有悟。非悟作詩之法，悟讀書之法也。竊以詩分二十四品，品與品各別，在表聖當日，原無相屬之意；及讀虛舟所解，又似當日實相屬者。此如十五國風，衛先王，齊次鄭，本無意義，而註疏家咸以爲尼山序次，必非偶然，各爲扶其原委。續解之作，其殆有得于此乎？持此意以讀書，能於無字句處，悟無窮妙義，況以之讀詩品而有不悟者乎？予幸矣，幸前此之讀如未讀，而至今始得讀詩品之法，並得讀書之法也。第同邑前輩有如此著作，予不知而立臣知之，且力爲之校正付梓，予之慙立臣多多矣。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旣望，同邑後學勉九王三德序于古萬年雨金里之紅杏書屋。

詩品續解自序

楊振綱

表聖詩品發明作詩之旨詳矣，然其間往往有不可解處，非後人之不能解，實其文之不可解也。亦非文之實不可解，乃其文之究不必解也。讀者但當領略大意，於不可解處以神遇而不以目擊，自有一段活潑潑地栩栩於心胸間。若字摘句解，又必滯於所行，不惟無益於己，且恐穿鑿附會，失却作者苦心也。故必以不解解其所不解，而後不解者無不解。如欲以強解解所不必解，而其所解者或歸於終不解。故吾願讀詩品者，持以不解之解，不必索解於不解，則自解矣。道光四年秋九月有秋堂主人楊振綱題。

瑣言二則

楊振綱

一 詩品者，品詩也。本屬錯舉，原無次第。然細按之，却有脈絡可尋，故綴數言，繫之篇首。雖無當於作者之意，庶有裨於學者之心。亦間有品跋處，必於原解後以「按」字別之，不敢混也。

一 課業本原有疏解，今俱詳各篇之下，學者覽之，亦庶幾讀詩品之一助云。

詩品續解跋

楊振綱

右詩品二十四章，舊有原解，附錄如右，而予又爲之序說，以冠各篇之首，間於原解有未的處，有不備處，亦竊附以己意，而詩品之大意釋矣。至於奧字拗詞，不可言詮者，亦究不必強爲詮解也。道光四年歲在甲申孟冬之月有秋堂主人虛舟氏識。

詩品臆說序

鄭之鐘

詩入司空廿四品，有唐三百餘年，詩人盛矣，佳詩夥矣，而必有取於廿四品乎？誠以廿四品者，詩家之總匯，詩道之筌蹄，而不可不品其品以爲詩者也。况表聖本人品爲詩品，而又不可不品其品以爲人者也。然則廿四詩品，技也，而進乎道矣。

鐘自束髮就傅，卽授讀此編，每苦其意旨渾涵，猝難索解，不得已而請講於師席，師惟曰：久自能悟。迄今四十餘年，猶模糊而未得其指歸也。庚戌冬，來攝淄川篆，邑文士樂與鐘遊，蓋淄邑，人文淵藪也。

國初諸老，如念東高司寇、豹昂唐太史、及給諫孫樹百諸前輩，領袖騷壇，名噪海內。迄今過其廬，

讀其書，慨然想見其爲人，知其流風餘韻必有存焉者。觀孫子星五詩品臆說一編，而益信也。司空詩品膾炙人口，而註者頗鮮，蓋言詩品之言大是難也。星五乃能神與古會，識超筆先。司空氏所已言者，可申言之；司空氏所未言者，可代言之。是非星五之臆說，乃星五之註詩品，且不啻司空氏之自註其詩品也。蓋箋註難，箋註而兼達其意旨則尤難。星五臆說，其進於箋註不啻什且百矣，蓋形神之異致也。星五爲樹百裔孫。夙讀樹百先生笠山詩選集，見其風格道上，直逼盛唐，其中多有與念東豹喆唱和之作。星五承其家學，又蚤沐遺徽於高唐諸前輩，故其說詩也微而顯，簡而要，字斟句酌，言近指遠。試一披讀，油油然啓人以吮毫拈韻之思而不能已。匡衡說詩，令人解頤。今星五說詩，令余首肯，而從前模糊未得詩品之指歸者，今且昭然若發蒙也。

噫！是真可嘉惠後學，令其品詩品以爲詩，且品表聖之品以爲人品者已。爰爲懲患授梓，且弁數語於簡端，以識來淄之獲益良多云。

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夏至前五日知淄川縣事鄭之鐘問庵氏序。

詩品臆說序

劉澐

昔司空表聖之論詩也，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詩之味常在酸鹹以外。嗚呼，識酸鹹者鮮矣！而何有於酸鹹以外乎？然不求其味於酸鹹以外，又烏足與言詩哉？此詩品之作所由來也。詩品之作，

耽思旁訊，精鶩神遊，乃司空氏生平最得力處。有劉舍人之精悍，而風趣過之；有鍾中郎之詳贍，而神致過之；洵所謂不於鹽梅求味，而得味在酸鹹外者，然而知其說者，蓋亦鮮矣。

舊聞釋松老人詩品註解一書，購而未獲，嗣以困於簿書，此道不講，遂亦不復力求，迨倦遊歸來時，復萌象罔之想，而目窮濁水矣。歲庚戌，假館於般陽李君星橋之半野園，有其舊西席孫子星五者，名下士，而不以名場熱中者也。星五雅好著述，尤耽吟咏。一日以所著詩品臆說見示，予受而讀之，愛不能釋。見其旁證曲喻，觸類引伸，於諸品俱能深入顯出，悠然有不盡者，蓋司空氏遊神於虛，而星五悟虛以神，亦可謂得味於酸鹹外者已。予未獲親星五之所爲詩者何如，卽其所以註詩品者例之，而詩之品亦概可想見矣。

抑又聞之，表聖身處唐季，不求仕進，嘗爲生壙，日酌酒賦詩於其中，或有所餽遺，則置諸市門，聽人盡取以爲快，斯其立品之度越若何，乃知其本人品以爲詩品尤侷乎獨遠也。星五之爲是說也，知必有品與品相印合者，則吾之所以契乎星五者，又不在語言文字間也。是爲序。時道光三十年歲在上章閏茂小滿前七日，夫于鍊堂劉澗拜識。

詩品臆說自序

孫聯奎

昔者司空表聖將以品詩，爰作詩品二十四首。其命意也，月窟游心；其修詞也，冰甌滌字。得其

意象，可與窺天地，可與論古今；掇其詞華，可以潤枯腸，可以醫俗氣。圖畫象象，靡所不該，人鑒文衡，罔有不具，豈第論詩而已哉！然所以論詩者，已莫備於斯矣。

昔鍾嶸創作詩品，志在沿流溯源。若司空詩品，意主摹神取象。其取象明顯者，俯拾即是也。乃或「妙機其微」「如不可執」，亦或「御風蓬萊」「握手已遠」。苟非「絕佇靈素」，亦安能「神出古異」「妙契同塵」哉！

曩者余以浮淺之資，按品讀去，若不能解，而又以陶靖節之不求甚解解之，遂奄忽至今。己亥秋，以詩品授徒，令其廣所見聞，諸生悅，乃強余解說。夫詩品，解也難，說之亦難。昔詩人蔣斗南先生攜有釋松老人註解詩品一帙，余求得其書，旋即失去，至今怏怏。茲緣諸生強請，不能解也，說焉而已。說亦不能，臆焉而已。爰就各首之所意會者，姑爲箋注，其是與否未敢定也。諺云「道三不着兩」，其余臆說之謂矣。

夫享敝帚者或以千金，善拋磚者亦能引玉。諸生暫存是稿，待質同人。倘蒙惠政，不必釋松，盡釋松也。品之言曰「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則且跋余望之矣。夢塘氏自記。

詩品臆說附注

孫聯奎

總通編言，雄渾爲流動之端，流動爲雄渾之符。中間諸品，則皆雄渾之所生，流動之所行也。不

求其端，而但期流動，其文與詩有不落空滑者幾希。一篇文字亦似小天地，人亦載要其端可矣。

二十四詩品跋

許印芳

司空表聖，虞鄉人，唐季登第，官舍人。天下將亂，告歸，隱王官谷。朱溫篡唐，召爲尚書，不應，開哀宗被弑，不懼，數日卒。後人作詩弔之云「泉石殉君王」，蓋隱逸中節義人也。生平酷好吟咏，有杏花絕句云：「浮世榮枯總不知，且憂花陣被風吹。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其矜重如此。所著詩文，有一鳴集。文有與李生論詩書，謂：味在酸鹹之外，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因自舉所得句如「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松日明金像，山風響木魚，「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暖景雞聲美，微風蝶影繁」，此類皆有味外味。其教人爲詩，門戶甚寬，不拘一格。嘗撰二十四詩品，分題繫辭，字字新創，比物取象，目擊道存。然品格必成家而後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竊嘗會通其義，究厥終始。詩興所發，不外哀樂兩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騁「曠達」之遠懷，佇興而言，無容作僞。其作用有八：先從「實境」下手，次加「洗鍊」工夫，叙事要「精神」，寫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縝密」，而總歸於氣機「流動」，出語「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溫厚微婉，則有「含蓄」之美；刻摯切至，則有「沈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數。分門別戶，加以品題。

「雄渾」第一，「高古」次之，「豪放」第三，「勁健」第四，「超詣」五，「飄逸」六，「清奇」七，「沖淡」八，「疎野」九，「典雅」十，「綺麗」十一，「纖穠」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內功少，要貴麗而樹骨，濃而澤古，方可成家。故其疏麗在濃淡之間，疏濃在與古爲新也。試以此說讀此書，詩域之秘鑰可得，奧竅必開矣。許印芳識。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注釋叙

無名氏

司空表聖，唐河內人也，號耐辱居士，覆姓司空，諱圖，表聖其字也。於僖宗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居虞鄉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至昭宣時，柳璨以詔書徵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因得放還山，此綱目所爲大書特書，胡致堂所以稱爲唐末一人也。予在坊間見所著二十四詩品每梓以單行售賣，閱視久之，愛不忍釋。竊念近日場中詩古多以其語命題，而後生小子或未能明其說，爲詩之際不免泛敷陳，有背題旨。且其中各品詞語，俱各按其品極意形容，清詞麗句，絡繹不絕，實爲描摹盡致，推闡無窮，是不啻以各二字爲題，而以其語爲詩也。不脫不粘，超元入化。昔人謂王摩詰詩中有畫，予於此品亦云。蓋其人既脫離塵俗，如天半之朱霞，雲中之白鶴，故能心空筆脫如是也。學者熟復而玩味焉，得其摹繪之工，師其造語之雋，作詩之妙具於斯矣，豈非後生必讀之要哉！先生人品在冬郎之右，詩品亦儵然塵壒之表，晚唐手筆，窺見一斑，類而推之，無不恍悟。予也不揣固陋，臆爲詳釋，

自知於古人命意未必果當，而於開示後學一道，或亦爲入門之末助云。至篇中語句，自覺太繁，不免瑣碎，然爲小子啓悟，必須一見了然，故不憚逐字逐句，反覆開說，閱者諒之。

二十四詩品注釋跋

無名氏

二十四詩品者，唐司空表聖先生論詩之四言詩也。其詞高妙芳潔，雄鳴藝苑，至後世有人就而詳釋數千萬言。清同治庚午自寶文書局刊行之，而名氏無紀，莫知其爲誰所作也。然考之四庫全書目錄無之，則蓋清中葉以後人歟！余數年前，於南通南門小鋪見而購之，愛其精辯，循環閱玩，至有一二可議者，輒以私意參而修之，以寓古人尙友之遺意焉。然自古以來，注釋一事，猶之聚訟，自十三經箋注，已不能盡定，況於今日之此書乎！請讀者就此而更加剔抉，以盡司空氏之本情也哉！

三 題咏

詩品目錄絕句六章

蔣斗南

首章

「雄渾」具全體，「冲淡」有餘情，「纖穠」無不到，「沉著」便崢嶸。

二章

「高古」非奇屈，「典雅」非舖張，「洗鍊」陳言去，「勁健」力有常。

三章

「綺麗」羞塗飾，「自然」若天造，「含蓄」色相空，「豪放」入高妙。

四章

「精神」自滿腹，「縝密」乃纏綿，「疎野」謝朝市，「清奇」別有天。

五章

「委曲」訴衷懷，「實境」寫情事，「悲慨」對酒歌，「形容」真得似。

六章

「超詣」出神機，「飄逸」思旋轉，「曠達」不知愁，「流動」如珠韜。

右蔣先生詩品目錄絕句六章，每品目各標大意，足見先生婆心。讀全品者，先將此六詩熟讀切記，不惟能揆品記目，而詩品大意亦思過半矣。

星五識

題司空表聖廿四詩品後集文心雕龍句得十二韻

萬承風

偉矣前修，鴻風遠蹈，採摭英華，寫物圖貌，舉例發凡，自然會妙，擬諸形容，爰錫名號。詩總六義，性各異稟，比類而推，皎然可品。兩字權衡，銓品昭整，指事配位，遺風藉甚。刻鏤聲律，莫先於茲，撮題近意，極睇參差。知音君子，胡寧勿思，甄別其義，可與言詩。（思不辱齋詩集卷四）

讀詩品用昌黎山石韻

程尙濂

羊腸詰曲徑欲微，龍淵騰躍光若飛，短長豐約惟其是，飛燕非瘦環非肥。我讀司空廿四品，滔滔清絕古所稀，盤盂彝鼎各位置，夢想不到勞調饑。流泉淙淙石鑿鑿，絕壁爲啓仙人扉，有時紆鬱頓修阻，灌莽一望橫烟霏。迷津寶筏在指實，匪藉元語爲解圍，鍾評陸賦渺墜緒，更千百世誰紹衣。此品居然足神妙，駿馬蹀躞寧可轡，古今三昧要一轍，康莊坦坦爲之歸。（心吾子詩鈔卷五）

司空圖

陳其銜

中條山氣鬱葱佳，室勝三休是素懷，墮笏人原高士態，濯纓亭與古賢儕。生同園綺徵難起，死傍夷齊塚並埋，分得市兒千匹絹，免教諛墓客談諧。（循陔集卷八）

司空圖

吳允徠

文人遭際豔三唐，獨有迂翁韞櫝藏，不共濁流刑白馬，豈隨浩劫厄紅羊。亂兵也識王官谷，通德何殊



鄭氏鄉，絕粒夷齊著高節，漫教詩品擬錢塘。（小瓶花齋詩集）

司空圖

馮繼聰

歸隱中條幽谷中，名僧高士共清風。千秋獨有知非子，詩思依稀姚武功。（論唐詩絕句卷下）

戲爲絕句 八首之一

徐以坤

誰識廬山面目真，雌黃商榷苦陳陳。司空拈出無多語，百態牢籠萬古新。（兩浙輟軒錄卷三十三）

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 錄一

謝啓昆

林亭幽趣愛王官，裂月撐霆琢肺肝。詩品入神超象外，銘勳麟閣遜詩壇。（樹經堂詩初集卷九·寄餘草）

偶成四絕句 錄一

王必達

憔悴冬郎底處尋，品評詩格寓懷深。

王官谷口春風閉，幡影棋聲獨自吟。

〔養拙齋詩第十一酒泉集三〕

蘭苕館論詩 九十九首之一

許奉恩

高殷選政寓譏評，

間氣英靈各集成。

豈若司空廿四品，擇言尤雅勝鍾嶸。

〔殷璠高仲武司空圖〔民彝雜誌〕〕

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五十首 專論山右詩人

楊深秀

墜笏朝堂爲失儀，吟成廿四品尤奇。

王官谷裏唐遺老，總結唐家一代詩。

〔近代詩鈔第十八冊〕

四 演 補

補 詩 品 并 序

顧 翰

余做司空表聖作詩品二十四則，伯夔見而笑曰，此四言詩也。因掇而登之集中，以備一體。

古 淡

如時之春，如日之晨。東風徐來，不驚一塵。太虛爲徒，懷葛比隣。惟意所適，陶然天真。不琢不雕，匪緇匪磷。金玉爾車，始於椎輪。

蘊 藉

矯矯不俗，超超出羣。幽花初開，名香始熏。望之邈然，卽之氤氳。高會如雲，翩翩展翬。中有佳士，談笑解紛。啓口一言，齒頰流芬。

雄 渾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汎彼中流，掀然大波。足踏蛟鯨，手鞭鼉鼉。砥柱碣石，羣山嗟峨。白日欲沒，壯士揮戈。前有千古，孰知其佗。

清麗

遠水澹碧，遙峰孤青。一葉扁舟，瀟湘洞庭。幽蘭被厓，芳草滿汀。欲采而佩，千花娉婷。騷人不來，山鬼隱形。祇有水瑟，彷彿可聽。

哀怨

今夕何夕，明河在天。西北高樓，疎花隱烟。美人嬋娟，手彈玉絃。如有幽恨，欲傳不傳。錦瑟齊年，韶華自憐。一繩新雁，致君纏綿。

激烈

客子獨宿，悵然心兵。小屋如舟，波濤夜驚。拔劍起舞，叱咤不平。水爲西流，月爲倒行。壯志未酬，華髮漸生。仰視北斗，大橫庚庚。

奧折

支頤看山，蒼翠在目。下有微行，窅窅空曲。幽尋不窮，心賞未足。飛泉樹杪，若斷若續。敦彝出土，苔色古綠。上有篆文，了不可讀。

華 貴

五音繁會，中有笙簧。凡鳥百族，中有鳳凰。木蘭作室，青芝爲房。有美一人，錦衣繡裳。珊瑚海色，明珠夜光。采之貝闕，貢之玉堂。

疎 散

幽人閉關，貧不買山。跡托巢許，心樂孔顏。心迹清閒，盤桓其閒。無贈無答，若往若還。野水無鷗，淺碧一灣。風篁成韻，瘦不可刪。

超 逸

水光泠泠，沙路傴僂。山月飛來，忽見人影。碧天無際，心與不盡。舉世鋪糟，之子獨醒。古寺煙中，流出清磬。衆禽竹裏，一鶴松頂。

閒 適

秋社將至，往招良朋。何以享之，美醞十升。桑影滿屋，稻香一塍。依依楊柳，隔煙魚罾。駕言出遊，犢車可乘。側耳遠聽，築場登登。

奇 謔

海日未出，水色溶溶。海山低微，遙見數峰。須臾變見，蜃氣百重。飛樓縹緲，光浮青紅。西陵松栢，南苑芙蓉。俯視下界，花霧迷濛。

凄 婉

別君隔年，思君暮春。春草始碧，春水生飜。池上獨酌，愁對青樽。朱絃誰理，瑤瑟橫陳。瑟既不調，酒復不醇。疎疎簾幕，落花如塵。

飛 動

靈氣往來，求之無端。秀色在目，如有可餐。藕絲爲裳，蓮花製冠。玉骨輕舉，若生羽翰。風露高寒，碧城闌干。憑虛御風，豈乘飛鸞。

感 慨

歲月消磨，流光逝波。浮生若夢，惆悵山阿。朝露易晞，晨星幾多。俯仰疇昔，頻喚奈何。絕塞干戈，深宮綺羅。夕陽衰草，銅狄摩挲。

雋雅

風雪滿天，獨客尋詩。意態橫出，古梅一枝。高樓月上，短笛斜吹。環珮珊珊，美人來遲。鮫人織綃，園客絡絲。自有標格，不塗鉛脂。

高潔

空山寥寥，無人采樵。策杖獨往，葛衣飄搖。古木葉蛻，森森枯條。自有天籟，如風過簫。幽人結廬，左簞右瓢。欲與晤語，往哉遙遙。

精鍊

如劍冶鐵，如鏡鑠銅。出自爐輔，妙入化工。光皎冰玉，氣爲星虹。凍水燒雲，碧色補空。初震石鼓，漸調金鏞。聲滿天地，隱隱隆隆。

峭拔

神工運斤，巧匠代斲。奇峰特起，不附五嶽。去天一握，孤雲兩角。虬松倒垂，下有飛鶴。超軼絕塵，若孔之卓。精詣所極，殆不可學。

悲壯

天氣始肅，鴻雁高飛。草木隕黃，霜華稀微。易水蕭蕭，送君白衣。歌聲變徵，曲終歎歎。一樽魯酒，式飲庶幾。顧視年少，翩翩輕肥。

明秀

小雨初晴，涼意潛送。曲磴泠泠，瀉入潭洞。故人遠別，千里情重。惠我瓊章，反覆吟誦。木葉已稀，秋水未凍。半牀明月，良夜無夢。

豪邁

驂騶騁步，駑馬不前。鷹隼脫鞵，凡鳥莫先。壯士遲暮，氣凌幽燕。高冠切雲，長劍倚天。沒石飲羽，射虎藍田。視彼程蔡，未知孰賢。

眞摯

依依戀母，嬰兒始孩。殷殷叙別，久客乍回。山花滿籬，淥酒滿杯。諸父昆弟，念我沓來。肝腸九迴，笑口暫開。聊樂一日，以慰永懷。

渾 脫

微風爲柁，元氣爲舟。伊誰與期，采真以游。長嘯丹邱，高枕碧流。睠彼獨宿，白雲巖幽。人間何世，海外九州。陋此塵劫，蟪蛄春秋。

(拜石山房詩鈔卷六 文品彙鈔本)

演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首

會紀澤

雄 渾

紫氣崑崙廣野間，流如煙景駐如山。黃河天上來舟楫，絳闕雲中照闌闌。北海培風鵬有翼，南山隱霧豹無斑。遍游穹顛三千界，祇仗驂騑十二閑。

沖 澹

茅齋闕戶對芳洲，峭石奇峰擁後樓。山徑迢迢雙蠟屐，江天漠漠一魚舟。雲生幽谷有閒意，水度澄潭

無急流。山簡未醒元亮醉，獨臨黃菊賞清秋。

織 穠

桃花方盛杏花稀，草長江南鶯亂飛。曉氣五更開芍藥，春光十色上薔薇。描摹天際虹霓影，點綴河陽錦繡圍。搜輯玉臺存豔體，琉璃盤滑走珠璣。

沈 著

九陌樓臺擁帝宮，神臯佳氣曉龍葱。高山大壑藏龍虎，古鼎宗彝鑄鳥蟲。聞有海鼈能立極，不妨天馬自行空。欲知巖險聯襟帶，灑墨成圖一掌中。

高 古

積雪崑崙夏不消，寒雲曖曖護山椒。無枝老樹參天立，出汭長河繞麓遙。道自王倪傳齧缺，語聞疑始告參寥。天風萬里吹胸臆，坐嘯冷然協九韶。

典 雅

翼然亭榭碧江濱，文藻芊眠一俊人。萬卷圖書長守富，四時花樹迭爲春。墟煙不動連雲影，山雨頻來

濯世塵。吐棄下方凡近語，笙歌鸞鶴鬪清新。

洗 鍊

去盡陳言探奧蹟，吐詞欲與六經同。田收嘉穀三時力，鼎養還丹九轉功。青鏡拂塵光似月，白圭磨玷氣如虹。太清不遣微雲滓，萬籟無聲一笛風。

勁 健

筆颺飛隼九霄翰，墨倒游鯨百仞瀾。劍外雲山傾夜雨，巴東雪浪走春湍。銀鋸刀切如泥玉，霹靂弓催陷陣丸。早晚王師收海徼，金鏡舞曲付司干。

綺 麗

風信日華春爛漫，花英柳絮晝繽紛。忘機蛺蝶穿蜂陣，得意鴛鴦領鴨群。綠舫江頭搖碧浪，朱樓天半接彤雲。汀洲靄靄煙籠樹，欲往游觀且俟君。

自 然

語不驚人祇自娛，神奇乃與化工俱。不雕和氏連城璧，忽得梁王照乘珠。失水巨魚歸大壑，追風良馬

試康衢。畫工解試天成趣，含漱丹青喚作圖。

含 蓄

煙嵐靄靄樹重重，何處須彌最上峯。餘腕未伸閑駿馬，乍明仍滅見真龍。筆工垂露書逾密，花賞含苞色倍穠。領取纏綿無盡意，雲夢八九在吾胸。

豪 放

野鶴翻雲驥脫羈，世無嵇阮更誰師。常懷控鶴游仙意，不廢聞雞起舞時。四座冠裳名下士，九天珠玉醉中詩。澄懷萬頃波濤闊，強斂驚才趣轉奇。

精 神

新晴萬里耀韶暉，濯髮滄浪向日晞。醉寫蛟龍穿壁去，仰看鸚鵡負天飛。叢臺嘯罷風生谷，獵騎歸來雪打圍。忽憶鄆城渾脫舞，興酣墨汁灑蓑衣。

縝 密

仙衣無縫貢天京，巧匠裁雲鏤月成。似審八音調管龠，先齊七政副璣衡。舊編文粹年年換，新構書巢

種種精。拈斷吟髭非自苦，安排舞曲頌昇平。

疎野

風光四面到柴門，潤竹巖花界作園。綠柳成行鶯井里，青秧彌望鷺乾坤。貪看釣艇歸來暮，偶詣鄰農笑語溫。倉卒奚囊攜未得，援毫欲寫已忘言。

清奇

階前一鶴鳥中仙，已號胎禽忘歲年。身瘦不緣無廩粟，俸餘時爲買山田。偶聽琴曲來朱閣，忽引詩情上碧天。傲岸不諧塵濁意，此生端合老林泉。

委曲

湘水九迴衡九面，深情一往更盤紆。五紋長綫摘成錦，百丈游絲紡作纒。有跡可尋蠶食葉，無微不入蟻穿珠。離騷上接詩三百，淺識麤才辨得無。

實境

一邱一壑景無涯，一鶴一琴情自賒。數頃田園餘穀果，全家眷屬課桑麻。壯懷猶撫劍三尺，舊學未忘

書五車。堪幹莫嫌華飾少，四時長有映山花。

悲 慨

千古雄豪安在哉，自哀不暇後人哀。成功種蠶誰能賞，齋恨荆高去不迴。江月照人寒似水，雪風搖樹響如雷。更長鼉吼不成寐，起作狂歌和吹臺。

形 容

古今絕妙丹青手，繪影繪聲無不長。點綴鳳鸞圖樂曲，指揮蜂蝶寫花香。澄懷體物千端變，要訣通神一語詳。開戶起延明月入，互空雲漢見天章。

超 詣

苦吟鏡下倦推敲，雋語忽來誰所教。不共驚心爭棧豆，終騰驥足邁蒲梢。三千賢哲一顏子，九六乾坤雙用爻。樂奏鈞天凡響息，獨聞清籟出笙匏。

飄 逸

藐姑射有神人居，每馭雲龍造我廬。授我一經河上注，賢於八叟枕中書。輕身導引從黃石，抗首歌吟

徹紫虛。辟穀爲除煙火氣，餐霞飲露餌飛魚。

曠 達

開門長嘯風吹襟，雲散遙天月滿林。月有盈虧寧自主，雲能舒卷亦無心。伯倫常遣錘隨酒，元亮不勞絃上琴。詮罷漆園齊物論，新詩漸覺道根深。

流 動

尻輪神馬與天游，胎息淵閔氣自遒。銅漏循環潮子午，土圭長短日春秋。雨從泰岱穿雲出，江自岷嶓破峽流。經史在胸杯在手，縱橫萬象筆端收。

(歸樸龍詩鈔己集下)

文 頌 并序

馬 榮 祖

頌居六義之後，而會四始之全。三頌偉矣，變而爲騷，始創橘頌。晉劉伶乃頌酒德，緣物導意，樵斧遂滋。若陸機之頌功臣，才華閃爍，而予奪錯互，自紊其體。善乎梁劉勰之論曰：「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斯頌體也。雕龍上辨體裁，下窮筆術，而風氣不越齊梁間。反覆古人締造所由，鈎摹情狀，都來可得百例，視勰所列，殆於倍之。夫一物之細，

猶或擬諸形容，而載道行遠之文，歌頌闕如，寂寥千古，斯亦翰墨之恥也。用據所窺測，創立文頌，虛空追攝，幻等結風，而曩所嘗試利鈍曲折之故，往往來會，豈夙世薰習，藉手冥謝古人，抑聊附正則伯倫之後，而因以補彥和所未及，庶幾離形得似之旨乎！正聲不絕，來者難誣，上下茫茫，喟然閣筆。

上

體源

浩浩黃河，來自天上。濫觴在初，流行彌壯。泰山之雲，膚寸出雨。曾不崇朝，已徧九土。體正源清，派遠而明。耳孫鼻祖，玉振金聲。

神思

冥冥濛濛，忽忽夢夢。沈沈脈脈，洞洞空空。莫窺睨兆，伊誰與通。神遊無端，思抽有緒。躡電追風，知在何許。儵忽得之，目光如炬。

風骨

溟鵬天飛，六月乃息。盪日垂雲，山川失色。問何能然，中挾神力。骨重風高，翻疑境仄。下視文禽，

恣弄顏色。載好其音，蘭茗啾啾。

意匠

衆萬根荑，蟠胸如縷。意境欲開，心花競吐。鐫刻混沌，神工鬼斧。龍樓湧出，不階寸土。天風飄搖，鱗鬣飛舞。千古寂寥，良工心苦。

養氣

磅礴混茫，中是何物。有夫吸噓，靈風披拂。春雷未鳴，衆萬沈鬱。應龍蛻藏，奇葩含苑。胎息淵深，根柢盤屈。恍乎惚乎，窮於髣髴。

布勢

乘利處強，只爭先著。向背高下，位置斟酌。呼吸決機，捷於矢躍。霏霏雪飛，彌漫布濩。銳曲方圓，亦隨所託。不見魚復，亂石錯落。

動脉

精氣遠注，賡理入微。虛和導引，宛轉不迷。一縷暗接，百派自歸。草蛇灰綫，覺者其誰。叱吸欲鳴，

聲息相吹。忽現忽伏，若導若追。

運氣

蜿蜿蜒蜒，淡淡嫵嫵。伏蟄驚甦，神臬倦轉。憤盈鬱勃，橫亘輿衍。一綫孤懸，微於抽繭。矯首空冥，晴雲繾綣。遊絲百尺，并刀莫覓。

遣辭

帷幄制勝，厥威授戈。三千突騎，少許勝多。抑或驚激，倒瀉天河。就中節制，揮刀斷鼉。堅不可撼，精光戛磨。一塵不動，師克在和。

結音

嬰兒墮地，聆音已悟。氣始黃鍾，音隨氣布。按律靈臺，騰響豪素。高下疾徐，曲折呈露。時或換氣，宮商暗度。泠泠汎聲，空外韶濩。

使事

土膏潛動，勾甲茁上。兀兀平原，繡出新樣。剔透玲瓏，莫可名狀。茹吐朝霞，雲容駘宕。舟過千山，

輕風五兩。三食神仙，蠢化脈望。

鍊字

蕩蕩太虛，纖塵不累。歷歷衆星，肅守部位。峩峩巖疆，睥睨警備。離離楸枰，一著惴惴。有時鏗然，金石擲地。誰謂千金，而易一字。

守法

六步七步，四伐五伐。虎貔熊羆，畫地不越。公輸機飛，李廣矢發。鬼神驚駭，不失一髮。譬三十輻，轂轉不竭。未聞王良，或弛銜轂。

識變

應侯辭位，蔡澤入秦。一進一退，疾於驚塵。沖沖堅冰，乃搆陽春。洪鑪鎔鑄，光景常新。物不兩大，英雄笑人。挽回元氣，逸羣絕倫。

取譬

惟形與影，合不待媒。沈淵欲動，古鏡乍開。萬象畢出，爭集靈臺。百不一售，屏息祈哀。神來攝取，

霜鐘殷雷。聲光激射，清氣盈堆。

風 格

自我作古，籠罩百家。冥心孤詣，不顧衆譁。邈矣琴德，肯雜箏琶。撫徽未鼓，早絕淫哇。必求鍾期，翻失伯牙。手揮目送，所得已奢。

奇 正

黃帝握機，機在奇正。龍虎風雲，或分或并。如環相生，循之無竟。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起伏何常，首尾并命。神乎機乎，我實爲政。

賓 主

晚行秋江，微風漸作。突湧光怪，金蛇擊攫。百千萬億，噴吐廉愕。磨牙吞舟，相顧錯愕。舉頭見月，幻影假託。誰主誰賓，一笑寥廓。

疎 密

靈雨颯集，花飛亂紅。或疎或密，飄瞥西東。誰與位置，分合隨風。密如緝繡，疎若鷺鴻。渾忘色相，

游戲神通。霹靂在手，粉碎虛空。

離 合

遠不能收，近不能留。空中鼓棗，有聲颼颼。我未嘗留，亦未嘗收。神光噓吸，同氣自求。風來水上，驚湧浮瀾。聚散變滅，憑虛獻酬。

起 落

突兀潮來，千起千落。欲覓一隙，不容捉摸。勢如飄風，翻舞秋蔞。我聞公孫，渾脫揮霍。顛倒離奇，吞吐噴薄。一起落耳，萬怪競作。

頓 挫

氣鼓斯行，勢鬱乃暢。見似息機，彌復道上。水入瞿唐，峽束驚浪。奮躍無前，控勒不放。萬鈞逆挽，玉鈎力壯。夏摩伊啞，懸空激宕。

氣 韻

四山春動，草色先煙。翠濤飛撲，舉望迷天。韻流空外，氣浹中邊。新鶯枝上，小柳簷前。熒熒殘雪，

離漸可憐。生意迸注，若化若遷。

波 瀾

洞庭如何，風挾蛟鼉。前波欲出，後浪已過。勢如萬騎，空際揮戈。雲根倒拔，天容醉酡。風迴瀾急，驚簇盤渦。清光湧出，君山一螺。

開 遮

如欲不出，又不及藏。疎林閃月，乍陰乍陽。蔽虧隱射，凌亂廻翔。將無姮娥，初整新妝。玉匣半啓，鏡洩清光。斂衽而退，恍墮渺茫。

縱 奪

鷺鳥當秋，霜拳戍削。攫身青冥，遙天展拓。衝煙翻雲，兔起鶻落。我憐神駿，驀然踴躍。硬語盤空，慘澹營度。下上攫拏，追魂攝魄。

往 復

鶴籠開時，月明於晝。素翮孤鶩，碧雲穿透。懊惱看遲，空庭搔首。天宇沈沈，影和月瘦。寥唳一聲，

風驚雲皺。百折千迴，欲去還留。

斷續

青山重重，白雲容容。中有神龍，出沒千峯。若斷若續，杳然空蹤。唯餘雲氣，解駁橫縱。蒼茫延佇，何處飛鐘。隨風近遠，真意溶溶。

梳櫛

思鬱於雲，理紛於髮。鬱則達之，深或握之。紛則撥之，結或刷之。其初分之，其既括之。折之奪之，已復脫之。搔癢麻姑，韓碑杜律。

消納

殘雪如醉，身蘇欲融。一點春意，已透太空。玩弄造化，囊籥無窮。誰知須彌，入芥子中。意象盡脫，笑揖碧翁。指示肺腑，傾瀉洪蒙。

委曲

梯棧鈞連，一綫蟻逐。下如汲井，重足瑟縮。緣綆而出，飛猿升木。仰望前山，舉肱可伏。已進忽隱，

旋如轉軸。萬折及顛，江山在目。

剪 截

臃腫瑣細，紛拏糾結。新刃發礪，不避錯節。狹巷短兵，迴風舞雪。拉朽摧枯，切玉削鐵。視彼龍象，渺如螻蟻。應手離披，百試不折。

絨 染

一重一掩，萬疊千層。峯巒迢遞，迴互卻迎。週遭雲氣，無階可登。練光吐白，東風引繩。半明半滅，忽墜忽升。迷連不斷，煙墨騰騰。

膽 決

利斧直下，不避橫理。手拔日月，出荆棘裏。峻坂萬仞，下瞰無底。聳身縱轡，內不見己。惟明克斷，亦由氣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組 織

星經宿緯，天機地軸。一縷心思，飛梳追逐。軋軋聲驚，飢鳳啄玉。由來天孫，不受迫促。張騫乘槎，

纔一寓目。怪彼巖積，韞綫相續。

擺脫

自行自止，獨往獨來。點塵不著，重門洞開。倚樓長嘯，明月入懷。便欲仙去，閭闔直排。騎風躡電，噓雲噴雷。齊州九點，海水一杯。

鎔鍊

自有鑪錘，妙歸陶冶。無堅不銷，有類必捨。聚如鬱煙，散若奔馬。活活泉鳴，豔豔霞赭。汞可成丹，注焉用瓦。笑彼僻固，鑄金事賈。

刻鑿

絕去畦徑，鈎勒吟魂。神理遞伏，霧結雲屯。縵幽發覆，忘失朝昏。珊瑚鐵網，力拔厚坤。秋毫呈露，大於月輪。雕剗腸胃，時見古人。

聯絡

隱脈潛通，元神灌注。手捍頭目，不召而赴。空山秋鐘，千巖遠度。妙合自然，理絕依附。深意如環，

宛轉毫素。有時橫絕，掉頭不顧。

剝 換

思深始活，筆轉乃靈。籀龍初出，雲擁層層。反覆脫卸，膚潤於瑩。戶樞流水，機無刻停。不腐不燹，彌用彌新。仰見光怪，月哉生明。

馴 習

沒人涸淵，眼不見水。騎鯨挾蛟，狎如朋侶。瓠巴鼓琴，魚鳥喻旨。紀昌懸虱，巧貫蓬矢。得心應手，絕出常理。技進於道，畢世不徙。

運 掉

萬斛之舟，疾於飛鳥。板舵敲帆，長年三老。間不容髮，慧目察秒。撇漩無聲，風煙飄渺。幾見尾大，而或不掉。轉山急驚，如遊木杪。

淘 洗

雨餘返照，遠山如沐。石氣空青，爛然堆玉。大江春漲，鞞紋細蹴。浪淘千古，白鷗恣浴。素月東昇，

金鱗攢簇。轉怯孤清，骨髓俱綠。

興會

橫空而下，氣吞八荒。知微畫水，索筆倉皇。奮袖運肘，如追逋亡。漫天風雨，來撼匡牀。須臾歛退，雲煙渺茫。擲地玉碎，驚叫鳳凰。

風神

別具仙骨，珊珊來遲。皎如玉樹，臨風低枝。高山岌業，流水漣漪。夷猶容與，吹徹參差。不可追視，亭亭在茲。神光近遠，燕羽差池。

風趣

事外立象，意外振奇。觸緒紛集，理絕思維。了無干涉，妙得旨歸。拈花微笑，指月盈虧。泠泠輕輕，知復誰爲。冰泮魚動，東風初吹。

實境

好雨應候，良苗懷新。勻勻綠浪，浮沈遠人。鷓鴣浴罷，翻飛絕塵。言偕吾與，散步水濱。田桑有喜，

萬井一身。漁歌出浦，欲返逡巡。

唱 歎

舉頭天外，滿目空青。恁恍如失，喟然歎興。雲山遼闊，水木孤清。都來酬和，颯沓有聲。渺焉終古，情不能勝。沈吟諷味，思結杳冥。

下

沈 雄

元氣鼓鑄，洪纖彌中。抑遏不得，蓄極自通。海波湧沸，曉日曛曛。燭天徹地，鞭雲勒風。一闔一關，無始無終。聲色不動，是謂沈雄。

峻 潔

夢遊峩帽，嚼太古雪。齒牙泠泠，渾是玉屑。體如雕瓊，空明映徹。神骨高寒，森森欲折。瞿然驚寤，雲臥天闕。心迹雙清，獨抱涼月。

典雅

胎息聖籍，妙香暗薰。渾如百和，釀成卿雲。孚尹遠耀，迸散龍文。幹運大化，銘勒元勳。句奇語重，高婉皇墳。明堂清廟，佳氣氤氳。

清華

月墮衣裾，露明花藥。輕不任掬，扶空欲靡。碧天迢迢，瑞烟靡靡。素影忽動，弱不勝綺。我讀道書，堅坐不起。身隱玉壺，拍浮積水。

淳古

異鼎出土，良玉蘊璞。非商非周，不雕不琢。太羹元酒，鈞天廣樂。聲臭俱沈，神明獨覺。絕無可喜，潛德彌確。孰云良工，不示以樸。

怪豔

四山翳翳，一霎透紫。雨脚初收，飛霞恢愜。鬱蒸薄射，迷不可理。濡染淋漓，長天伸紙。錦綉花明，攢簇筆底。挫之揮之，驚采怒起。

沈 著

冥觀遐想，宿火在灰。無端忽往，有約不來。都忘天地，真扶根荄。篆煙孤裊，蚌珠結胎。了無人色，生氣潛迴。魂飄影動，奮若鬱雷。

生 動

天葩欲綻，靈雨乘之。無端入化，茫不自持。胎紅孕碧，薰風吹枝。色香味外，誰與造微。蒸蒸日上，元氣淋漓。咄哉造化，脫手已飛。

嚴 重

老羆兀坐，深巖吐光。睽睽雙眸，礮礮翁張。噉啗宿將，彈壓要荒。牙旂畫靜，凜凜負霜。巖然斷山，屹然巨防。望之氣沮，正正堂堂。

疎 放

我用我法，脫去羈羈。塵埃野馬，無溷我爲。蘭生幽谷，其香愈微。一片閒雲，萬里鶴飛。可人何處，攜手同歸。蒼茫獨立，霽晚孤吹。

一〇八
蘇子如

道媚

血惟榮筋，筋必束骨。結體樹骸，近在文筆。勁氣內轉，秀勢外拔。力破餘地，不側不折。孰謂魏公，剛直滅裂。逸少學書，道媚特絕。

超忽

妙手空空，颯然而至。劍光紛飛，低昂天地。不見檀溪，的盧影逝。但聞風聲，馳驟空際。力大於身，渾同兒戲。天半銀橋，幻師呈技。

蒼潤

骨凜秋霜，氣含春穗。眇彼柔條，弄姿先頽。老樹著花，浮空滴翠。直上千尋，遠望如墜。鬱鬱芊芊，煙嵐擁庇。癭而能腴，乃益可貴。

清越

秋風森森，秋山沈沈。木葉盡脫，獨坐鼓琴。一聲迸驕，穿透疎林。空外應響，四山知心。不辨身世，遑問古今。亦有孤雁，來和予音。

奇 險

山脊中坼，碧天墮底。青柯縋韓，蒼耳失李。四圍削成，陡絕無理。鄧艾懸兵，韓信背水。破空直下，瀕危拔起。五嶽方寸，習坎在止。

輕 澹

山光入戶，空翠潑衣。拂拭不得，諦視愈微。英英白雲，映日搖輝。暗香浮動，著人欲飛。梅魂蘭氣，似是而非。好風蕩漾，相引與歸。

鬱 折

虬松之而，節節最屬。空曲橫盤，不可控制。奇氣屈伸，倚天拔地。似縮更張，已躍復墜。前迎後蹲，左縈右紉。屈鐵所成，翻若舞袂。

洗 漾

智珠入淵，神化爲水。一片空明，激宕萬里。渾無定姿，不見首尾。浮天失青，蹙紋散綺。雲影山光，浪團花藥。大塊噫氣，迴風生紫。

雄 緊

上游獨據，高屋建瓴。扼吭拊背，勁勢飛騰。首尾俱振，骨節通靈。一呼一吸，聲發響應。電光驚激，彌壯雷霆。金眸玉爪，華頂蒼鷹。

頽 暢

深入奧窔，取不厭貪。盎然溢出，中邊俱酣。意盡卽止，神王彌耽。如玉山頽，如崖蜜甘。淋漓滿志，妙不容參。五嶽搖動，至精至憨。

奧 澀

天門誅蕩，下坐列仙。授我玉匣，朱絲繫纏。開函跪讀，綠字赤箋。蝌蚪糾結，鳥迹紛然。以指畫肚，噤不能宣。塵根未斷，謫歸千年。

樸 野

東阡南陌，觸處皆春。行逢社飲，田父留賓。渾忘爾我，漉頭上市。忽忽竟日，月色到門。亦有稚子，牽衣勤勤。主眠客去，羲皇上人。

蘊藉

初日芙渠，臨風欲舉。零露團團，含意未吐。輾轉寸心，知貯幾許。蓮葉翻飈，白鷺容與。欸乃一聲，飛出遠浦。綠暗音沈，暮煙如縷。

恣睢

酒星墮地，徧走八荒。手扳斗柄，下挹酒漿。生氣直注，鬚髯蠟張。劃然長嘯，音激鸞凰。伯倫太白，是醒是狂。怪哉劉石，崛起頡頏。

澹永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海南香銷，知是何氣。宵冥迷離，不容思議。鼻觀目遊，妙有真契。清虛日來，濃郁百倍。尙不自知，矧堪餉遺。

跌宕

楊裘而來，倜儻莫比。頰仰揖讓，顧盼自喜。微風皺波，恍無定理。彩雲欲墮，忽復颺起。真氣驚牖，揮塵示旨。所謂人英，殆在是矣。

瘦 硬

月照積雪，寒光晶熒。老梅不睡，徙倚中庭。一枝逸出，素影孤撐。如攀月語，如挾月行。玉骨戍削，敲之有聲。盤空迢絕，棲鳥自驚。

渾 灑

莽莽者氣，旋旋者機。豁然湧出，鉅細騰飛。來如雲上，去則電歸。魚龍變現，星日搖輝。有聲肅肅，幹運甚微。不可界畫，執之已非。

秀 拔

一朵芙蓉，遠插天外。女几太華，合并稱最。天際真人，吸飲沉瀟。沐此容光，黜彼粉黛。梯接無階，煙霞與媿。顧影蹢躅，低頭下拜。

排 栗

怒馬人立，兩嶽排胸。控勒不定，長嘶朔風。壯士髮植，氣吐白虹。樊榭項魄，蘭折羸鋒。輪困鬱勃，有光熊熊。都歸妥帖，捲海橫空。

修 遠

浩歌獨往，欲尋吾契。何來笙箏，流響空際。抗手相招，飢鳳遙唳。百尺孤桐，不屑睥睨。攝衣從之，翩然而逝。渺渺迢迢，煙拖霧曳。

天 矯

萬丈懸崖，砢然中裂。逆流怒號，蒼藤遙拂。有聲淒清，神猿出沒。裊裊長條，垂垂欲絕。憑虛倒掛，下上超越。頽視行人，乃如跛鼈。

冲 寂

所思不來，還讀我書。展卷斯在，與古爲徒。庭草自綠，林鳥相呼。嗒然坐忘，焉知彼姝。惟有真氣，浮溢吾廬。活活欲舞，脫巾軒渠。

鼓 舞

精氣鬱勃，悍不受撫。須臾湧出，傾倒肺腑。萬怪惶惑，呈露眉嫵。逸態橫生，龍飛鳳舞。音節激昂，彌衡搥鼓。蹀躞而前，蟻視魏武。

停勻

細意熨貼，乃如水平。痕迹盡滅，縱手而成。穠纖修短，不虧不盈。累黍不失，何有重輕。止如鶴立，動若雲生。鳴鸞珮玉，髣髴來聲。

雄挫

虓虎嘯風，蒼崖吼裂。飛扼其喉，翻手撞攬。挫之撾之，已振復跌。首下尻高，強項欲折。賈勇有餘，笨入其穴。鼻息無聲，劍首一映。

閒適

不莊不顛，魚魚雅雅。春風何來，盈懷飄灑。我非裨諶，聊復適野。有句投囊，無心輒捨。笑妥吟鞭，扶持瘦馬。老梅撩人，香雪輕打。

堅深

勇夫重閉，狡焉啓疆。無心設險，固於金湯。煉精成甓，濬智作隍。表裏嚴密，箕舒翼張。豈無勁敵，進不敢嘗。光怪呵護，作作有芒。

清 新

漫漫碧海，鏡鑄芙蓉。姮娥欲照，磨出青銅。玉兔竊浴，丹桂洗容。山河大地，濯影寒空。吳剛袖斧，闌入龍宮。拍手叫絕，萬里玲瓏。

古 拙

不可別識，一任世訶。谷神何處，邈若山河。篆籀既失，俗書博鵝。斷碑無字，罡風耗磨。空山老柏，千載蹉跎。不受培植，而况媿媿。

妙 麗

天風吹下，微步凌波。遙聞環珮，響應雲和。漪漪百疊，霓裳澹沲。手攀薜荔，中流嘯歌。煙嵐掩映，紛若綺羅。卻迎不定，顧影婆娑。

勁 宛

快馬入陣，急於流矢。誰知神駿，曲折喻旨。一團旋風，驚響不已。摩壘塞旗，惟意所擬。始信婉弱，不中驅使。剛經百鍊，柔可繞指。

英雅

林莽清蒼，遠出天籟。隱隱濤聲，如增慕嘅。孤鴻南征，嘹唳雲外。橫槊賦詩，雄心淘汰。顧盼生輝，英風捲旆。卓爾不羣，大雅斯在。

道逸

壯節峯崒，生氣幽繆。盈胸繞胃，以鬱而流。鬱若重霧，流若輕舟。霧浮山起，舟挾龍遊。氣以節束，節以氣周。呼吸盤辟，秋隼辭鞫。

複隱

密意萌坼，遠韻欲沈。荒荒寒日，摩盪積陰。苔徑迹絕，雲氣彌深。千山失影，歸鳥棲林。蹶然淒斷，疑是龍吟。幽光自動，珠耀湖心。

空靈

池邊高柳，影眠水中。遊魚吞影，緣木行空。日氣薄射，遠抱彩虹。光景穿漏，表裏皆通。滕六狡獪，攪碎蒼穹。明鏡輝映，竟體昭融。

神 解

對爾名我，我復爲誰。思之失笑，孰辨是非。白雲行空，騎之欲飛。酒杯落手，明月上衣。揮杯勸影，影亦不辭。陶然竟醉，影扶我歸。

飄 渺

微風蕭蕭，暮雨瀟瀟。遠舟橫蘧，聲咽寒潮。山耶雲耶，雲門若耶。蒼茫不辨，似近而賒。我懷如何，臨風浩歌。伊人天末，彌望煙波。

唐司空氏有詩品，近隨園先生又有續詩品，其于風騷旨格，備舉無遺，獨品文者尙少其人，亦藝林缺典也。今得文頌，可謂難並美具矣。作者爲壬子孝廉，以古文鳴江左，詞科掌錄亦稱其爲文清適深亮云。壬子仲夏震澤楊復古識。

文 品

許奉恩

高 渾

神遊嫋嫋，肅穆動顏。彝勺燦設，雞龍翩翹。模謨範典，式誥繩盤。黃農禮樂，巢燧衣冠。混沌不鑿，

太璞獨完。造化在抱，元氣瀾漫。

名 貴

聖人乘權，百辟贊襄。分曹待漏，庭燎煌煌。紆紳植笏，雍容揄揚。斧藻有耀，帶礪毋忘。鳳鳴朝陽，梧桐高岡。甘露被野，和風召祥。

超 脫

俊鷹脫鞵，一擊千里。得氣直上，去天尺咫。左盪右蟠，將落復起。迴翔太空，俯視無底。風鳶乘風，繩索謹理。縱之不逝，縮之不止。

簡 潔

水抱山環，一椽茅屋。低不礙眉，朗堪縱目。徧芟蒿萊，略種花竹。良友時至，足音空谷。謀及妻孥，淪茗烹藪。不尚豐腆，庶幾免俗。

雄 勁

秋氣沈寥，萬竅怒號。馳騁平原，顧盼自豪。風雲叱咤，虎豹突逃。強弓勅弦，一貫雙雕。賁獲力猛，

霍衛功高。談兵說劍，義薄鴻毛。

典 博

九交通衢，萬寶備儲。珍錯羅列，綿繡紛鋪。荆山之玉，大秦之珠。木難火齊，琅玕珊瑚。目迷意奪，色喜心娛。藏不能盡，用則有餘。

精 練

牛斗耀芒，鸞鷁夜泣。干將發硎，千灌萬辟。揀沙得金，剖璞見璧。滓淨生光，膚捐存液。收視心齋，枯志面壁。丹成九轉，鑪火慘碧。

整 齊

造父策馬，王良御車。穰苴將兵，石奮治家。遵規就範，匡正閑邪。彝倫攸叙，雍肅無譁。若網在綱，條理有加。若子列枰，疆界不差。

放 縱

朔方健兒，年少負氣。側帽振衣，珊鞭搥驥。春風大堤，垂楊委地。蹄塵十丈，駭疾電逝。笑入酒壚，

玉人扶醉。黃金纏腰，揮霍如意。

暢足

秦楚爭雄，狹路相逢。酣戰三日，餘勇未窮。猿臂挽弓，神固氣充。十分引滿，猶猊洞胸。江漢朝宗，滔滔注東。蒲帆飽拽，萬里乘風。

謹嚴

處女待字，循禮守貞。笑勿見齒，嘆不聞聲。羅襪淨窄，緩步隨行。但形詳慎，不假莊矜。慄慄兢兢，虎尾春冰。聖賢學問，豪傑助名。

質樸

老松閱世，蟠錯百尺。皮皺龍鱗，根孕琥珀。門庭絮語，米鹽瑣屑。萬里家書，痛癢親切。脫略文貌，刪除末節。野人揖讓，風趣迥別。

恬雅

空山白雲，四無人蹤。積雪晚霽，水流溶溶。幽人獨步，野鶴相從。隔溪人家，無路可通。梅花萬樹，

互竹交松。暗香撲面，如見春風。

濃麗

園林圖畫，金碧峨峨。紅媽綠媚，連理交柯。朱樓繡幕，日麗風和。華燭如臂，卜夜笙歌。同妍異態，列坐綺羅。海棠酣酒，芙蓉濯波。

清淡

秋水半潭，遊鱗四旋。桐陰過雨，月出娟娟。素心人來，揮麈談玄。繽紛玉屑，亦佛亦仙。虢國夫人，清趣極妍。蛾眉淡掃，騎馬朝天。

鮮明

朝曦出海，萬里蒸紅。燭耀九天，光焰熊熊。亭臺近水，明月當空。星眸皓齒，豔服冶容。寒山夕照，返影丹楓。林花過牆，汜露濃濃。

老當

上將制敵，高壘堅壁。斬關奪隘，匹馬直入。健吏斷獄，精謀明識。揆理揣情，片詞破的。名醫治疾，

課虛察實。按脉窮源，沈疴頓失。

險 怪

怪石突起 如鬼含怒。 矗立當塗，與人爭路。 太行羊腸，兩車猝遇。 間不容髮，勢難返顧。 月黑天陰， 鴝鵒啼樹。 霜風稜稜， 滹沱夜渡。

流 動

微風縹波，軟碧油油。 魴鯉潛躍，星斗沉浮。 言念君子，溯洄溯遊。 畫船簫鼓，容與中流。 美人含睇， 一笑回頭。 垂楊作態，搖曳青樓。

細 密

白璧無瑕，素絲無垢。 一着棋輸，全局盡覆。 良工縫裳，不安簡陋。 翦裁完美，熨貼精透。 滴滴歸源， 絲絲入扣。 數罟網魚，寸鱗不漏。

奇 譎

恥由恒徑，別關畦町。 避同趨異，去熟就生。 援證取譬，強詞近情。 延賓襯主，妙若天成。 韓脩棧道，

鄧越陰平。狡獪莫測，神愁鬼驚。

空 靈

劍光躍匣，燈影顛帷。匪黏匪脫，若即若離。霜天高迥，星月交輝。積雪在野，冰柱倒垂。晶屏璀璨，玉山逶迤。佳人靚粧，對鏡弄姿。

纏 綿

如蛛結網，如蠶縛繭。絡緯吟秋，聲韻悠遠。驪駒在門，妻孥祖餞。珍重丁寧，千迴萬轉。興盡欲往，情來復返。寶刀百鍊，切水難斷。

神 化

浮雲在天，時闔時開。奇峰斷處，美人忽來。諸葛陣圖，神明化裁。顛倒蛇鳥，變幻風雷。滄海茫茫，紫瀾漭洄。蜃氣五色，結爲樓臺。

圓 轉

舟行九疑，逐水看山。擢振委宛，緣曲循灣。層冰馳轂，平坂跳丸。風搏柳絮，露走荷盤。轆轤無滯，

妙捷轉環。蚌珠孕月，八面團圍。

純 熟

時至而熟，如實墜林。櫻桃燦火，枇杷綴金。般輪製器，應手得心。豈伊謬巧，息養功深。老馬識路，載驟駸駸。琢磨頑鍊，穎利成針。

軒 昂

太原公子，楊裘入座。英光照人，興頑起懦。意氣肝膽，珠玉咳唾。懸河雄辯，聽者寡和。睥睨千秋，傾倒四座。百尺樓頭，讓君高臥。

幽 媚

竹籬茅舍，時見美人。淡粧粗服，絕好風神。灌木叢蒼，黃鳥鳴春。野花無名，山巔水濱。寒潮初落，石出粼粼。言尋我友，空江采蘋。

快 利

攫兔捕雀，迅若鼻鳴。破浪劈流，易若靈犀。神行機暢，意到筆隨。着着爭先，國手彈棋。一擲得盧，

繞牀酣嬉。昆吾寸鏡，切玉如泥。

峭拔

寶塔凌雲，尖銳如筆。置身絕頂，遐睇八極。古木寒鴉，遠山落日。野竹干霄，枯藤纏壁。漁翁罷釣，炊火叢荻。前臨大江，斷岸千尺。

沈厚

嚴肅如冬，溫和如春。泰山盤石，一髮千鈞。正襟危坐，心晤先民。擴充學識，凝鍊精神。履險若坦，駁駁惟純。撥亂反正，宗社大臣。

和平

畫橋春曉，柳暗花濃。流鶯求友，宛轉歌風。焚香鼓琴，協羽調宮。承平雅頌，黼黻休隆。怒浪喜寂，神往鴻濛。夢回平旦，遠寺疎鐘。

悲慨

舊地重來，亭臺成薺。禾黍秋風，斜陽疎柳。江山今古，日月飛走。鴻雁歸來，言念我友。烈士窮途，

美人不偶。擊碎唾壺，何堪回首。

得意

綠衣年少，蹀躞京華。玉樓擲果，纖手簪花。興酣落紙，燦藻摘葩。詞非珠玉，筆走龍蛇。芙蓉鏡啓，翡翠屏遮。畫眉初罷，笑倚窻紗。

停蓄

流水注川，不禦則竭。駿馬走坡，不馭則蹶。黃河奔騰，一往莫遏。千里一曲，妙有波折。妍卉含苞，老樹錯節。絲駒善歌，餘音不絕。

遊戲

天仙化人，別有懷抱。匡鼎解頤，不傷於道。綠水鴛鴦，芙蓉池沼。遊魚往來，穿萍織藻。燕舞鶯歌，花梢林表。活潑生機，觀者傾倒。

許奉恩，字剛坪，桐城人，有蘭苕館集，未見。此文品三十六則，錄自民彝雜誌者。昔楊復吉跋馬氏文頌，以無品文之人，爲藝林缺典，今得此文，亦足彌斯憾矣。雖然，郭楊詞品，吳衡照以爲奄有衆妙者，謝章铤譏其疊床架屋，是則見仁見智，又在讀者之自辨矣。郭紹虞識。

二十四賦品 并序

魏謙升

自司空表聖作詩品，仿而爲之者，詞品畫品各有其人，而於賦闕焉。余惟彥和詮賦大暢宗風，樂天賦賦別裁僞體，以四始之流派，爲六義之附庸，雖恥壯夫，實非小道。因於消寒之暇，傲爲成韻之辭，別系於三百五篇，循格爲二十四則。若夫上下古今，考鏡得失，先民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源流

岷山導江，積石導河。跨瀛涉漢，接軌沿波。上追統系，原始詩歌。摘文鋪采，於意云何。崑崙萬派，飛鳥不過。乘槎天漢，乃見星娥。

結構

大宋細栴，必構衆材。茅檐廣廈，效伎呈才。匪徒目巧，亦恃心裁。千門萬戶，炤爛崔嵬。如五鳳樓，如銅雀臺。風雨不動，實實枚枚。

氣體

氣以舉辭，辭達理見。水大物浮，其喻最善。萬竅調刁，噫風斯扇。時會遞遷，江流日轉。崇尚不偏，骨采自炫。漢魏六朝，格乃屢變。

聲律

昆侖解谷，箛竹鳳鳴。如珠好語，一一穿成。規重矩疊，繩直衡平。範圍不過，音響自清。吭圓引鶴，簧脆調鶯。摩空擲地，皆作金聲。

符采

紛紅駭綠，如春在花。石梁之瀑，赤城之霞。樓臺金碧，韋杜人家。五雲七寶，天上繁華。奇芬一吐，鮮伴晨葩。暉麗灼爍，是耶非耶。

情韻

纏綿結緒，繾綣縈絲。花光宜笑，水態含漪。青衫掩泣，紅豆相思。貽椒贈芍，送子河湄。閒情十願，麗句妍辭。文心絕世，橫笛孤吹。

造端

興酣落筆，超妙無論。百思不到，得句如神。飛行絕跡，神馬尻輪。日明五色，歲首三春。奇情異采，窮力追新。曰有秘鑰，先聲奪人。

事類

吳淑百篇，博采旁搜。各分門戶，派別源流。此疆爾界，瓜區芋疇。狐集千腋，鯖合五侯。晉卿鉅製，類對春秋。揆厥所元，昭明選樓。

應舉

日華雙闕，岿嶠帝京。殿前給札，筆綬不停。金門拜獻，鳴盛和聲。簪毫禁苑，待詔承明。文章官樣，歌詠太平。天顏有喜，雲陛載廣。

程試

筆垂若露，思湧如潮。鏘洋鴻麗，上掩詩騷。局分八韻，燭限三條。銀袍鶴立，繭紙龍雕。南宮漏盡，風月難描。承平雅頌，如聽簫韶。

駢儷

新情古色，才美齊梁。物必有耦，妙合成章。一歌絳樹，韻疊聲雙。蘭苕翡翠，菌苞鸞鴛。花花自對，翼翼相當。屬辭比事，摘豔薰香。

散行

羅羅清疎，莽莽古直。時止時行，不拘繩尺。長短皆宜，備此規格。豈必止齊，妃青儷白。好色一篇，原本國策。後有作者，秋聲赤壁。

比附

太師教詩，其三曰比。東筦有言，側附者理。子貢方人，老彭竊似。松受葛纏，玉憐葭倚。莫刺如塗，起義在彼。象其物宜，圖窮見匕。

諷諭

微辭宋玉，隱語淳于。甘泉羽獵，上林子虛。主文風刺，匪直匪愚。聽者神聳，言者罪無。轉圜從諫，治邁唐虞。方柄圓鑿，其能入乎。

感興

鶯飛草長，物候驚新。登樓王粲，翻悔依人。懷歸故國，出劍風塵。鮑昭不作，誰畫燕城。江關蕭瑟，庾信傷神。小園枯樹，哀江南春。

研鍊

京都鉅麗，一紀十年。筆札楮墨，藩溷著焉。海潮盧作，星再周天。結響不滯，捶字乃堅。爲繞指柔，妙極自然。丹成劍躍，爐火無煙。

雅贍

秀色可餐，骨象非俗。言出薦紳，文成朱綠。樞轄在茲，屏除繁縟。卓爾不羣，渾金璞玉。三歎遺音，奏之終曲。辭黜其浮，理取其足。

瀏亮

朗如行玉，清若流泉。疑義霧解，藻思芊緜。聰明冰雪，呈露坤乾。微辭奧旨，無弗棄捐。體物一語，士衡薪傳。光明白地，濯錦秦川。

宏 富

麗辭雅義，錯采鏤金。閨閣迷夢，經籍醉心。選言有路，寶若球琳。齋宮肅肅，武庫森森。能讀千首，博古通今。董醇賈茂，著作之林。

麗 則

若有人兮，勁裝古服。文士之心，詩人之目。絕世彼姝，貯宜金屋。富貴天姿，自然清淑。妖歌曼舞，終嫌不肅。繁華損枝。貽諂霧縠。

短 峭

節短韻長，貴在逋峭。絲戛么絃，竹吹孤調。餘味曲包，片言居要。寥寥數行，天空獨嘯。冗長無識，冲虛入妙。着語不多，頌首清廟。

纖 密

橫空盤硬，氣鬱不舒。未若短製，形容擬諸。儉意周匝，膚詞掃除。小可喻大，百無一疎。曩篇風月，豔體庾徐。碎金屑玉，就範何如。

飛 動

短韻結言，倒瀉詞源。靈氣往來，雲煙吐吞。負聲有力，霜鶴高騫。之而鱗甲，變化松根。風雨忽至，將朝禹門。心香一瓣，靈光獨存。

古 奧

鈎章棘句，刊落聲華。未諧吟口，頗覺聱牙。磊磊落落，整整斜斜。蛟龍得雨，倔強盤拏。別成一體，盤詰無加。是爲老境，卓然大家。

魏謙升，字雨人，號滋伯，仁和廩貢，官仙居縣訓導，有書三味齋稿，未見。此賦品一卷係錄自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者。今惟南京圖書館有是書鈔本云。郭紹虞識。

詞 品 并序

郭 麐

余少耽倚聲，爲之未暇工也。中年憂患交迫，廓落尠歡，間復以此陶寫，入之稍深，遂習玩百家，博涉衆趣，雖曰小道，居然非羸鄙可了。因弄墨餘閒，仿表聖詩品，爲之標舉風華，發明逸態，以其塗較隘，止得表聖之半，用以軒翥六義之後，奮蜚四聲之餘，亦猶賢乎博奕。

幽 秀

千巖巉巉，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疎花，娟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高 超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泠泠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踪。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藪澤，翩哉蜚鴻。

雄 放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鶻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雷一作「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委 曲

芙蓉初一作「作」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言，玉齒將祭。徐拂寶瑟，一唱三嘆。非無寸心，繾綣自獻。若往若還，豈曰能見。

清 脆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神 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媿。其秀在骨，非鉛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

感 慨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陌，金人歲年。鉛水迸淚，鷓鴣裂弦。如有萬古，入其肺肝。夫子何嘆，唯唯不然。

奇 麗

鮫人織綃，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梭。明月欲墮，羣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爲明珠。織女下眎，雲霞交鋪。如將卷舒，貢之太虛。

含 蓄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衆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管，快作數弄。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逋 峭

清霜警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欲窮，乃見圖畫。愜心動目，喜極而怕。跌宕容與，以觀其罅。翩然將飛，倘復可跨。

穠 豔

雜組一作紅成錦，萬花爲春。五醞酒醞，九華帳新。異彩初結，名香始薰。莊嚴七寶，其中天人。飲芳食菲，摘星挾雲。偶然咳唾，明珠如塵。

名 雋

名士揮塵，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夜歇，松風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檠檠。萬籟俱寂，惟鳴幽湍。千漱百嘖，奉君一丸。

續詞品

輕逸

悠悠長林，濛濛暉。天風徐來，一葉獨飛。望之彌遠，識之自微。疑寢入夢，如花墮衣。幽絃再終，白雲愈稀。千里飄忽，鶴翅不肥。

綿邈

秋水樓臺，澹不可畫。時逢幽人，載歌其下。明星未稀，美此良夜。愉恍從之，夢與煙借。荷香沈浮，若出雲罅。油油太虛，一碧俱化。

獨造

萬山噴噴，迴風盪寒。決眚千仞，飲雲聞湍。龍之不馴，虹之無端。畸士羽衣，露言雷喧。洞庭隱鱗，蒼梧逸猿。元氣紛變，創斯靈適詩話作「此」奇觀。

淒緊

楊夔生

一三八

詩品集解

送君長往，懷君思深。白日欲墮，池臺氣陰。百年寸暉，徘徊短吟。松篁幽語，獨客泛琴。聆彼七絃，瀟湘雨音。落花辭枝，淒入燕心。

微婉

之子曉行，細路香送。時聞春聲，百鳥含哢。林花初開，蠶須欲動。美人何許，短琴潛弄。明明無言，泠泠如諷。卷簾綠陰，微雨思夢。

閒雅

疎雨未歇，輕寒獨知。茶煙畫燼適詩作「化」青，鬻燼適詩作「瘦」藤一枝。秋老茆屋，檐蟲挂絲雲適詩話「蟲挂」作「掛蛛」。葉丹苔碧，酒眠悟詩。飲真抱和，仙人與期。其曰偶然，薄言可思。

高寒

俯視苔石，行歌長松。千葉萬吹，凜然噓冬。返風乘虛，餐煙太蒙。矯矯獨往，落落希蹤。夜開元關，盪聞天鐘。光滿眉宇，與斗相逢。

澄澹

空波鄰〔雲適詩話作「凌」天一作高，鳴一作天簫扣舷。鷺鷥〔雲適詩話作「鷺」立雨，浪花一肩。采采白蘋，江南曉煙。覓鏡照春，逢潭寫蓮。漁舟還往〔雲適詩話作「往還」，相忘歲年。佳語無心，得之自然。〕

疎 俊

卓卓野鶴，超超出羣。田家敗籬，幽蘭逾蔥芬。意必求遠，酒不在醇。玉山上行，疎花角巾。短笛快弄，長嘯入雲。軒軒霞舉，須眉勝人。

孤 瘦

悵焉獨邁，繆予隱憂。悟出繫表，天地可求。亭亭危峯，倒影碧流。空山互寒，老梅古愁。味之無腴，揖之寡儔。遙指木末，一僧一樓。

精 鍊

如莫邪劍，如百鍊鋼。金石在中，匪曰永藏。鉢心搯胃，韜神斂光。水爲沈流，星無散芒。離離九疑，鬱然深蒼。萬葉一取，驅馳〔雲適詩話作「蹇驢」錦囊。〕

靈 活

天孫弄梭，腕無暫停。麻姑擲米，走珠跳星。荷露入握，菊香到瓶。如泉過山，如屋建瓴。虛籟集響，流影幻形。四無人語，佛閣一鈴。

祥伯別號頻伽，諸生有靈芬館詞。伯夔原名承憲，字浣鄉，官蘇州（案：當作荊州）知府，有過雲精

舍詞、真松閣詞。孫麟趾作七家詞選，郭氏爲一家；汪世泰刻七家詞鈔，錄楊氏爲一家。郭氏有詞話二卷，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極稱其持論之精。惟二家爲乾嘉時人，不免疏於律耳。此則風氣使然，不必過爲之責已。昔袁枚仿司空圖詩品法作續詩品三十二首，郭氏繼之作詞品十二首，楊氏又繼之作續詞品十二首。其津逮後人與劉彥和文心雕龍等。雖曰祇標妙境，未寫苦心，此表聖所不足於隨園者，而不一顧耶？蓋孰爲上品，孰爲下品，必謂成材者而言，斷不能引泛駕之駒束縛之馳驟之，挾而副六龍之選也。今年夏輯詞六十種成，以二家所作附於卷末，以代例言。此亦陳耀文花草粹編首錄沈義父樂府指迷、舒夢蘭白香詞譜附錄楊守齋作詞五要之例焉。乙丑五月江山劉毓盤并識。

文章有創體，卽爲絕唱，斷不容後人學步者。司空表聖詩品，騷壇久奉爲金科玉律；國朝袁子才乃有續品之作，其語言工妙，興象深微，吾不知媲美前修否也。近日吳江郭祥伯金匱楊伯夔又仿之，合撰爲詞品。夫詞之於詩，不過體製稍殊，宗旨亦復何異，而門徑之廣，家數之多，長短句實不及五七言，若其用則以合樂，不得專論文字，引刻幽眇，頗難以言語形容，是固不必品，且亦不能品也。今試以二君所作示人，不預告之曰詞品，安知其不可以品詩哉？況又拘牽爲二十四則，此如杜老秋興偶得八詠，而和者必如數以取盈，不敢有所增減，膠柱鼓瑟，可笑孰甚！至所分名目，更多

雷同。『微婉』詎別於『委曲』，『閒雅』無異於『幽秀』，『孤瘦』、『逋峭』所差幾何，『穠豔』、『奇麗』亦復相近。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韻、感慨、奇麗、含蓄、逋峭、穠豔、名篇十二則，祥伯撰。輕逸、綿逸、獨造、凄緊、微婉、閒雅、高寒、澄澹、疎俊、孤瘦、精鍊、靈活十二則，伯夔撰。與表聖立名小異，蓋高古、疎野、實境，超詣等稱，與詞不相似也。而源流正變，都無發明，亦何貴此疊牀架屋爲也。雖其中若『芙蓉作花』，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委曲『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神韻『送君長往，懷君思深，白日欲墮，池臺氣陰。』凄緊『幽絃再終，白雲愈稀，千里飄忽，鶴翅不肥。』輕逸吐屬非不雅雋，然不切則爲陳言矣。吳子律乃以爲奄有衆妙，何也？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

續
詩
品
注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案：語出《文賦序》，陸士龍當作陸士衡）

崇 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隨園詩話（以下簡稱詩話）卷三〕 千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教夔典樂，曰『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音之貴均調也。知是四者於詩之道盡之矣。

〔又隨園詩話補遺（以下簡稱補遺）卷四〕 浦柳愚山長云：『詩生於心，而成於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支右梧，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吳西林處士云：『詩以意爲主人，以詞爲奴婢。若意少詞多，便是主弱奴強，呼喚不動矣。』二說皆妙。

〔小倉山房詩集（以下簡稱詩集）卷二十三歲作詩者〕倚馬休夸速藻佳，相如終竟壓鄒枚。物須見少方爲貴，詩到能遲轉是才。清角聲高非易奏，優曇花好不輕開。須知極樂神仙境，修煉多從苦處來。

精 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詩話卷四〕蕭子顯自稱：「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此卽陸放翁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爲之逐去猫犬嬰兒都寄別家；此卽少陵所謂「話不驚人死不休」也。二者不可偏廢。蓋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

〔又卷四〕詩少作則思澁，多作則手滑；醫澁須多看古人之詩，醫滑須用剝進幾層之法。

〔又卷七〕陸鈺曰：「凡人作詩，一題到手，必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老生常談，不召自來；若作家必如謝絕泛交，盡行磨去。然心精獨運，自出新裁，及其成後又必渾成精當，無斧鑿痕，方稱合作。」余見史稱孟浩然苦吟，眉毫脫盡；王維構思，走入醋甕，可謂難矣。今讀其詩，從容和雅，

如天衣之無縫，深入淺出，方臻此境。唐人有句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

〔又卷七〕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糜惟芑，美穀也，而必加舂揄揚簸之功；赤蘘之銅，良金也，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

〔又十四〕作詩能速不能遲，亦是才人一病。……余因有句云：「事從知悔方徵學，詩到能遲轉是才。」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詩話卷五〕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襪綫，句句加註，是將詩

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吟癡，悞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又卷六〕用巧無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學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

〔又卷八〕文尊韓，詩尊杜，猶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東海也。然使空抱東海泰山，而此外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勝，則亦泰山上之一樵夫、海船上之一舵工而已矣。學者當以博覽爲工。

相 題

古人詩易，門戶獨開；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經經小哉！宜善相之，多師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詩話卷一〕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祐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皆卽情卽景，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卽如一客之

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日所詠，明日亦可詠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

〔又卷四〕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

〔又卷四〕 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時文八股矣，宦成後，慕詩名而強爲之，又慕大家之名而狹取之。於是所讀者，在宋非蘇卽黃，在唐非韓則杜，此外付之不觀。亦知此四家者豈淺學之人所能襲取哉？於是專得皮毛，自誇高格，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作詩之要也。

〔又卷八〕 嚴滄浪借禪喻詩，所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有神韻可味，無迹象可尋，此說甚是。然不過詩中一格耳。阮亭奉爲至論，馮鈍吟笑爲謬談：皆非知詩者。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如作近體短章，不是半吞半吐，超超元箸，斷不能得絃外之音、甘餘之味。滄浪之言，如何可詆？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卽以禪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雖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爲多也；又何能一羊一象，顯渡河、挂角之小神通哉？總在相題行事，能放能收，方稱作手。

〔小會山房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卷十七再與沈大宗伯書〕 詩文奇平豔樸，皆可採取，亦不必盡莊語也。

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鄧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

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竅，擇其善鳴者，而實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衆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卽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鍾，鬪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

選材

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豔，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詩話卷六〕「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語。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明窗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

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誇其富，非所宜設而設之，置械窳于大門，設尊疊于臥寢，徒招人笑。

〔又卷六〕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臯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叙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斬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鷄猪魚肉，華佗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

〔又卷七〕用典一也。有宜近體者，有宜古體者，有近古體俱宜者，有近古體俱不宜者。用典如水中著鹽，但知鹽味，不見鹽質，用僻典如請生客入座，必須問名探姓，令人生厭。宋喬子曠好用僻書，人稱『孤穴詩人』，當以爲戒。

用 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岳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吾所用。

〔詩話卷三〕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斂方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諸葛躬耕草廬，忽然統

師六出，蕪王中興首將，竟能跨驢西湖。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詩亦一貫。書家北海如象，不及右軍如龍，亦此意耳。余嘗規蔣心餘云：『子氣壓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

〔又卷四〕蕭子顯自稱：『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此即陸放翁所謂『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薛道衡登吟榻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爲之逐去猫犬，嬰兒都寄別家：此即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二者不可偏廢：蓋詩有從天籟來者，有從人巧得者，不可執一以求。

〔又卷十四〕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徵典者病亦相同。卽如悼亡詩必纏綿婉轉，方稱合作。東坡之哭朝雲，味同嚼蠟，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阮亭之悼亡妻，浮言滿紙，詞太文而意轉隱故也。

〔又卷十五〕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趙雲松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又補遺卷九〕王符潛夫論曰：『脂蠟所以明燈，太多則晦；書史所以供筆，用滯則煩。』近今崇尚考據，吟詩犯此病者尤多。趙雲松觀察嘲之云：『莫道工師善聚材，也須結構費心裁。如何絕豔芙蓉粉，亂抹無鹽臉上來。』

理 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詩話卷十四〕 人必先有芬芳排側之懷，而後有沈鬱頓挫之作。

〔又補遺卷一〕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

〔又補遺卷九〕 京江左蘭城常云：『凡作詩文者，寧可如野馬，不可如疲驢。……』有味乎其言。

布 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操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詩話卷四〕 詩爲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

〔又卷五〕詩人家數甚多，不可徑徑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界，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全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排側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題行事。

擇韻

譬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韻自繫，疊韻無味。鬪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詩話卷一〕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爲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尙有用定後不憚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爲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又卷六〕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葩』卽『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鬪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

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然亦止于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于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僨乎！

〔又卷十三〕唐相陸展云：『士不飲酒，已成半士。』余謂：詩題潔，用韻響，便是半個詩人。

〔又補遺卷七〕文以情生，未有無情而有文者；韻因詩押，未有無詩而先有韻者。余雅不喜人以一題排挨上下平作三十首，敷衍湊拍，滿紙浮詞，古名家斷無此種。

尙 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禪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詩話卷三〕諺云：『死碁腹中有仙着』，此言最有理。余平生得此益不一而足，要之能從人而不狗人，方妙。樂取于人以爲善，聖人也；無稽之言勿聽，亦聖人也。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爲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其識之謂歟？

〔又卷五〕宋史：『嘉祐間，朝廷頒陣圖以賜邊將。王德用諫曰：「兵機無常而陣圖一定，若泥

古法以用今兵，慮有僨事者。」技術傳「錢乙善醫，不守古方，時時度越之，而卒與法會。」此二條皆可悟作詩文之道。

〔又補遺卷六〕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鵠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文集卷十七答蘭垞第二書〕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千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者有識，則不狗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杜稱多師爲師，書稱主善爲師。自唐虞以來，百千家，皆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也。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何潔！非熏何香！西施蓬髮，終竟不滅。若非華羽，曷別鳳皇！

〔詩話卷五〕

宋曾致堯謂李虛己曰：『子詩雖工，而音韻猶啞。』愛日齋詩話曰：『歐公詩，如閨

中嬌婦，終身不見華飾。」味此二語，當知音韻、風華，固不可少。

〔又卷七〕人莫不有五官百體，而何以男誇宋朝女稱西施？昌黎答劉正夫云：「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皇甫持正亦云：「虎豹之文必炳，珠玉之光必燿。」故知色采貴華也；聖如堯舜，有山龍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瓊樓玉宇之號。彼擊瓦缶，披短褐者，終非名家。

〔又補遺卷一〕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兩句相應。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

〔又補遺卷六〕劉知幾云：「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不能屯貨。」余以爲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于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後矣。

結 響

金先于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詩話卷五〕 某太史自誇其詩，不巧而拙，不華而樸，不脆而澁。余笑謂曰：『先生聞樂，喜金絲乎？喜瓦缶乎？入市，買錦繡乎？買麻枲乎？』太史不能答。

〔又卷六〕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葩』卽『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鬪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然亦止於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於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僨乎！

〔又卷七〕 余嘗教人：古風，須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絃，音節亦多未協。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

〔又卷九〕 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非人間凡響，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在唐則青蓮一人，而溫飛卿繼之；宋有楊誠齋，元有薩天錫，明有高青邱，本朝繼之者，其惟黃莘田乎？

〔又卷十二〕 魚門太史云：『古文有可讀者，有可觀者。』余謂詩亦然：有可讀者，有可觀者；可觀易，可讀難。

〔又補遺卷一〕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不可不講。

取 徑

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闐闐，紛紛人行。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徑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詩話卷四〕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巧卽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洵知言哉！

知 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持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脈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著墨紙上！

〔詩話卷三〕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

〔又卷七〕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

葆 真

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

〔詩話卷一〕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綵爲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後可與論詩。

〔又卷三〕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嘗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于詩之傳，并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詩！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悞矣！

〔又卷三〕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髻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僵儻而裝鬚髯，便令人生憎。』顧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

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

〔又卷五〕 人悅西施，不悅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學唐，是西施之影也。

〔又卷八〕 王崑繩曰：『詩有真者，有僞者，有不及僞者。真者尙矣，僞者不如真者；就優孟學孫叔敖，終竟孫叔敖之衣冠尙存也。使不學孫叔敖之衣冠，而自著其衣冠，則不過藍縷之優孟而已。譬人不得看真山水，則畫中山水，亦足自娛。今人詆訶七子，而言之無物，庸鄙粗啞，所謂不及僞者是矣。』

〔文集卷二十八趙雲松甌北集序〕 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閒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性情，故不爲也。』

〔又卷三十答載園論詩書〕 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後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

安 雅

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

史。沈夸徵栗，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詩話卷七〕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否則敷衍成文矣。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俚鄙率意矣。

〔又卷七〕余嘗鑄香鑪，合金銀銅三品而火化焉。鑪成後金與銀化，銀與銅化，兩物可合爲一，惟金與銅則各自凝結，如君子小人不相入也。因之，有悟於詩文之理。八家之文，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和銅錫，所以品貴。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字面欠雅馴，遂爲耳食者所擯，并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余哭鄂文端公云：『魂依大禘歸天廟』，程夢湘爭云：『禘字入禮不入詩』。余雖一時不能易，而心頗折服。夫六經之字，尙且不可攙入詩中，況他書乎！劉禹錫不敢題糕字，此劉之所以爲唐詩也。東坡笑劉不題糕字爲不豪，此蘇之所以爲宋詩也。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則不知三百篇中渾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此作爲唐詩者之所以陷入平庸也。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卽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水，斯名應龍。

〔詩話卷四〕查心穀先生有蓮塘詩話，載初白老人教作詩法云：『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句，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妙不在淺。』其言頗與吾意相合，特錄之。

〔又卷七〕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最妙。然須知作此詩而竟不是此詩，則尤非詩人矣。其妙處總在旁見側出，吸取題神，不是此詩，恰是此詩。

〔又卷十三〕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於空，譬如一室內人之所遊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窒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范景文對床錄云：『李義山人日詩，填砌太多，嚼蠟無味，若其他懷古諸作，排空融化，自出精神。』一可以爲戒，一可以爲法。

固 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詩話卷四〕詩雖貴淡雅，亦不可有鄉野氣。何也？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有官職，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

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

〔又卷四〕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蛟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

〔又卷七〕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選理』者，不獨杜少陵也。韓柳兩家文字，其濃厚處俱從此出。宋人以八代爲衰，遂一筆抹煞，而詩文從此平弱矣。漢陽戴思任題文選樓云：『七步以來誰抗手，六經而外此傳書。』

辨微

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樸非拙，是健非癯。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淄澠，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頽唐，才人膽大。

〔詩話卷一〕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爲此癯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

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頽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又卷二〕爲人不可不辨者，柔之與弱也，剛之與暴也，儉之與嗇也，厚之與昏也，明之與刻也，自重之與自大也，自謙之與自賤也，似是而非。作詩不可不辨者，淡之與枯也，新之與纖也，樸之與拙也，健之與粗也，華之與浮也，清之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亦似是而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又卷十四〕詩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則精神衰，往往多頽唐浮泛之詞。香山放翁尙且不免，而況後人乎？故余有句云：『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

〔詩集卷二十五人老莫作詩〕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往往精神衰，重複繁詞多。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于吾曹，行行當自勉。其奈心感觸，不覺口咄啞。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矯之，言情不言景；景是衆人同，情乃一人領。

〔文集卷十七答蘭垞第二書〕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嘗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萬怪百靈，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烏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

澄 滓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掃。糟去酒清，肉去泊饋。寧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詩話卷四〕 詩少作則思澀，多作則手滑。醫澀須多看古人之詩，醫滑須用剝進幾層之法。

〔又卷七〕 高青邱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愿也。

〔又卷十二〕 孫興公說高輔佐如白地光明錦，裁爲負版袴，雖邊幅頗闊，而全乏剪裁。宋詩話云：「郭功甫如二十四味大排筵席，非不華侈，而求其適口者少矣。」一以衣喻文，一以食喻詩，作者俱當錄之座右。

〔又卷十三〕 余嘗謂魚門云：「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少；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者，爲其胸中書太多。」昌黎云：「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亦卽此意。東坡云：「孟襄陽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愚山駁之云：「東坡詩非不佳，可惜作料多。詩如人之眸子，一道靈光，此中着不得金屑。作料豈可在詩中求乎？」予頗是其言。或問詩不貴典，何以少陵有讀破萬卷之說？不知破字與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讀書作文之法。蓋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圇用其糟粕也。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

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

〔又補遺卷一〕 凡菱筍魚蝦，從水中采得，過半個時辰，則色味俱變；其爲菱筍魚蝦之形質，依然尚在，而其天則已失矣。諺云：「死蛟龍，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詩文之旨。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又補遺卷二〕 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選入詩話。余覽之，倦而思臥。因告之曰：「詩甚清老，頗有工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某公之詩，不脫一木字。謂之近仁則可，謂之近詩則不可。」或曰：「其題皆莊語故耳。」余曰：「不然。筆性靈則寫忠孝節義俱有生氣；筆性笨雖咏閨房兒女亦少風情。」

〔又補遺卷十〕 左思之才高於潘岳，謝朓之才爽於靈運。何也？以其超雋能新故也。齊高祖云：「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宜李青蓮之一生低首也。

齋 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清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

〔詩話卷九〕王西莊光祿爲人作序云：「所謂詩人者，非必其能吟詩也；果能胸境超脫，相對溫雅，雖一字不識，真詩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對塵俗，雖終日咬文嚼字，連篇累牘，乃非詩人矣。」余愛其言深有得於詩之先者，故錄之。

〔又卷十二〕尹文端公曰：「言者心之聲也，古今來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三百篇大半賢人君子之作。溯自西漢蘇李五言，下至魏晉六朝唐宋元明，所謂大家名家者不一而足，何一非有胸有性情之君子哉！卽其人稍涉詭激，亦不過不矜細行，自損名位而已。從未有陰賊險狠，妨民病國之人。至若唐之蘇渙作賊，劉叉攫金，羅虬殺妓，須知此種無賴，詩本不佳，不過附他人以傳耳。聖人教人學詩，其效可觀矣。」余笑問曹操何如？公曰：「使操生治世，原是能臣，觀其祭喬太尉，贖文姬，頗有性情，宜其詩之佳也。」

矜 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鍾！寸鐵殺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于濃。若徒舉膠，非浮邱翁。

〔詩話卷五〕

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詩宜澹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澹，譬如大貴人功

成宦就，散髮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執袴遽爲此態，便當笞責。富家雕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籐床非村夫貧相。

〔又卷五〕老年之詩多簡練者，皆由博返約之功，如陳年之酒，風霜之木，藥滓之匕首，非枯槁簡寂之謂。然必須力學苦思，衰年不倦，如南齊之沈麟士年過八旬，手寫三千紙，然後可以壓倒少年。

〔又卷十四〕某畫折蘭小照，求題七古。余曉之曰：「蘭爲幽靜之花，七古乃沉雄之作。考鐘鼓以享幽人，與題不稱。若必以多爲貴，則須知米豆千觔，不若明珠一粒也；刀槍雜弄，不如老僧之寸鐵殺人也；世充萬言，何如阮咸三語！成王冠，周公使祝雍作祝詞，曰：「達而勿多也。」此貴少之證也。若夫謝艾雖繁不可刪，王濟雖少不能益，則各極其妙，亦在相題行事耳。唐人句云：「藥靈丸不大，棋妙子無多。」或問：「如先生言，簡固佳乎？」余曰：「是又不可以有意爲也。宋子京修唐書有意爲簡，遂硬割字句，幾于文理不通。顧寧人摘出數條，余摘百十餘條，載隨筆中。」

藏拙

書羸宵縮，天不兩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審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詩話卷五〕杭州布衣吳穎芳、字西林，博學多聞，嘗自序其詩曰：「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貯，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瀉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械，雖同一運用，而勞逸之態各殊。古人勝于近代，可準是以觀。」予嘗試武童，見有開弓至十石而色變手戰者，曉之曰：「汝務十石之名，而醜態盡露，何若用五石六石之從容大方乎！」頗與吳言相合。

〔又卷五〕用事如用兵，愈多愈難。以漢高之雄略，而韓信只許其能用十萬，可見部勒驅使，談何容易。有梁溪少年作懷古詩，動輒二百韻。予笑曰：「子獨不見唐人咏蜀葵詩乎？」其人請誦之，曰：「能共牡丹爭幾許，被人嫌處只緣多。」

〔又卷五〕「傳」字「人」旁加「專」，言人專則必傳也。堯舜之臣只一事，孔子之門分四科，亦專之謂也。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宋以後，學者好誇多而闕靡。善乎方望溪云：「古人竭畢生之力，只窮一經；後人貪而兼爲之，是以循其流而不能溯其源也。」

〔又卷五〕鄭夾漈夸杜征南之註左傳、顏師古之註漢書，妙在不強不知以爲知。杜不長於鳥獸蟲魚，顏不長於天文地理，故俱缺之，不假他人以訾議也。余謂作詩亦然。青蓮少排律，少陵少絕句，昌黎少近體，善藏其短而長乃愈見。

〔又卷十四〕余常勸作詩者莫輕作七古，何也？恐力小而任重，如秦武王舉鼎，有絕脛之患故也。七古中長短句尤不可輕作，何也？古樂府音節無定，而恰有定，恐康昆侖彈琴，三分琵琶，七

分箏絃，全無琴韻故也。

〔又補遺卷八〕詩有通首平正，無可指摘，而絕不招人愛。晉人稱王安北相對不厭，去後人亦不思是也。唐霍王元軌有賢名。或問人：「霍王何長？」其人曰「無長」。問者愕然。乃答曰：「人必有所短也，而後見所長。霍王無其短，又何所見其長？」二事皆可參悟。

神 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詩話卷三〕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闢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又卷四〕白雲禪師作偈曰：「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雪竇禪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二偈雖禪語，頗合作詩之旨。

〔又補遺卷六〕法時帆學士造詩龜，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曰：「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余讀之，以爲深得詩家上乘之旨。

〔又補遺卷九〕揚州方立堂孝廉之父親樓居士有言詩一首云：「情至不能已，氤氳化作詩。屈原初放日，蔡女未歸時。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難索解，解者即吾師。」數言恰有神悟。

〔文集卷二十八趙雲松甌北集序〕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以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弈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于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鬪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于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驚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鬪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

〔又卷二十八何南園詩序〕詩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

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臯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後天有詩，于是以門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哉？

卽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詩話卷三〕黃黎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又補遺卷六〕法時帆學士讀雅存詩奉東云：「盜賊掠人財，尙且有刑辟。何況爲通儒，靦顏攘載籍。兩大景常新，四時境屢易。膠柱與刻舟，一生勤無益。」此笑人知人籟而不知天籟者。先生於詩教，功真大矣。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詩話卷一〕

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無怪其夜郎自大也。

〔又卷二〕

改詩難於作詩。何也？作詩與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與會已過，大局已定。有

一二字於心不安，千力萬氣，求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於無意中得之者。劉彥和所謂『富於萬篇，窘於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人有失鍼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目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卽眸而得之之謂也。

〔又卷三〕

唐子西云：『詩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反復改正之；

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天機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又卷三〕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初搗黃庭，剛到恰好

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

〔又卷五〕 作古體詩極遲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近體詩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蓋古體地位寬餘，可使才氣卷軸，而近體之妙，須不着一字，自得風流。天籟不來，人力亦無如何！今人動輒近體而重古風，蓋於此道未得甘苦者也。葉庶子書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知言哉！

〔又卷七〕 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詞害意。若認以爲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而何以僅存若干？且可精選者，亦不過十之五六。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糜惟芑，美穀也，而必加舂揄揚簸之功；赤堇之銅，良金也，而必加千辟萬灌之鑄。

〔詩集卷十五改詩〕 改詩難於作，辛苦無定程。萬謀箸不下，九轉丹難成。遊覺後歷妙，陳悔前茅輕。抽絲緒益引，汲井泉彌清。粧嚴絕色顯，葉割孤花明。如探海嶽勝，人到仙不行；如奏鈞天律，鳥啞鳳始鳴。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役使萬書籍，不汨方寸靈。耻據一隅霸，好與全軍爭。吹角不笑徵，塗紅兼剝青。相物付所宜，千燈光晶熒。寧亢不願墜，寧險毋甘平。動必拔龍角，靜可察蝓蠅。選調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驚。豈敢追前輩，亦非畏後生。常念古英雄，慷慨爭功名。我噤不得用，借此鳴旬鏗。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凡彼小伎藝，傳者皆其精。奚可聖人教，飽食忘經營。止怒莫如詩，管字語，歌之可怡情。多文以爲富，擁之勝百城。既省絲竹費，兼招風月聽。上鳴國家盛，下使羣賢廣。縱死見玉皇，猶能獻韶英。

〔又卷三十三遺興之一〕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

著 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詩話卷二〕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爲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

〔又卷六〕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能獨成一家也。

〔又卷六〕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

〔又卷七〕爲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則自恃俱用之病多。孔子所以無固無我也。作詩不可以無我，無我則剿襲敷衍之弊大，韓昌黎所以惟古于詞必已出也。北魏祖瑩云：「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

〔又卷十〕人閒居時不可一刻無古人，落筆時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

〔詩集卷二十五題宋人詩話〕 元聖雖不作，何王不袞裳。終日嗜菖蒲，未必皆文王。孔子所以聖，豈不在撒薑。我讀宋詩話，嘔吐盈中腸。附會韓與杜，瑣屑爲誇張。有如倚權門，凌轢衆老蒼；又如據太華，不復遊瀟湘。丈夫貴獨立，各以精神強。于古無臧否，于心有主張。肯如轅下駒，低頭傍門墻？

〔又卷二十六自題〕 不矜風格守唐風，不和人詩鬪韻工。隨意閒吟沒家數，被人強派樂天翁。

〔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詩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卽詩也。

戒 偏

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章，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闕。江海雖大，豈無瀟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

〔詩話卷一〕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爲七子，再傳而爲鍾譚，爲公安，又再傳而爲虞山。率皆攻排詆訶，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又卷一〕以昌黎之崛起，宜鄙俳優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鶴。」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郭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蚿螻之多也。

〔又卷四〕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

〔又卷五〕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做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

〔又卷六〕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亦猶道爲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統自居，謂宋以前直至孟子，此外無一人知道者，吾誰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謂唐以後無詩，卽宋儒習氣語。倘有好事者學其附會，則宋元

明三朝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乎？節外生枝，頃刻一波又起。莊子曰：「辨生于末學」，此之謂也。

〔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宋唐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理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搯擊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卽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佳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

〔又卷十七答施蘭垞論詩書〕

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

續詩品注 戒偏

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與房，檐檐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窪居窟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爲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

割 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淵，一取萬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思中，出人頭地。

〔詩話卷一〕 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

〔又卷三〕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之可愛，方妙。若村婦絮談，武夫作鬧，無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嚶嚶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語者，實出才薄。

〔又卷十〕或問「劉勰言「陸機亦有鋒穎，而腴詞勿剪，終累文骨。」近日才人如寶意魚門，時蹈此病。」余曉之曰：「韋端己云：『屈宋亦有蕪詞，應劉豈無累句？』但須精選斯文者，食馬留肝，烹魚去乙可耳。此極玄集之所以作也。」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于我！低棋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傍人，是耶非耶？

〔詩話卷二〕少陵云：「多師是我師。」非止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隨園擔糞者，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門，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憐香雪梅千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又卷四〕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

〔又卷九〕劉霞裳與余論詩曰：「天分高之人其心必虛，肯受人譏彈。」余謂非獨詩也。鐘鼓虛故受考，笙箏虛故成音。試看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勤求啓誨，此老是何等天分！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謙也，天分高故心虛也。

〔又卷十二〕詩改一字，界判人天。非個中人不解。齊己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幾枝開。」鄭谷曰：「改「幾」字爲「一」字，方是早梅。」齊乃下拜。某作御溝詩曰：「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以示皎然，皎然曰：「波字不佳」，某怒而去。皎然暗書一「中」字在手心待之，須臾其人狂奔而來，曰「已改「波」字爲「中」字矣」。皎然出手心示之，相與大笑。

〔文集卷十一龔旭開詩序〕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斬拳膠目，兀兀自賢，而能學詩者也。

拔萃

同鏘玉珮，獨姣宋朝。同歌茗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遜瓊瑤。折楊皇考，敢望鈞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

〔詩話卷九〕胡稚威云：「詩有來得去得存得之分。來得者，下筆便有也；去得者，平正穩妥也；存得者，新鮮出色也。」

〔又卷十二〕沈存中云：「詩徒平正，若不出色，譬如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端整，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言是也。然求佳句，詩便難作。戴殿撰有祺句云：「但得閒身何必隱，不耽佳句易成詩。」

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詩話卷六〕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問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又卷八〕漫齋語錄曰：「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余愛其言，每作一詩，往往改至三五日，或過時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朱子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

『黃山谷詩，費許多氣力，爲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有汪孝廉以詩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詩須傳五百年後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難傳，何由傳到五百年耶？』

〔又補遺卷二〕凡藥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參、枸杞是也。凡詩之稱絕調者，其詞必不拗；國風、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爲貴；綾絹柔則絲細熟，金鐵柔則質精良。詩文之道，何獨不然？余有句云：『良藥味不苦，聖人言不腐。』

附錄

一 序跋論評

楊復吉跋

簡齋先生之詩，梨棗久登，傳布未廣。今讀三十二品，而小倉山房全集可概見矣。鴛鴦繡出，甘苦自知，直足補表聖所未及，續云乎哉。丙午夏五月鮑君以文舟中舉手鈔本見眎，亟假歸校錄，用識欣賞。震澤楊復吉識。

王飛鶚序

隨園先生詩話余嘗讀之，見先生說詩皆發前人所未發，而全集固未覩也。今年冬有詩品解之刻，友人張蓮峰先生以隨園詩集見示，且教以集中續詩品附於表聖詩品之後。竊思先生爲我朝才人，海內知名，其全集不下數十種，僅讀續詩品，似乎一毛見驥，片爪窺龍也。然第爲學詩起見，則必以說詩

爲入門第一法。先生說詩之旨，薛橫山謂一見於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今觀此作，化表聖之奧意深文爲軒豁呈露，直使學者有規矩可循，其所云「寥寥千年，此妙誰傳」者，自道語亦自負語也。昕夕捧讀，不忍釋手，且喜詩話之散見者今得心悉其全，抑友人嘉惠不少矣。因再督雕工，以答蓮峰勸勉之至意，並檢舊篋中黃左田楊召林兩前輩畫品書品附錄於後，與表聖詩品分爲上下二冊，顏之曰『四品彙鈔』，庶乎學詩之餘，因之作畫作書皆得把鼻云。時癸卯嘉平月廿二日華雨山房主人書於紫藤窗下。

葉廷琯評（鷗陂漁話）

小倉山房集中續詩品三十二首，序謂表聖祇標妙境，未寫苦心，故爲續之。其語誠多精到處，不知表聖不落言詮，獨取景象，以示詩中有如是種種品格，此其所以名詩品也。隨園所續，皆論用功作詩之法，但可謂之詩法，不當謂之詩品。且所作亦殊足自成一子，何必定襲表聖舊名耶？若其辨微一首有云：『老手頽唐，才人膽大。』則此老晚年之作，全自蹈之而不知矣。

二 演 補

補詞品并序

江順詒

昔隨園補詩品三十二首，謂前人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特爲續之。詒於詞品亦同此論，因仿其意得二十首。

崇 意

詩尙諷諭，詞貴含蓄。綺麗單辭，支離全局。七寶樓臺，炫人耳目。叩厥本源，毫無歸宿。其貌如花，其味如木。一覽無餘，奚容三復。

用 筆

無波不迴，無露不垂。得縮字訣，是謂之詞。弩張劍拔，雨驟風馳。雄而且健，竊恐非宜。用我五色，組彼千絲。但求羚羊，莫畫燕支。

布局

名園之樹，國手之棋。起復相應，疏密得宜。峰腰雲斷，水面風移。千巖萬壑，尺幅見之。求方必矩，剜圓必規。刻舟求劍，趁韻非詩。

歛氣

游絲初起，微風縈絆。輕煙裊空，浮雲激灑。吹之蘭芳，凝之露泫。雲龍盤旋，倏隱倏現。若決江河，如掣雷電。一往無前，神豈能鍊。

考譜

宮商莫辨，喉齒不分。競競上去，是韻非音。天籟人籟，長吟短吟。自在流出，杳不可尋。勿以箏琵琶而廢瑟琴。樂府之遺，窺古人心。

尙識

風雅之調，離騷之篇。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塗抹脂粉，綴拾釵鈿。深情往復，密意纏綿。誤爲綺語，已落言筌。刻劃微物，均無取焉。

押韻

千鈞之重，一髮繫之。萬人之衆，一將馭之。句有長短，韻無參差。一字未穩，全篇皆疵。曲之有板，師之有旗。位置自然，雖巧何爲。

言情

是桓子野，是王伯輿。不知所起，人孰能無。如飲篤耨，如醉醍醐。樓頭柳遠，海上琴初。綿綿有恨，渺渺維余。蠶絲難割，春水何如。

戒褻

郎居城北，妾在牆東。眉語通翠，心曲傳紅。是爲淫哇，見屏宗工。裝來翡翠，薰透芙蓉。秦七黃九，情之所鍾。泥犁未墮，亦可憐蟲。

辨微

是清非矯，是新非巧。是淡非枯，是空非佻。辨之幾希，得之窈渺。一息紛緼，一絲裊嫋。體判才華，句矜丰調。吹影鏤塵，是爲恰好。

取 徑

小舟沿溪，岸夾桃花。石梁飛渡，飯飽胡麻。別有天地，是耶非耶。峰之九曲，路之三叉。可以獨往，可以移家。津如許問，請泛仙槎。

振 采

珊瑚鏡檻，翡翠釵梁。中有仙人，霞佩雲裳。剝膚存液，刮垢磨光。千狐之腋，百和之香。明珠的皪，寶玉輝煌。餘霞成黛，寒星射芒。

結 響

觀廬山瀑，聽廣陵濤。可以駭俗，未足含毫。春之嬌鳥，秋之寒蛸。碎玉清脆，落葉刁騷。曲終笛裂，風過瓊敲。孤猿三峽，一鶴九臬。

善 改

機忌其滯，筆貴乎靈。已安一字，仍撚數莖。金樽滿滿，檀板輕輕。漫拋紅豆，淺畫銀屏。九轉丹成，而鍊金精。鸚鵡作賦，未免餽釘。

著 我

玉田公子，白石神仙。已有千古，豈無後賢。空谷之蘭，綠水之蓮。各占其候，各擅其妍。冰魂濯月，瘦影含烟。寒香冷翠，跛脚高眠。

聚 材

羣芳之英，釀而爲蜜。郵亭之椽，截而爲笛。白璧十雙，黃金萬鎰。儲之貴多，棄之不惜。一年皆驚，萬花無色。落實已秋，製錦成匹。

去 瑕

維鐵可點，維玷可磨。伐毛洗髓，玉律金科。淄澠必辨，銖兩無訛。體著其潔，法不嫌苛。千金不易，殊重吟哦。著一屠沽，奈賢人何。

行 空

芙蓉之城，忽爾凌虛。白雲橫腰，遠峰欲無。吹笙跨鶴，躡履飛鳧。不著跡象，豈有步趨。仙人五夜，金闕傳呼。騎白鳳凰，態何紆徐。

妙 悟

對鏡忘言，拈花微笑。色本是空，影無遺照。畫理自深，仙心獨抱。參之以禪，常觀其妙。忽然而通，必由深造。一轉秋波，十分春到。

宗小梧司馬云：續詞品二十則，化工之筆，讀之如游夏不能贊一辭。他日擬請善書者以靈飛經小楷書之，泐之貞珉，拓出以詒同好，亦詞壇佳話也。詞學集成原跋

江秋珊師撰補詞品，自謂仿袁隨園之補詩品，得二十首。宗小梧師激賞之，謂補詞品二十則爲化工之筆。是固皆言二十則也。珂得是稿乃僅十九，譚復堂師昔亦云然，深致慨惜。豈稿有脫簡，秋珊師未及覆按，遂謝賓客，而以十九則流布人間歟？原題標二十，今日十九，紀實也。乙丑中秋杭縣徐珂仲可謹識於上海寓廬之天蘇閣。朱景彝三家詞品

重印後記

這兩種詩品，雖有正續之分，但性質不同，內容各異。一則可以意會，而不易闡釋；一則淺顯明白，本不煩解說，所以我對兩種注解，也取不同的方法。一則選用古人舊說，取其會心不遠，比煩瑣的解釋反要明白一些；一則以袁注袁，即隨園詩話，也能使之突出精華。

司空圖的詩品爲什麼要重在標舉妙境呢？其實，在唐人詩格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淵源。昔人李杜並稱，杜詩切實，稱爲詩聖；李詩曠放，比以詩仙。于是王漁洋以王維配之，稱其詩多韻外之致，不卽不離，遂稱之爲詩佛。這樣一講，詩界的仙、聖、佛，也就同樣齊備了。

詩仙詩聖之說，本也只是比擬而已。比擬之辭，從來都不會十分愜當的。仙聖之說已稍牽強，而王漁洋再以摩詰配之，稱爲詩佛，是不是會更滋疑問了呢？不會的。昔人稱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這句話正說明了這個問題。詩是反映現實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如何反映才好處，這就可有種種不同的情況。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思想，以及不同的學歷經驗，都會造成各不相同的思維活動，表現出各不相同的風格。所以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本不偏于神韻一端，而漁洋僅以神韻論之，反覺偏而不全了。

因此，這裏邊存在着兩個不同的問題，一個是司空圖論詩的態度，一個是他作詩品的宗旨。這二者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但是更重要的還宜作更嚴密的分析。就他的論詩主旨而言，重在言外之致，要「近

而不浮，遠而不盡』，要『味在酸鹹之外』，其意確是上承摩詰，下啟漁洋，與神韻說最相近似。正以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所以詩人放浪于山水之間，自然會悟到詩畫相通的關係。

這條線索，從陶淵明啓其端，謝靈運多少受其影響。說得再早一些，則秦風·蒹葭一詩已稍露端倪。到唐代則王孟章柳繼陶謝之緒，一直維持下去，沒有衰歇。他們不必標榜什麼言志緣情，而志與情也在其中。假使你死扣着志與情去解說，則言語道斷，總覺講不清楚；假使拋開了志與情去理解，又覺違反現實，同樣說不過去。

所以詩佛可以不落言詮，不必有什麼論詩主張，而詩仙詩聖則都有其論詩意見。我們在陶謝王孟集中即使要找尋一言半語亦不可得！正因他認為不需要講述，也不可能講述。陶淵明就說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到皎然詩式才多少論到一些，但總覺有些嚼飯餵人之感，未免乏味，所以詩佛一派之詩，正象對一幅畫，看了自會領悟，因為他所反映的也是社會的事實。近來看了一些美學文章，所以想到詩畫相通之理。可能古人早已看到了這一點了。可是看到這一點，却不一定看到司空圖的詩論與詩品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就批判王漁洋的錯誤。實則社會在進步，科學在進步，再深的哲理都是可以言談的，決沒有『言語道斷』之理。老子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假使大家都取這個態度，相會以心，默契其義，那麼社會怎麼進步，科學怎麼進步！老子一書很有些辯證觀點，是進步的一面，但把這對立面強調過甚，反又走向反面去了。這樣講得玄之又玄，好像講得超妙絕俗。但究其實際，則恍恍惚惚，很難從實踐來檢驗。到了莊子，在這基礎上再推進一步，那就變成『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走向神祕主義了。詩是反映現實的，但是各人對於現實的感受，却有淺深的不同，淺處易知，深處難說：這不是不可說，而是說不好。尤其關於山水田野之作，更難寫到好處，假使理會到『詩中有畫』，那就至少解決了部分的問題，但是畫還有高下，這就看畫家技術和品質之高下，於是表現在畫面者，各有其特殊之趣，也即是所謂『韻』。看到『韻』的問題，於是所謂『畫中有詩』者等子說畫中有詩意，可從畫中看到畫家的品質。所以詩佛一派之詩，一方面要『詩中有畫』，一方面再要『畫中有詩』。這所謂『畫中有詩』也正是詩人品格之流露。我是這樣來看司空圖的論詩悒趣的。

看出司空圖論詩悒趣是一回事；研究司空圖的二十四品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說這是兩個問題。他論詩品，應當顧到詩的諸種風格，求其全面。我們不妨採取蔣斗南的詩品目錄絕句六章（見本書76頁），那就容易看出他詩品的全貌；因為這不是他的論詩宗旨，不可能局于一格。但是他論的是詩的風格，本身便是不易捉摸的，難以言說的，于是就他用他論詩宗旨的神韻手法，試作不即不離的描繪，而兩個問題也就混而為一，幾乎不可分割了。四庫總目提要與漁洋詩論之分歧（見本書58頁），就在這一點。提要所言固合理，但漁洋之論也有根據，我們應當看到二者本是兩個問題，有關聯的一面，有分歧的一面，那就各是其是也。

因此，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是一種創見。同時也可為一種創作，至如此後顧翰所補與曾紀澤所演述（均見本書），那末真是四言詩及七言律詩而已。

至于袁枚的隨園詩話固然不免太濫，所以丁福保的清詩話棄之不收，但袁氏絕頂聰明，他的詩兼收

並著，同時也有他的獨到之處，所以隨園詩話中，也不是絕無可取之處。古人詩話之作，本是一種隨筆性質，不可能全是論詩精義。但是就文學批評的眼光來看，總覺可刪處多，可取處少，也是事實。隨園詩話裏可以淘金，吉光片羽，往往是偶然遇之。所以袁注袁的方法，也即是對他的詩話去燕存菁的方法。沈尹默先生有句詩說：『流傳詩話總須刪』，我是不完全贊同，但的確有一部分真理。我以前寫過十文，把袁簡齋（即隨園）與章實齋並論，說明他們都是清代學者中比較有特識的人。

最近承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此書，並校正一些誤字，書此致謝。順便再寫這篇後記以說明對這兩種著作作用不同的注釋的原因。

郭紹虞 一九八〇年三月

1207.22
329